

真正的弟兄——愛的使徒戚伯門(法蘭克荷姆斯)

目錄：

01 第一部分：

真正的弟兄——愛的使徒戚伯門

- | | |
|------------|---------|
| 一、出生與重生 | 二、準備 |
| 三、在班斯泰埠的早年 | 四、轉變 |
| 五、一些習慣 | 六、鼓勵和困難 |
| 七、格羅斯維納街 | 八、爭執的時期 |
| 九、足遍翡翠島 | 十、忠心的牧者 |
| 十一、西班牙的 | 十二、愛的大學 |
| 十三、永不止息的平安 | 戚伯門格言精選 |

02 第二部分：

戚伯門屬靈生命對今日信徒的啟發

- | | |
|---------|--------|
| 前言 | 亞迦皮領導 |
| 對神話語的愛慕 | 屬靈的品格 |
| 忍耐和溫柔 | 持守合一 |
| 訓誡與調解 | 寬恕和祝福 |
| 接待客旅 | 供給有需要的 |
| 在愛裡同工 | 異象與傳道 |
| 自律 | 祈禱及敬拜 |

第一部分

真正的弟兄——愛的弟兄戚伯門

譯者：高秉衡、高陳秀美

一、出生與重生

在上一個世紀（編按：十九世紀）初期的一個主日上午，位於倫敦格萊旅舍巷內的約翰街教堂內，會眾驚訝地看到一位青年人穿著天藍色燕尾服走上臺階，站在他們的牧師旁邊，他整齊的服裝，加上大而鍍金的鈕扣，顯示出他是當代時髦社會的一員。當他開始講話時全堂肅靜，他用拘謹的貴族聲調解釋他來到講臺上的原因。他說他來是為要見證他最近在基督裡所找到的平安和喜樂。

這就是戚伯門第一次公開作見證的情景。那些聽見的人被他突出的誠懇態度所感動，但是在那天上午誰會想像這位青年人接著有 79 年屬靈的服事擺在前面；在這長久的時期中，他的品格和影響力，越來越被全國所認識和接受，不僅在英國，在愛爾蘭與西班牙也是如此，同時他的名字與喬治慕勒、達秘一同被公認為「弟兄們中之領袖」。

戚伯門是威德比多馬戚伯門之子，威德比之戚伯門 (The Chapmans Of Whitby) 是一個有歷史及光榮的家族，享有一個盾形徽章，上有拉丁文 *Crescit sub pondere virtus* (意譯：成為有銳智判斷的男兒)。多馬戚伯門在羅拔出生時，是一位富有的商人，那時正居住在丹麥的愛雪諾，他的大家庭就在那地生長，生活富裕奢華。在後來的年日中與羅拔戚伯門往來的人們很少會想到這位謙卑的人，時常為著下一餐飯的需要而仰望主，他童年最早的回憶乃是一座大而佈置豪華的房子，眾多僕役，和一輛鑲嵌著家族徽章的車。

起初羅拔跟從母親讀書、受教。她看來不像韋斯理的母親那樣嚴格，但戚伯門時常提及從母親處受益良多。她灌輸兒女高尚的道德，並使她的兒女們經常去教堂禮拜，但在家庭的生活中沒有使兒女對福音有清楚的認識，也沒有教導他們認識需要一位個人的救主。並且他父親竟鬆懈的安排一位羅馬天主教的法國修道士來教育他。

在這種情形下，這位年輕的孩子何等容易會成為天主教徒！但神管理一切，可能這位教師對天主教態度冷淡，或者這位學生是固執的更正教徒，所以沒有一點天主教的痕跡留在他身上。從開始戚伯門的學業就很好，並且對語言學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語言的能力在他晚年去西班牙傳道時幫了他大忙，也就說出一部份的事實，就是在他早年經常聽講英語、法語及丹麥語。

在他還是孩童時，他的家搬回到英國，那修道士被解雇；他父親為他尋找一所好的英語學校，終於選中了在約克郡的一所學校，該地與他們家族有長遠的關係，於是羅拔在校中成為新生，達數星期之久，他因曾在海外的生活而成為同學們好奇的對象。

當那些新奇消失後，這男孩安定下來好好地讀書。他特別顯出對文學的愛好和寫作的恩賜，當他離開別的孩子自己獨處時，他時常夢想將來成為作家或詩人，他在語言課程上也很努力，對其他國家的古典文學很有興趣，這使他的教師們很高興。

學校生活不久就過去，1818 年初，羅拔離開約克郡坐車前往倫敦，雖然他只有 15 歲，但已積極地開始了他的人生。當他到了旅途終點走進旅館前的空地時，他發現自己被都市熙熙攘攘的聲音和景象所包圍。這新經歷的興奮和刺激明顯地印在他心中。他來到倫敦接受法律的訓練。

2 月 6 日，他成為新銀行大廈弗萊斯非特律師行的書記，弗萊斯非特是一位普通法庭中的律師，而羅拔服務的任期是五年。

對於年輕人來說，律師辦公室的牆真是難以忍受；以往，他對人們勞苦謀生的世界只不過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觀念，以他活躍的思想來看，這些機械式地抄寫檔是十分無聊乏味的。對著他那習慣欣賞詩意音樂的耳朵，這些職業性的官式語文也是很不入耳的。但是雖然新的工作是如此可厭，羅拔還是下定決心盡量利用所得機會。他安定下來刻苦工作，希望在法律界攀登所能得的最高地位。

經過了五年勤奮攻讀，勞苦工作。白天在辦公室花了很長的時間，接著回到寓所又是數小時的努力閱讀，繼續不斷地專心努力——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不改變的性格——使他經過學習，終於在弗萊斯

非特服務五年後，于 1823 年成為普通法庭和英王欽定法庭的律師。

一些比他年長和更有閱歷的人開始注意他，並且誇獎他在法律事務上的進展。一般來說，一個光明的前程正擺在他的面前。無疑是因為他顯赫的戚伯門家族背景，他得以進入時髦的社交圈中，他經常被邀請參加在西郊的高尚宴會；因為那時他年屆 20 歲，長得壯碩強健，帶著動人的微笑，平易近人和充滿自信深具有吸引力。

在這時期他對於宗教已有確定的觀念，他曾留意地閱讀聖經，並認為這是神默示的話。然而福音真實的意義尚未照明在他的心中。他的目標是遵守律法，借著善行而尋得救恩。多年後，當他九十一歲時，在他致格蘭斯敦（Gladstone）的信內寫到他年輕時錯誤的盼望：

「我在年輕時曾殷勤地尋求，以強烈的意願來建立自己的義，盼望因此而得到永生。在所有認識的人中我已經成為無可指責，有宗教熱忱的青年人……」

但是很快就發現以如此方式來得到神的稱許是何等地絕望。在那些年日中，雖然享受好的聲譽，卻沒有喜樂。走在自義的道路中是沒有平安，也沒有滿足。然而卻不嚮往福音。「我抱著我的鎖鏈」，他說：「我不願——也不能——聽見耶穌的聲音。」他發現自己有罪；他看見儘管外表得人尊敬，內心卻是敗壞。他說：「我的杯因著我的罪和我行為的果子而痛苦。我厭煩這世界，心靈裡惱怒著恨它，然而我不能也不願將它撇棄。」

當他在這樣的光景中，神引領他遇見一位約翰街教堂的執事。這人邀請他來聽伊文思（J.H.Evans）牧師講道。這座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炸彈損壞，後來被拆毀——是一位國會議員 Mr.Henry Drummond 所建，作為伊文思傳道的中心，因為他非常尊崇伊文思的恩賜才華。伊文思是一位很有口才的傳道人，但戚伯門卻是國立組織教會的忠心分子，竟然會來聽他講道。

這位年輕的律師走進約翰街轉入這間教堂時，他可能感到不自在，因他對於非英國國教基督徒習俗只有很模糊的印象，他將遇到怎樣的禮拜儀式？他將聽到怎樣的道理？他是否會見到一些喊叫和熱誠的演？

進入教堂後，他發現他們其實很簡單、樸實的聚會。當伊文思主領著聚會時，戚伯門先前的憂慮消失了，他知道自己是在聆聽一位有學問之士講道。雖然伊文思原先是聖公會（英國國教）的牧師，但他並不用公禱文，他的禱告卻是敬虔的，整個氣氛安靜而莊嚴。他的講道，顯出是有思路、平衡，並有挑戰性。伊文思時常忠實地將自義的愚昧揭露出來。他自己曾經是自義的，這使他明瞭那些尋求在神面前自稱為義者的心態。在一次的講道中，他喊著說：「我們如何想像人要在他敗壞和可憐的行為上建立他得赦免，蒙悅納和救恩的盼望？我們如何想像人不建立安全和穩固的根基在釘十字架的救主身上，反而倚靠流淚、禱告、捐輸、宗教或非宗教的禮節；人將屬天的盼望建立在神聖潔律法的廢堆上；以為神為著來拯救他，便可以違背神自己？這些都是沙土——危險使人傾跌的沙，因為若要使神不公義，那就是使神不成為神：『一位公義的神和一位救主，除我之外沒有別神。』一位不公義的神不是神，那站立在自己的律法上的也是如此。」

坐在位上聆聽一篇類似的消息，戚伯門所建立美麗的好行為傾倒成塵灰，毫無疑問他想以善行來獲取神悅納之盼望已在那日破滅了。他看見並欣然接受神所預備的，多年後，他以寫詩的體裁描述他如何悔改：

「在你所預定最好時刻，你對我的心說：『這裡是安息，就是疲憊之人安息的所在，這也就是復蘇。』你的話是何等甜美，『我兒，應當歡樂，你的罪已得赦免。』神羔羊的景象是何等寶貴！公義的袍是何等光榮，在審判我者聖潔的眼前隱藏我的所有罪惡和污穢。」

聚會後走回家時他的內心有著前所未有之喜樂和深刻的確據。從此他放棄以肉體的努力來得神喜悅之希望。他學習了「沒有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稱義」。他將所有的信心確定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上，他並不將他新的經歷保持秘密。他並不害羞地在辦公室中講論到他的救主，並且立志盡可能地公開向人見證基督拯救的能力。因此，在他悔改後不久，他就在約翰街教堂與伊文思一起站在臺上公開地承認基督。這是一位被主用的人豐盛人生之開始。

二、準備

伊文思不久就被這位新蒙恩者的熱忱所感動，在很短暫的時期內戚伯門來見他，要求受浸。這位謹慎的牧師就說：「你要等待一會，好好考慮這事。」這青年就喊著說：「不，我要儘快不遲延地遵守他的命令！」這回答非常感動伊文思，所以他就為他安排受浸事宜。

對於戚伯門，很明顯的，他不能留連在他以前俗世的道路和友誼中。他從各樣的世俗中出來，他拒絕以失去他對福音的信仰來得著有財富地位之罪人們的好感，以往，那些豪華府第對他那憑行為稱義的宗教認為毫無妨礙並樂於接納的，現在不再邀請他了。他對悔改和基督寶血的講論使他們感到侮辱和憤恨，甚至他自己的家族也是如此，他在《默想》中說：「十字架討厭的地方還沒有消失。當我認識你，承認你之後不久，我就成為夏甲子孫中的陌生人，他們生為奴僕，我生來也曾是如此。你的愛吸引我使我離開世俗的道路，無論是邪惡的或是熱忱的；我就成為離棄我者所討厭的人，甚至我的親族對我也是如此。他們為何生氣？因為我背起十字架，我就成為反對他們的見證人；我只在你裡面誇口，並認為所有靠遵行律法的人是在咒詛之下。」

這是一段艱難的日子，他遭遇各方劇烈的反對。但他不縱情於血氣的爭辯免得落於網羅，他反而默默無聲交托 並尋求他的話和聖靈的工作，以至得著能力和喜樂。並且與約翰街的信徒們保持關愛和美好的交通，伊文思的職事使這位受苦的年輕信徒得著真正的糧食。

每個主日戚伯門都參加聚會，「約翰街教堂」並不是弟兄會的聚集。在那時全國還沒有像弟兄會那樣的聚集，但伊文思所持守基督徒合一的觀點與弟兄會早年的教訓是非常符合的。在研讀戚伯門生平的人中，很少注意到這位屬神的人對戚伯門的影響，然而這影響無疑是非常重大的。他曾為一個教區的副牧師，當他閱讀一篇庫伯（Cooper）的講道記錄時悔改得救後，他領許多人靈魂歸主，以致他被解雇，失去副牧師之職。經過一個時期的掙扎後，他脫離了英國國教，後來在約翰街開始工作。

每一個主日晚上，戚伯門留下參與擘餅聚會，很少信徒如此行，多數在非國教聚會的信徒，對於每月一次在主的桌子前聚集已經是很滿意了，但伊文思強調初期教會的門徒們在主日常常擘餅，戚伯門因此也學習珍惜這每星期的擘餅。

過不久，這位年輕的初信者發現在一同有交通的人中，不一定是受浸過的。伊文思雖然很持守信徒的受浸，但也同樣地認為在接納一位信主得救、有交通且在基督裡活的信心之外，還有所要求是不合乎聖經的。他堅持合一的惟一條件乃是共有的生命。若有一人生在神的家中，他不能因為他還沒

有看見信徒受浸的必要，而不與聖徒交通。

戚伯門很快地就被伊文思向著神群羊中軟弱和犯錯者的深切愛心所感動，若有任何犯重大的罪而不肯悔改的，只有經過長期的懇求，才將他從交通中開除，在約翰街所應用的紀律中從沒有無情或匆忙定罪的。

這位青年律師和有閱歷的傳道人之間產生了強力的友誼，戚伯門特別因他牧師的謙卑而受感動，事奉耶穌基督的人中若有了成就，在他的道路中所面臨著的特有試探就是驕傲；然而，伊文思不斷地認他自己為「比聖徒中最小的還小」，這有力的榜樣的確影響了他年輕的朋友，戚伯門日後承認在早期他多次與他驕傲的老個性相爭。但在他晚年的聽眾，卻奇妙地發現驕傲似乎已經遠離他的性格了，基督所賜的得勝是何等的完全！

他學習謙卑功課的一個方法就是利用他閒置時間訪問窮苦的人，他們住在格萊旅舍巷及提阿波路附近黑暗可憐的地區。現在他晚上的時間與以前消磨在西郊的情形成為強烈的對比。他是很艱難地使自己走進這些骯髒、飽受疾病侵蝕的小屋，但一晚又一晚，他繼續的訪問，將基督的福音帶給貧窮和被遺棄的人們。

過了三年，戚伯門屬世的前程大有進展，他承受了一筆私人遺產，並且開始他自己的法律事務所；他的辦事處在舍勞格摩登街柯普特樓三號。他在業務上和其它所追求的事上都非常成功。他那和藹有禮的態度受到顧客的歡迎，並且他盡他所知和所能的來工作。然而他仍舊利用空餘時間在貧民區作工，若是他只慷慨捐助貧民而讓別人實際去做，對他而言是地上最輕而易舉之事；但他若不親自去做就無法滿足。這似火焚燒著的願望——關心窮苦人屬靈和物質的需要在他的餘生中從不離開過他。他時常認為這是基督真實工作的一個標記，就是「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那段時期中，約翰街的會眾習慣地見到這位高個子帶著微笑的律師溫和地攙扶著一位貧苦衰老盲眼的婦人來聚會，她本來是無人帶她來的，當他們一同在走道上行過時，成為對一些隻熟曉道理而在實際生活上自私和沒有愛心之人，是活的指責。

講道方面，戚伯門並不顯出才華。他明顯地掉在那威脅許多青年傳道人的陷阱裡面——他試想模仿他的牧師，這條路是很少成功的。當約翰凱曼 (J.Kelman)與懷特 (Whyte)博士同工時曾想效法這位年長者；但當他講完道，懷特博士放手在他肩上說：「約翰，傳你自己的信息。」同樣地戚伯門爭紮著在伊文思的樣式內發表他自己，他訂了題目，擬好分段，然後用有修養的英語將全篇都寫出來。伊文思可以如此做，且仍舊很流利地在講臺上講，但戚伯門想要效法他卻不成功。

在柯普特樓做了四年律師後，他搬到康山 72 號。他當時 27 歲了，在各方面都很有成就。他家族中很少人留意他，只有一位堂姊嫁給律師名叫柏斯萊的對他很友善。柏斯萊夫婦並不是信徒，但他們並不極力反對福音。一天柏斯萊先生來與戚伯門同住，他驚奇地發現這位年輕人如此全神貫注于服事窮人，令他不解的是以戚伯門的地位情況竟然去關心住在貧民區人民的光景。

然而，柏斯萊沒有隨意批評，他感到戚伯門的行動是由內在的力量推動著，對此他一無所知，他定意要尋找出他所缺少的，他坦誠地將他的情形告訴戚伯門，於是兩人一同祈禱並閱讀聖經，結果當柏斯萊回到他在班斯泰埠的家中時，他已是一個改變了的人。

一個新的問題產生在戚伯門身上，他發現以一個基督徒來說，在他業務中有許多事是可厭惡的。

他有一個敏銳的良心，使他發現許多工作是使他感痛苦的。例如有一天，他在處理一個案件時，發現被告和原告都是信徒，他立刻請他的顧客和對方同時來到他的辦公室，圍坐在他的寫字臺，他將林前六章一節指示他們：「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然後他帶領他們來到主面前商討彼此的不滿，結果雙方達到都能接受的和解，但並不是所有違背他良知的案件都能如此完滿的解決；雖然他知道若是繼續他的業務，前途是很光明的，他卻感到該是時候必須放棄眼前的業務。1831年夏天，戚伯門來到班斯泰埠柏探訪柏斯萊，他發現柏斯萊在該處貧窮人中工作，每個主日在市鎮邊緣的畢爾頓濟貧院有聚會，戚伯門被邀請在該處講道。一位從倫敦來的年輕律師在畢爾頓濟貧院講道的消息傳佈出去，並且他被取個綽號為「眼睛細小的人」。

有一個主日傍晚，一群年輕女孩定意要去聽他，並親自來看看他這「細小的眼睛」。她們是要來戲耍，並且相信她們的出現，會與這28歲的青年人很不協調的。她們可能帶著故意搗亂的心態很遲才來，而戚伯門正在講道。其中一個女孩名叫愛莉沙吉爾伯的，當她進入室內，神的靈立刻向她說話，戚伯門正引用聖經，那些話抓住了她。她走開並嚴肅地說：「他傷了我，我一定要再來聽他。」下一個星期她又回來，就悔改得救。

他在德文郡的假期完畢，戚伯門回到倫敦。繼續專心勤勉於他的業務，但他開始體會到一個神聖的呼召要他全時間事奉，然而他的朋友們對此非常懷疑，他們坦白地告訴他說他不會講道，無疑地在當時他們是對的。他向著會眾所念的講辭超越過一般人的頭腦。底下是一段摘錄，顯示當他試著表達一個簡單的思想，說到一個孩子不愛父母是違背天性時，他如何將自己和聽眾陷在高深智識的迷霧中。

「那孩子必定是失去了所有感官上的知覺，使他向著父母沒有愛。起先是心思上的激動，當這能力擴張時我們會注意受到教育灌輸的道德責任感與心中感情被激動是成比例的；並且顯示在我們的經歷中，關於人心的天然墮落，沒有更強烈的證明過於那沒有培育的心思離開了道德和宗教的責任，而沉溺於不受控制的欲望中，不受任何宗教或道德律例的約束，使之墮落到比野蠻的受造物更低下的光景。」

誰能想像一位這樣的講道者，可能成為多年後的戚伯門？但不論與他在一起的信徒對於他的講道如何想法，他們都確信他有聖潔的生活以及熱衷於個人佈道。他無疑地是有牧師和傳福音者的恩賜，除了講道之外，或許是他受了高深教育的習性和偏見，在那段時期攔阻他成為更好的講道者。

現在，他並不知道將來前途如何，卻採取了一個關係重大的步驟。經過了幾個月在神前的等候仰望，他已清楚認為他必須出賣他所有的產業，將他私人的財產分給別人，並且結束他的業務，獻上全部時間為主工作。戚伯門對於產業的處置態度可能也像喬治慕勒一樣，受了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Jroves'另譯顧福）榜樣的影響，他在六年前也如此行了。據說多年後在萊敏斯特的特會中，有一天戚伯門沉著躲在自己的房間大半天，當他出來時已經恢復他以往的喜樂了。過後知悉有一筆可觀數目的錢財給了他，而他花了數小時將這些錢財分贈給許多人，當重擔卸下後，他就輕鬆了！

神的計畫現在開始顯明。戚伯門收到邀請擔任班斯泰埠（Barnstaple）「以便以謝」嚴格浸信會堂的牧師，他相信這是出乎主的，所以就離開倫敦遷居班斯泰埠。在倫敦認識他的人中有很多批評，他們預測他將要遭遇失敗，他們一再地說他講道很差。他的回答是說：「有許多傳講基督的人，但沒有多少人活出基督；我的主要目標是去活出基督。」

三、在班斯泰埠的早年

1832 年時，從倫敦去班斯泰埠需二十四小時旅程。當戚伯門將臨近他旅途終點時，他看見整個市鎮在靠近陶河 (River Taw) 的弧形轉彎處展開。它地處平坦，因為是建立在諸山間盆地的沼澤上，那教區禮拜堂的尖塔高聳在一堆彎曲的屋頂之上；那就是舊鎮所在，借著船桅他能說出那裡是大小碼頭等等。四月間的群山，綠而新鮮，但許多小街陋巷卻是骯髒不衛生。

他到達市鎮後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居所，他走下滿布坑窪的高街，尋找旁邊的橫街，那裡有一些旅館和宿舍，但不合他所要的那麼簡單，最後他走近高街的盡頭，見到左邊有一小巷，這叫做蓋門巷，在此他尋得清潔而價廉，靠近老舊的濟貧院的一間住所。

下一個主日他就在「以便以謝」講道，這是一座新建築物，位於教區牧師樓街的一塊小墳地上。這塊地現在蓋有一間廠房，三間紅磚屋，墓地已被遷移到隔壁的花園內。自從教堂建成後的九年內，有四位牧師曾經來過而又離開了，所以戚伯門來此的工作並不容易。很明顯地，那裡有一些人當新牧師上任的新鮮感消失後，會使他感到很不舒適。

雖然戚伯門在班斯泰埠事奉的初期並沒有在講臺上引人注目的表現，但他那股勤不倦地探訪和個人關懷，確實在當地居民心中成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又一天，他在鎮內窄小街道中上去下來的工作。只要有機會來到，他就會去濟貧院主領聚會，或者向院內的人傳講關於神的事。在這鎮內福音作工是何等需要，特別是他幾艘堂所在的德比 (Derby) 地區。在教區牧師樓街另一端有一家花邊工廠四周形成的網狀的小街道，這雄花邊工業是上一世紀末來到班斯泰埠的。有一位從德比來的波頓先生開辦了這工廠，也因此這地區的別名叫德比，在這裡製造的花邊是很得人欣賞的，多年後也得了廣大的銷路，但也像當時許多其它 美麗的產品，是由一些生活在極惡劣環境下之平民所做的。當戚伯門在他們簡陋的住處進出時，這些可憐、潦倒的無賴拖拉著疲乏的身子在德比隱暗的街道中，他的心為他們憂傷。

一天過一天，他目睹醉酒打架之事，因為飲酒是那地方的大惡。在這七千居民的小鎮內竟然有八十間領有執照賣酒的場所。到處他見到「彈片遊戲店」或啤酒店，這些是不需官府執照的。事實上在有些街道中幾乎每隔一間就有一家出售啤酒。情形越過越壞，因為持有執照的酒家是准許通宵營業的，而整個市鎮只有一位員警加上兩位責任 過多的鎮長之助手輔助。這種情況激發起這位元青年牧師信心的挑戰，他繼續不斷的努力使他看見了轉機。

一個主日，一位高大、結實、闊臉，年約 20 的青年人來聚會，他名叫威廉鮑頓 (Willian Bowden)。神的靈清楚地向他的心說話，他看見基督為他的罪受死，於是他接受了神聖的憐恤，戚伯門為他驚奇地歡呼並見證在他身上有一真實的改變。

愛莉沙吉爾伯 (Eliza Gilbert) 是戚伯門在訪問畢爾頓濟貧院時信主的女孩，她是「以便以謝」最忠實的聽眾之一。一天她來見戚伯門要求受浸，她解釋說：「但我母親宣佈當我離開去接受浸禮時，是我最後一次的離家。」雖有這威嚇，還是安排了浸禮。

當那天來到，「以便以謝」的會眾因這年輕女子的忠信而極其的歡樂。聚會完畢後，許多人注視她，看她如何回家，他們見她進入家門正希奇她將受到什麼對待，不一會她就又走出來；她浸濕了的頭髮

激怒了她的母親；她母親站在門檻上不准她進去，並且喊叫說：「滾開，不許再回來，我不讓新教徒(譯注：反對英國國教教義的人)在這房子裡。」

教堂中的友人立即招待這位年輕女子到他們的家去，但她發現不能與她母親的愛斷絕。幾個月後她病得很重，醫生們以為她會去世，在這樣的情形中，她母親囑令將她送回老家，並給與最好的照料，但表示：「我不願見她。」如此三年之久，這種奇特的境況維持著，愛莉沙在她臥室躺著而她母親從不去看她。戚伯門先生被准許每星期一次，在星期五上午去探訪她，這時候她母親就出外避免遇見他，並留下別人在家照顧。大門是稍稍開啟，表明可以進去，於是他就走進去。雖然他每星期只能去看望她一次，卻准許他寫信。這裡是一封他寫給愛莉沙信的大意：

我親愛的姊妹：願恩惠平安與您同在。神讓你在身體上遭受病痛，但你的痛苦和軟弱是蒙福的，因為基督是你的，你也是他的。這是何等偉大的祝福——按照神恩典的豐富，借著他的血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讓我們注視這個，這永生完全的救贖，一切就都好了。然後使忍耐作她完全的工作，並且我們降服在神的手中，不是因我們不能拒絕，乃是因神就是愛，他也是我們的天父。……他現在能以他的能力、恩典與慈愛救援我們，他知道如何行，並無別人像他如此體貼我們，使我們思想這些時感到何等親切。基督不僅纏裹我們的創傷，更使我們的創傷成為他自己的，因此我們豈能不說願你顯明你自己。我們的親人！我們的祭司！並且，主啊！照你旨意成就在我們身上。

你親愛的弟兄、在福音上服事的羅拔·戚伯門

愛莉沙終於得著明顯的康復，她家中其它的人也因著戚伯門的工作而得救，只有她的母親繼續地恨惡他，她會喊著說：「我盼望這教堂會倒塌在他頭上！」然而這是主的長久忍耐，直等到她過了 80 歲，因著她認為是仇敵的戚伯門所作之見證而悔改得救。

在戚伯門服事的初期，有相當數目的青年人加入教會，其中有一位青年人名叫喬治比爾，他和威廉鮑頓很快成為朋友，一同在該地區作基督徒的見證，有這兩位忠誠熱心的信徒，帶給這位年輕的牧師極大的興奮。他們熱切地接受他對聖經的講解，並且在恩典中成長得很快，戚伯門時常強調與世界分別和實踐聖潔生活是基督徒生活中的要素。他將教義放在適當重要的地位，但一再注意必須有好行為配合信心。他經常勉勵他的聽眾成為「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的人。

從開始戚伯門就鼓勵信徒出去露天佈道。他一直看重戶外證道之重要性，直到他生命的盡頭。有一幀不可多得的照片，顯示已是老年的戚伯門站在露天的聚集中，因為曾下過雨，所以一些考慮周到的弟兄(或姊妹)帶來一塊小地毯，讓他站在上面，除非得到神清楚的指示才能使他不參與這樣的聚集。在他來到班斯泰埠的早期，他發現人們不願意來教堂聽福音，所以他就將福音帶出去給他們；他不同意那些向他建議他在主日已經在教堂講了道，他的責任已經盡了的說法。

他非常的喜悅見到鮑頓和比爾全心地投入這露天的工作。不久就顯明他們是有恩賜的講員，可以得到聽眾的注意力，他們在德比地區佈道，他們暴露於人們的譏笑，甚至侮辱中。他們時常走到附近的鄉村，大膽地將神恩惠的福音傳揚出去。有一兩個村落已經有如同在「以便以謝」教堂內聖靈之工作。其它村落從沒有真正福音的傳佈，但現在村落聚會開始產生；如此一來，以班斯泰埠為中心的周圍鄉村有相當數目的聚會興起來，並且它們與戚伯門有密切的關連。

四、轉變

雖然戚伯門是嚴格浸信會的牧師，但他從來都不是一位嚴格的浸信會員。這一事實是「以便以謝」的會眾邀請他來擔任牧師時已很瞭解的。他堅定地認為信徒受浸是惟一正確的形式，但他也認為不應該因在這點看法上不同而攔阻真正蒙恩得救者彼此的交通，所以當他來到「以便以謝」，他訂下一個條例。多年後，他解釋這條例是什麼：

「當我被邀請離開倫敦來到屬於嚴格浸信會團體的以便以謝教堂，在神的話語上服事時，我答應接受但只提出一個條件——就是我應該自由地教導一切寫在聖經中的話」

這一條件為著日後廣泛的轉變開啟了門，他發現寫在聖經中的命令是：「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這段經文，不用再加上別的，就完全否定了嚴格浸信會的立場，因為他們只接納那些因信而受浸者，而拒絕任何不遵行這條件而來參與主的桌子和所有的交通，即使他們已有足夠的證明基督已經接納他們為他的子民了。

他所面對著最微妙的問題是浸禮，在其它的事上他的同道們與他一同查考聖經，在極大部分的見解上是與他一致的。他們研讀關於事奉的事，發現在新約聖經裡各人有各人的職事，都是神聖的恩賜，因此他們就在主前等候在他們中間興起牧師、教師和傳福音者。他們在簡單的形式中擘餅，這種聚會合時的興起正如現在弟兄們聚集中所行的那樣，在分餅杯之前有一段親近主的時間，其中一些弟兄們會帶頭感謝，或選一首詩，或簡要地提到一些經文，在各人都參與後，戚伯門先生就有一些確定的教導，或是另一些被公認的教師在場而被聖靈引導來餵養群羊。

然而這種樣式的擘餅是慢慢形成的，戚伯門從來沒有宣稱在聖經中有其訂下的明確大綱，但它兩個主要原則是合乎聖經的，就是所有弟兄們在聖靈帶領之下都參與有份，以及承認在某些弟兄身上有特別的恩賜。當時這些原則是形成一些聖經學者的觀點和實行的，特別是在普裡茅斯(Plymouth)和貝斯托(Bristol)。

在貝斯托，喬治慕勒在百士大會所的工作中正感到以類似的路線向前去，他不十分確定是否該接納沒有受浸者在主桌前的交通，無論如何，他詢問戚伯門的建議。在戚伯門來到班斯泰埠的四年後，他倆曾有過很長時間並嚴肅的談話。戚伯門對於這事的態度是：「未受浸的信徒來到我們中間，他們可能是屬於那類行事不按規矩的人——在這種情形中，我們就當按照帖撒羅尼迦後書三章 6 節的話遠離他們——或者他們並沒有不按規矩而行。倘若一位弟兄不按規矩而行，我們不僅在主的桌子前遠離他。無論何種場合當我們與他有交通時，或者與他來往時，我們對他的態度是與他沒有不按規矩而行截然不同的。現在很明顯地 這事件不能應用在受過浸的信徒向著未受浸的同道信徒的態度上。聖靈不允許我們在禱告上，在閱讀及查考聖經上，在公開和親密的交往中，以及在主的工作中拒絕與他們有交通，像對那行事不按規矩的。」就因這次的談話使慕勒有了定論，他事後寫著說：「戚伯門弟兄引用的這段經文（帖後三 6）使我看見主在這件事情上的心意，就是我們該接納所有基督已經接納的（四十五 7），不論他們在恩典和認識的程度上達到多少。」

然而在「以便以謝」，戚伯門並沒有強迫他的友人們接受這觀點。這樣遲慢地放下老舊的嚴格浸信會的規章，遭受到他在普裡茅斯有些人的批評。諸如達秘等人正在該地享受根據新約聖經而有的交通，他們發現很難理解為何戚伯門不能立刻在班斯泰埠設立如此的交通，他們爭論說若是一件事是合乎聖

經的就應當立刻遵行。但戚伯門保留著認為即使這是對的，仍是需要教會來實行；並且若是一些人如此實行違反了其它人所信奉的教義，只有引起分裂。他在多年後回顧說：

「自從我來此六十年，我曾等候那些自稱為浸信會（Baptists）教徒的在心和判斷上合而為一；當他們中間大部份因著神話語的能力，願意放下他們的牆，我們仍舊忍耐等候那完全合一的判斷。為此我就被那些多蒙恩的人所怪責，他們當時正在德文郡的南部努力引進按照神完全真理的聖徒合一的見證，那時我們若不忍耐等候，現在我們就不可能擁有並享受彼此的相愛和靈裡的合一。」

他要每一位在「以便以謝」有交通的信徒看見這轉變的需要，他說：

「在那些日子有一位弟兄來訪問我，催促我將那只准已受浸的信徒參加擘餅的嚴格條例取消。我回答說我不能強迫我弟兄姊妹的良心；並且我繼續我的職事，忍耐著從神的話來教導他們。我清楚知道當時我能實行這件事而得到大多數的同意，但我認定藉長時期的辛苦工作，使所有的人同心一致是更討神喜悅的。」

這件事何等顯出牧者忍耐的榜樣！在基督的教會中多少磨擦得以避免，若大家都能如此節制。誠然這是一位有愛心之人的聲音——真正是一位弟兄！另一面，也有一些人因戚伯門的講道而感不快，在他來班斯泰埠兩年後，他們就離開「以便以謝」，並試著去另組一教會——這一嘗試很快就歸於徒然。浸信會其中一份刊物（北德文郡的浸信教會）稱這一步驟是「起因于戚伯門先生所領導的那間位居教區牧師樓巷之原初浸禮教會，接受了特別的觀念，所以與一般同宗派的人，在靈和實行上脫了節。」但值得注意的是該同一刊物在 1885 年記載這失敗的分裂事件時，對戚伯門致敬意說：

「我們想應該正確地說，雖然戚伯門先生從浸信會分別出來，而成為所謂的一位普裡茅斯弟兄，然而他仍繼續在班斯泰埠做基督的工作許多年，並得到神大大的祝福。他為許多信主的人施浸，一大批跟隨他的人在所謂『房間』內聚集。在聖潔的生活、高貴的品格，以及自我犧牲上少有人像他；現在他是上了年紀，但他仍然如孩童般的單純和謙卑。」

有多少人經過多年的爭論，不斷地顯出愛心和忍耐，以致在他們有生之日那些與他們強烈不同的人中仍有公正的人向他們致如此的敬意？

終於在「以便以謝」的全體信徒對於交通的條件有一心一意的看法，那是一個偉大的日子，當戚伯門取消老舊嚴格的規條而能歡迎所有真正重生者來到主的桌子前。

鎮中最富有之一的約翰密勒（John Miller）先生，就是德比花邊工廠的老闆，是一位浸信教徒且是反對嚴格觀點的。當戚伯門來到班斯泰埠，這位紳士熱切地要在這鎮內設立一個普通浸信會教堂，若是戚伯門感到得以使在「以便以謝」的轉變成為普通浸信會的立場，他可以獲得一位具有影響力的跟隨者。但他感到接納一位未受浸的信徒經常地來到主的桌子，乃是與他有最完滿的交通，因此他不能同意普通浸信會弟兄們的看法，將這樣的弟兄看作「非會員」。

再者，他在事奉上的看法也與普通浸禮會有別。所以密勒先生就在「以便以謝」附近轉角處，另建一座教堂，在戚伯門先生來到這鎮不及十二個月時就開始聚會了，但建築物不能成為一個教會，並且事情弄得很糟，在三年後這座建築物就公開出售；天主教很盼望在這鎮裡開始工作，就來洽商購買。幸虧這宗交易沒有成功，經過再次的努力，這普通浸信會也就比較有進展。

同時在「以便以謝」的工作於神的祝福之下，力上加力地往前進行，所有一同交通的都留意遵守

神話語的教導，他們中間有彼此相愛的真實聯結。當姊妹們相遇或分離時，常常彼此親嘴——因她們是戴著帽子的，這樣的舉動很不方便。那些在主日走過教堂外院的時常有趣地見到，甚至弟兄們「以聖潔的親嘴來彼此問安。」(譯註：林前十六 20 直譯)

五、一些習慣

戚伯門在班斯泰埠住過一段日子後，就在新樓巷找到一所房子；這樣就可以進入德比區的中心，與窮人朝夕相處，新廈離「以便以謝」不遠，房子是非常簡陋狹窄，常有異味迎著鼻腔沖來，因為牆角不遠有硝皮場，這和他住在倫敦的環境有何等迥異不同的強烈寫照！說到這段時日，他說，當他悔改得救時，就知道驕傲會成為常纏繞他的罪，他曾在鎮中坐在賓士著有車夫侍從的馬車(可能是指著去探訪柏斯萊家)，現在卻住在小巷中工人住的小屋，他常感到「不能心高氣昂」；就在這麼早期，好一個重拳擊打，把這個致死的毒蛇遏止了！

戚伯門住在第六號房子，一開始他就下決心要讓神的子民來自由居住在自己的房子。他過著信心生活，沒有任何薪俸，他覺得若有人住在這個家一個或兩個星期，如果知道這家中最小的一項物件也是藉信心從神的手領受的，這樣會幫助他們的一生，當他一住進這個房子，就禱告要客人來住，真的有人來住，不過時間不長，客人走後他又是孤零零一個人。這件事給他困惑不解，別人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理由很簡單：「到班斯泰埠來住的人，當然不會滿意一個三十歲單身漢理家，而這所小白房子又位於市中最窮的地區。」但戚伯門深信主帶領他住進這所房子，又堅信常會有訪客來臨。因此他很難過，就跪下來，在神面前謙卑地省察自己的生活，他呼求：「主，你為何不差遣你的兒女來我這裡？」從那天起，他不必再重複問主這個問題，因為在他的屋簷下訪客絡繹不絕。

戚伯門定規好，不問客人要住宿多久。當訪客來臨時，就把臥房指給他看，然後告訴他一些家中習慣，請求他把皮靴留在房門外讓戚伯門擦淨。偶爾有人提出客人在任何時間到達，並且可隨意居留，房間又是那麼少，會不會不夠住了。他就回答：「神會安排一切。」若有人懷疑，可隨時來調查，事實證明神果然安排妥當。70年來，從沒有一個客人因房間不夠而需要離去。

有時候一天快完了，糧食也用光又沒有錢去添補；戚伯門不當這是緊急，他認為這不過是神在那天要作工，便說：「我們該為這事禱告。」透過禱告，第二天的早餐就有著落了。信心的生活是這樣的自然，低調，住在六號房子的客人並不察覺到發生過什麼事。戚伯門不願意把像孩子般倚賴神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宣揚出來，更不願意有人注意到他，甚至認為這樣做神的名至終會得到榮耀。隨著歲月的遞增，他在英倫海島有些名氣是事實，那純粹是因為他的職事非常有能力。當戚伯門過世後，皮爾遜博士(DR.A.T.Pierso)寫道：「當時地上有些巨人。」戚伯門就是一位屬靈巨人，他的名聲沒有任何是靠屬肉體方式表揚而得到的。

戚伯門並不覺得任何工作是卑賤的，訪客們對他擦客人皮靴、皮鞋的習慣印象特別深刻。實際上也在這一點他遇到最多抗拒，客人們都感到房子雖是簡陋，但他非常有修養，當他傳講神的話時，帶著恩典能力。客人們極端不願意他為他們做這麼低微的工作，但戚伯門絲毫不讓步。有一位客人，感到主人的高貴出身及屬靈進深，拒絕讓他把皮靴拿去。戚伯門說：「我堅持要這樣做，前人是替聖徒洗腳，現在既然沒有這種習俗，那我就做最接近的工作——清潔鞋子。」

在新樓巷的居民很快就發現遷來的人是非凡的。每天凌晨四點鐘，他就在街上大步行走邁向城外，這些清晨邁步有時使他走到依爾發康比（Ilfracombe）早餐——離開 12 裡外在德文郡山上。至少有一次午餐前，走到 40 裡路程的 愛士德（Exeter）。不過他經常會走幾裡路，然後回來清潔鞋子或叫醒客人。

從這裡就看出他很少在三點半後起床，在他的床畔放著一個四方形巨大包鉛的澡盆。每晚上准九時整，當他道過晚安後，洗個熱水澡然後就寢。每天清晨，當整個城市 還在沉睡，他就洗個冷水澡，換上衣服。有一次他對一位青年客人說：「親愛的弟兄，神賜給我們寶貴的身體，也期待我們像好管工，將它照顧妥貼。我每晚把身上的毛孔都打開，早上又用冷水澡把毛孔關閉起來。」

一直到中午，不論是在戶外或室內，大部分的時間他都用在禱告、讀經或默想。用個保守的估計，他大概在中午前花七個小時與神有很好的交通，無疑這是他屬靈能力的秘訣。現代的信徒若小心跟著這個榜樣，情況就很好了；在神前長久等候而得的平靜及能力不像以前那樣被珍惜。肉體的活動常常代替屬靈的能力，有些工作是匆匆地進行，又或者一切計畫好，然後才來求神的祝福。戚伯門完成一些巨大工作，卻沒有引起攪動和繁忙的現象，他的生命正如浩蕩大河的主流，氣勢蓬勃，不是涓涓細流。

每星期六，他把自己的心完全安息下來，才來面對主日所有的責任。他經常把這一天花在工作室內，散步和木工是他主要的消遣，星期六就是做木工。在他小房子的後面，他弄了個小房間做木工用。房間裡有長板凳，一套好的工具，主要的工具是車床。這車床是他心愛的工具，有無數的輾面板從這裡出來，他不是送給客人，就是出售做宣道基金。

星期六他不接見任何人，朋友們和鄰居都知道要和他談事情最好選別的日子。有一位他特別喜愛的青年弟兄試過到他工作室門外，聽到這樣的指示：「你可以進來，但只許談車床。甚至這樣的消遣也陪伴著屬靈的操練，因為星期六他經常禁食。他工作時，常在交通中向他的主傾心吐意。戚伯門性格的特點就是把屬靈和實際生活調在一起。他一面 禱告一面走路或做家務。事實上，他拒絕承認用人工來辨別屬靈或屬世的責任，神聖的命令常活在他的心坎上：「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西三 23-24）

從某些角度看來，星期六對他來說，是最滿足的一天， 因為其它的日子都被牧養的事情所霸佔，星期六這一天讓他的心靈重新得力。有人因緊急要事曾在星期六沖進他的工作室，發現他的臉面發光像天使。

六、鼓勵和困難

柏斯萊(Pugsley)先生是戚伯門的親戚，戚氏的榜樣令他十分震撼；使他得救不久後，就把事業放下，搬到班斯泰埠郊外的鄉下，因為他覺得那裡有福音的呼聲。柏斯萊本人，並不覺得需要像戚伯門一樣把自己的產業放棄，卻將它獻於主的工作，而自己生活十分簡樸。他的工作與「以便以謝」以及戚伯門有親密的關係，他在一些靈性黑暗死蔭之地開展事奉。過了不久就有三間教堂在這一帶出現——東康比（Eastacombe），希斯克(Hiscott)及勒弗克(Lovacott)。當時這些教堂和浸信會有來往，現在已成為弟兄會的聚會。值得一提的是查理薛伯（Charles Shepherd）先生在柏斯萊離世後，曾在這些教堂負相當責任，後來離開這一帶去約翰街接替詹姆士伊文思，也就是戚伯門得救的教堂。

離柏斯萊家不遠有個地方叫陶士德克，住著萊士（Ereys）一家人，他們是高貴的家族，祖先是准男爵，擁有非常美麗的莊園，古老的小教堂，半隱蔽在庭院中，院內滿了萊士祖先保養整齊的紀念碑，有時候家族中也有人擔任教區的牧長。因此當這家族中有一個成員——牧長的女兒——被戚伯門施浸；就引起眾多的評論，這件事發生在他到班斯泰埠甫不到一年的期間。他文質彬彬的修養影響到不同階層的群眾，他從不要求有錢有勢人士的贊助，卻殷切地把救恩的知識告訴他們。首先是萊士小姐看見自己原來是個罪人，於是她用簡單的信心相信基督的救恩，也經歷到新生命，最後她知道自己的決定會引起滿城風雨，令她父親為難，她還是要求受浸。

她受浸那一天的情景是令人矚目的一幕，她站在河畔，和同時要受浸的一位佃農的兒子一同站立。在那裡她可看到萊士莊園的草原樹林，意識到兩岸好奇的眼光，有許多人來觀看牧長女兒的受浸。當這個簡單的儀式完畢，戚伯門就回班斯泰埠，相信這一事件會推動柏斯萊先生附近神的工作。果然是這樣，因為萊士小姐的受浸，令多人慎重思考，而這位農夫的兒子——喬治羅弗寧(George Lovering)——在北德文為基督工作了三十多年，在游泳橋，艾特林頓及小山區建立教堂。

另一位受到戚伯門影響的是亨利 希斯(Henry Heath)。他很可能被萊士小姐的榜樣所感染，因為他是陶士德克學校的年輕老師。這所學校是陶士德克鎮非常悅目的特徵，粉刷白牆，茅草屋頂，位於樹林坡下的溪水旁，在村莊與教區牧長住所的中間。當亨利 希斯開始和戚伯門接觸時是1839年，那時他才二十四歲，而他的天資好像比鄉村教師優秀得多。這學校與陶士德克教堂有聯繫，而他正在念神職課程。戚伯門邀請他參加每週在新廈舉行的讀經聚會。他每週步行進城，滿心思念上周才聽過的真理，心中的眼睛很快地被聖經中的重要點所打開，以前他認為聖經是神學的工具，只能純粹地用學者的方式來研讀，現在卻成了一本活的書——神自己的話。這兩位青年人很快就建立起親密的友情。亨利 希斯和戚伯門、柏斯萊同工了好幾年。到1848年他搬到海格尼(Hackney)，在那裡他為主大大工作，他實在是戚伯門為基督所贏得最豐盛獎品之一，因他後來的生活表現出他是一位傑出有恩賜、有奉獻生活的教師和牧者。

戚伯門深交朋友中有一位搬到鄰近的城市畢得福(Bideford)。威廉黑克(William Hake)是非常有教養的，他來自愛士德，也是喬治 慕勒(George Muller)和葛若 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朋友。他們首次在班斯泰埠會面時，是戚伯門來「以便以謝」的前一年，當戚伯門在班斯泰埠安定下來，立即催促黑克搬來和他一同服事，黑克覺得不太可能，不過兩個人都很高興，當黑克遷居畢得福，在那裡辦一所學校叫「丟斯克倫」。戚伯門喜歡步行十裡路到這位朋友家，因為二人均熱愛聖經，也願意遵照主的旨意去行。

戚伯門又迫切地找一位有恩賜的同工一同在「以便以謝」服事；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急於脫離傳統的單獨服事。他覺得如果一開始就有兩位有恩賜的人，別人就會清 這種方向，可能主就藉此興起其它人和他們一同服事。也是在這種靈裡，慕勒和格萊克一同到貝斯托。但當時在班斯泰埠，這並不是主的旨意，所以戚伯門艱苦地等待恩賜的顯明並鼓勵他們運用學習。這果然是困難的工作，單單口說，和用話語來建造是兩回事。那些有恩賜的常常不太敢運用他們的恩賜，而那些沒有恩賜的又不肯沉默。但是禱告、忍耐和愛心的處理就把教會帶過許多這樣的難處，而當地服事的樣式也漸漸浮現。事實上每當有一位特別有恩賜的弟兄一出現，馬上就被呼召到別處全時間服事。正如亨利 希斯、威廉 鮑頓

(W.Bowden) 和喬治 比爾 (G.Beer) 但神的靈並沒有離開這個聚會，不過卻有個黑影落在這「以便以謝」小團體上。

有些嚴格浸信會友對戚伯門的職事不滿意，他們曾嘗試另外設立一個對立的工作卻不成功，因此常引起麻煩。他們宣告說這個教堂是為嚴格浸信會而蓋的，現在既然離開原來的原則，戚伯門和其它人就沒有繼續在那裡敬拜的法律權利。

戚伯門可以很快的用他的法律訓練把情形澄清。他得到契約，然後仔細的一條條讀下去。契約上稀奇的很，並沒有那些老的嚴謹規條，也沒有禁止現在所謂弟兄會原則的聚集。他實在可以一生在「以便以謝」聚下去，而班斯泰埠的弟兄們也可以繼續在那裡聚會到今日。但是他決定不容許這樣的困難持續下去，因為很容易就陷入錯誤的建造。他不容許人說他用巧妙的手段來佔據這所教堂。現在的難處是找一個適合的地點來蓋一所新教堂。

那時新樓巷旁邊的硝皮場正要出售，並且是連著一塊田地，實在是很理想的地點，這地點的一面是朝著城市的主要街道，另一面離開戚伯門的房子只有數碼的距離，在這塊地皮上蓋個教堂實在很方便，於是戚伯門便與地皮的主人商討，雙方也簽了合同，訂金也付妥。但是英國聖公會也有一個計畫，想把德比地區劃成一個新教區，在市中心建座教堂。聖公會負責人也看中這個地點，對他們來說很合理想，但是他們卻沒有去進行。當他們知悉戚伯門已經在法律上得到那塊地的保障，很後悔遲了一步。戚伯門把整個情況放在主面前，他被帶領讀到腓立比書四章 5 節：「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他相信神借著這節聖經向他說話，就放棄那塊地皮的權利，而聖公會的負責人也依計畫去進行。聖抹大拉馬利亞教堂就建在這地點，後來有很好的宣教工作從這裡發展，其中有克甯漢 蓋基 (Cunningham Geikie) 牧師也在此作過工，就是《基督的生活和話語》的作者。

脫離了「以便以謝」的一群人就失去一所固定的地點來聚集，有時僅能借用公共場所，但是關於這一段時間的歷史記載似乎失去了。事實上要在城中找一個合適的地點，來蓋一個會所並不簡單，但戚伯門和弟兄們並不為此煩惱。他們深信神與他們同在會帶領他們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他們的信心終於得到證實。

七、格羅斯維納街

當時好些樓宇在班斯泰埠的東邊興建，並且產生了一條新的街道名為格羅斯維納街 (Grosvenor Street)。從這裡到德比及鎮內其它地區都很方便；在這條街有一塊地正在出售，戚伯門和他的朋友們都認為有神的手在其中，於是就將它買下。

到 1848 年一座新教堂建成。並沒有特別命名，一般稱之為「這房間」——是弟兄會早期通用的名稱。這是座普通的建築物，但比「以便以謝」大得多，沒有試圖仿照任何宗教建築物的形式，內部的佈置以現今的眼光來看是很單調的，有寬大而不分隔的牆，高聳的窗戶，牆壁的顏色本來是藍色的，看來不太自然。

喬弗萊 但尼斯(Geoffrey Dennis)所著《瑪麗 李》Mary Lee 這本新書內有相當篇幅描寫這座在格羅斯維納街的教堂，作者生動地描寫瑪麗首次來參加聚會的情景：

「當我們從街道走上臺階時，祖母握住我的手，我們就進入聖所。立時我感到進入一陣淺藍色薄霧

籠罩的奇特感覺，雖然它比較明亮，卻使我想起家中陰暗的深藍色閣樓；這是由於牆上的磚和屋頂都是用淺藍色粉刷的。這房間有八扇窗，每扇比我們的客廳還大，這是我一生所到過最大的地方；每扇窗 24 塊方形玻璃，直的有六塊，橫的有四塊。在房間的前後各有兩扇窗，旁邊也各有兩扇，八扇窗都很高，幾乎靠近屋頂，這樣就產生奇特的結果：靠近地板的地方比較暗，而房間的上方卻非常明亮。我想這是一個象徵，因為地是黑暗，天是光明的，琪爾姑媽引領我們經過粗制地毯的走道而來到第一排椅，我們就單獨地坐在那裡。雖然沒有俗世的教堂座位租金，這是我們家族一向的座位，因為走進來時是很匆促，我僅依稀地見到一排排坐著穿黑衣服的人們。主的桌子擺在我們眼前，用純潔白色織錦緞蓋著，上有兩大瓶酒，兩個大白鐵杯，盤子上放著兩個麵包。在桌子的後面有一個講臺為著在晚間傳福音之用。」

這些是提到 1853 年的事，但《瑪麗 李》是一部小說，然而它對房屋的描寫大致是準確的，在小說中所提供當時聚會的情景與本書所寫是非常不同的。

沒有任何記載新教堂開始時有什麼公開的慶祝，也不見有奠基石，可能因不久前沿街道處曾改建過。即使有也可能被移去或遮蓋了。開始啟用的日期也無人知，但從戚伯門自愛爾蘭寫的第一封信內的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在 1848 年 2 月這新教堂已在使用了。班斯泰埠的嘉底納（Gardiner, 1837—1897）曾說是 1848 年建造的，但他並不確定。從上述的信得知大部分的建築應該在 1848 年初就已完成。在北德文古物保存館內有一地圖顯示 1843 年已有一教堂位於該地點，這使正確年日顯為更複雜。

這教堂內的座位又硬又冷，所以會眾有人帶著自己的坐墊來聚會。年輕一代的長老們為了會眾坐得舒適，特別在座位加上溫暖的罩套。

新教堂內並無浸池，雖然在「以便以謝」曾有一個，似乎戚伯門從不使用浸池，他喜歡在河水裡施浸，然而近年來在格羅斯維納街也建立了一個浸池，因為河水已不適宜受浸了。

每當佈道會，這裡很快就坐滿了人，各階層的人都來：包括從德比區來的窮苦人，還有不少的生意人、專業人士、以及一些紳士。聚會開始前戚伯門就從通向那簡陋講臺的門進來，坐在為講員預備的座位上，而這扇門一直開啟著，因為在門外擁擠著帶著小孩的母親們，有一位老年婦女曾形容她在小孩時期常常以敬畏的眼光看到門內這位莊嚴的講員，每次她見到他坐在那高椅上像是岌岌可危似的，她就發抖。那時候戚伯門的講道已非常進步，他已經學會用最簡單的言語來表達深奧的真理。在佈道時他習慣地從講述恩典開始，靈力充沛，傳講一小時或以上，並且中間用一些感人的詞句使他的講道生動，例如：

「聖經對於那些熟讀它的人常常成為一本新書。」

「押沙龍的虛榮使他的頭髮長得很長，而他的長髮正好成為吊刑者的繩。」

「正當口中喊出『我犯了罪』時，撒拉弗就飛來了。」

會眾學會了等候這些屬靈智者的珍品出現，好像是在聆聽一位真正的神人；並且當人們一個接一個地悔改得救時，他們發現神賜給他們一位有功效的傳福音者。其它的弟兄們對他並沒有嫉妒，也沒有認為戚伯門一周又一周地在講臺上傳講福音是錯誤。的確沒有人發出不尊敬神的辯論，說一位滿有聖靈的傳福音者過了幾個星期後，所講的內容一定會變為陳舊和重複，因為他們從聖經得知同樣的一個人能成為神所指定的使者，多年來天天在同一個城中而不會成為厭煩，或越過神的旨意來得著權能

(徒十九 8-10)。

當時班斯泰埠所有的安排，事實上在弟兄們中是很普遍的。每一地的教會仰望主從他們中間預備福音的職事，偶而有恩賜的弟兄在附近地區或從鄰近的聚會走來幫助他們。若有一位弟兄的恩賜顯明是超過其它的弟兄們，他有時候負責全部或大部分傳講福音的工作。後來在禮拜天引進了旅行佈道，使這種情況起了改變；並且每一季的主日有不同的講員從別的地區來，是現在很多教會所實行的，到底是以這種方式向未信主的人作工好呢？還是借著他們所認識並尊敬的人來作工，這是值得考慮的。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一周過一周，很多未信主的人繼續來聽戚伯門講道。神使用他的人格作特質成為流通的管子，將真理輸送到他們的心思裡去，這在傳福音上是很重要的，許多人來是因為他們見到這人周日在鎮內工作，不顧自己地服事別人，並且活出基督來。聖靈藉此使信息帶著偉大實際的能力，因此一周又一周許多男女重生得救。

在擘餅聚會中戚伯門經常坐在講臺右方的一個座位與全體敬拜的會眾成直角形的，從該處他能站起用話語交通使所有在會的人都可聽到和見到。在普裡茅斯，達秘和其他弟兄們走到桌子前向會眾講話的習慣並沒有應用在班斯泰埠，不過教師們通常總是坐在最方便的地方，若是受到引導就可站起來講話交通。

在聚會中沒有大聲裝腔作調或膚淺的激動情緒，因為並非人人都像戚伯門那樣溫和有修養，但是他的榜樣和深遠的影響克服了那些時常發生在所謂「公開」聚會中的特殊難處。若是有弟兄沒有領受到神的話語而仍然在會中講論屬靈的信息，他就會暗中獻上有許多禱告。若是他還是繼續存在，就會向他說出非常溫柔和愛心的話，戚伯門從不公開地指責弟兄即使那弟兄裝作是為主說話。

所唱的詩歌很多是新的，至少裡面的詞句是如此，因為在早期弟兄們發現很少詩歌是以主的桌子為中心，而又表達所有弟兄們都是祭司的光景。那裡並沒有詩班，然而有音樂造詣的弟兄們被鼓勵在周中聚在一起練詩，並且開始唱一些戚伯門作的詩歌。

許多在國教或傳統的非國教中長大的，從主的晚餐中得到新的靈感，正如在格羅斯維納街所進行的，使人印象最深的是那直接親近神的感受。即使那些相信所有信徒都是祭司這道理的人，現在才第一次發現這到底是什麼意義。全體會眾在聖靈帶領之下獻上屬靈的敬拜。在開始的 45 分鐘內一位弟兄接著一位起來讚美或簡略的提到關於基督的經節，然後戚伯門就擘餅。當大家都領受了，就有一位或兩位教師傳講主的話，戚伯門常在這時候發言，大約講解二十分鐘，以下麵這類的詞句教導人的心思，引發人的良知和意志：

「若我們閱讀神的話主要是為著得到安慰，我們所得到的就極其稀少，並且模糊不清。讓我們放下這自私觀念，而以神的話如同聖靈的寶劍來對付在我們裡面的肉體。」 「但願神的聖徒以這句話來考驗他們自己：『有多少是我相信的？』來代替『有多少是我知道的？』」

這樣忠實的話語時常使許多男女離開主的桌子時，帶著傷痛的心，然而確實地知道從何處得到醫治。如果有人喜歡過一種隨便的基督徒生活，就不容易在戚伯門的職事下繼續前來擘餅。他對聖經的簡單講論衝擊人的事業和社會生活，並且強調什麼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早期的弟兄們中，有一些是被公認為對某一項真理有深入認識，就如會幕，或第二次再來。那些聆聽戚伯門講道的，事先不可能知道在某些特別場合他將強調某一真理，但他們確信他不久就會引到實際的應用。當他將主題講出後不

久聖靈的箭就開始飛行，正如他說：「神的靈從不醫治，除非他先刺傷。」

雖然姊妹們在格羅斯維納街的聚會中並不講道（遵照林前十四 34-35），在最傑出的來敬拜者中有一位貝絲 蓓傑(Bessie Pajet)小姐。她先前在愛克雪特（Exeter）與她妹妹同住時，曾對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s Groves）的一生有相當的影響。班斯泰埠教會借著她的榜樣而學習到一位姊妹如何能有果效的服事，而不違背聖經的原則。無疑的貝絲 蓓傑有一特殊的性格，在她與基督僕人們的交往中，她給他們最高的鼓勵，她如同一根馬刺激動了許多人的愛心和服事，戚伯門自己也受了她不少的影響。她來到班斯泰埠後，在新樓巷購得一間屋，她得以在該處幫助招待所有客人。雖然她的房屋與戚伯門的並不彼此緊接相連，但事實上是被認為在一起的；每星期四晚上戚伯門就過去到「九號」參加每週的讀經聚會。

除了鼓勵和協助弟兄們的工作之外，蓓傑小姐在她自己的份內也有所成就，或者更妥善地說這是主為她所選擇的。其中之一就是主日學，是她在聯合街開辦的，位居德比區的中心，與新廈很接近。在此她發展了她主動性和她管理的才幹。德比的孩童們是破衣缺食的，他們是沒有教養的；但在蓓傑小姐身上，他們遇到一位管教嚴格而滿有愛心的施恩者，無疑地有些人對於一位婦女幾乎單獨地應付這種生硬不易成就的事物覺得可笑，然而蓓傑小姐的主日學興旺了，正像她所做的其它事一樣。

戚伯門先生和他的助手們並不懼怕社會工作，因為他們在福音書裡見到主關心人們身體的記載，並且也知道神如何祝福慕勒先生在貝斯托為孤兒們的勞苦。德比有很多機會使人愛自己的鄰舍，在格羅斯維納街聚會的群眾並不遲延抓住機會，他們不僅顧念信主的人，且因他們看見聖經的命令是說：「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並不限於此）。」（加六 10）因此就有許多行動幫助窮苦人們，蓓傑小姐在其中負很多責任，曾有一段時期在新廈開設了施粥所，藉此行了非常好的事。對於缺乏者，有極慷慨的捐助，戚伯門時常將他們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先。有一次一位朋友見到他的大衣太過陳舊，就送他一件新的，但幾個星期過去從未見他穿這新大衣，贈送者詢問後才發現戚伯門已將它送給一位沒有大衣穿的人。然而使戚伯門困惑的乃是信徒們以這種行為是非常特殊的，因為甚至施洗約翰也這樣教導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路三 11）

許多人感到新樓巷是不適宜戚伯門這類型的人居住的，事實上那些日子大部份在格羅斯維納街聚會的人發現居此不易，因為在附近小巷隨處可見醉酒、污穢及破爛貧窮的光景。有一天一位富有的紳士來見他，提出非常吸引的建議。在班斯泰埠的郊外有一座很好的獨立洋房可成為他所有的，若他願意住在那裡。但這建議遇到很有禮貌地拒絕了。「不，」戚伯門說：「我必須住在一個地方是最窮苦的聖徒都能來看望我。」某天，戚伯門先生的一位親戚突然來訪問他，明顯地是要知道他如何生活。這位親戚到達火車站，雇了馬車來到戚伯門的家。當車停在新樓巷前面時，他驚奇地對車夫說：「我告訴你們去戚伯門住的房子。」「是的，先生」車夫回答說，「我已經照著做了，他就住在這裡。」當這位訪客按門鈴等待時，臉上滿了驚訝，不久門就開啟，戚伯門前來歡迎。

訪客喊著說：「羅拔，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是在主所差遣之地服事他。」

這位訪客走進屋子，但有許多問題。

「你在此如何生活？你有否一個銀行戶口？」

「我僅僅信靠主，將我所有需要的告訴他，他從不使我失望，因此我的信心加增，工作就繼續下去。」訪客的心中充滿好奇，他打開食物貯藏室的門，發現只有些少食物。他征得戚伯門的同意去買一些雜貨，但指定必須去某一店鋪購買。當他找到那家店鋪，戚伯門的親戚購貨的數量使店東感到驚懼。購貨的加增使他非常感激和有禮貌，當成交完畢，帳單付清後，這雜貨店主很樂意幫助地說：「只要你給我位址，我要親自送貨上門。」這位顧客就說：「請你送到戚伯門先生處。」「但——但那一定有些錯誤！」店主喊著說。「哦，沒有。」他肯定地說：「戚伯門先生特別指定我來到你這裡。」這人因此完全被折服下來，因為多年來戚伯門一直是他侮辱及邪惡批評的對象。不一會他來到新廈，戚伯門的親戚驚訝地看見他俯伏在這位神人的跟前，流著淚認真悔改，請求赦免，並且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神的工作在格羅斯維納街也受到剛才所提這位雜貨店主以外的人反對。國教教友們的家人若有要求受浸，他們就很不喜歡。約翰 伯立基門 (J.Bridgeman) 住在班斯泰埠的北門，也是北德文醫院的秘書，是虔誠人，經常參加教區的聚會。他的四位元有音樂天資的孩子們在班斯泰埠組成一個四重合唱團，在宗教界內非常受歡迎。一個兒子是有天才的大提琴手和司風琴者；兩個女兒中較小的一位名蘇珊 伯立基門 (Susan Bridgeman)，雖然年幼，卻隨著母親來參加在格羅斯維納街的聚會，就在那裡接受耶穌基督作她的救主。當她後來決定要順服她的主，接受浸禮時，她父親就非常生氣並不准許，他恐嚇著表示若她去受浸就要將她關在門外，這對她是一個大的考驗。但日期到了，她告訴父親她必須順從神的話，他盡他所能的驅使她放棄她的決定，然而一切都歸於無效。他就特意地說：「記得我已經說過的。」這樣這位少女就在陶河接受戚伯門先生為她施浸。但當她穿著滴水的濕衣經過班斯泰埠的街道回來時，神為她開路，家門是開著，於是她帶著因順從而有喜樂及感到主同在的經歷回到家中。後來她成為司溫 鮑恩夫人，有多次機會接待戚伯門先生到她在伯明咸愛其伯司頓的家，每次有數星期之久。戚伯門先生形容「愛爾福特屋」(Elford House) 為「我在伯明咸的家」(My Birmingham Home) 她的兒子凱司溫 鮑恩(K.Swaine Bourne)寫著說：「戚伯門先生對待我，如同在主裡一位基督徒的父親，因著與他長久的往來，並且借著他的職事，在屬靈方面，他成為影響我一生的人。他也很仁慈地幾次邀我去班斯泰埠的新樓巷與他同住，每次大約兩個星期。戚伯門先生坐在主人的位上與被邀請的客人同座（有時候多至 20 位宣教士在那裡）。我深深地受到基督徒相交往來之氣氛的影響，住在那裡主的子民，有些是在試煉和困惑的陰雲之下，卻因聖靈借著神僕人的職事從捆綁中得著釋放並得以在靈裡高升。」就在此時戚伯門先生臥室與工作室的相片得以攝取。

八、爭戰的時期

雖然在格羅斯維納街的工作通常表現得很同心及和平，但沒有人認為在那裡的教會，完全不受弟兄們從 1845 年開始悲慘分裂的影響。只有愛和忍耐保守了聚會不成為派別紛爭的戰場。

難處開始在六十裡以外的普裡茅斯，那裡是很大的教會，有許多人等待著有學識和恩賜等人的職事，如達秘 (J.N.Dary) 屈吉爾斯博士 (Dr.Tregelles)、蘇陶(H.W.Soltau)及牛頓(B.W.Newton)在交通中滿了甘甜和能力，每主日數以百計的人從別的會堂，親自來嘗試那從單純遵照新約聖經的敬拜和職事而有的喜樂，仍然在英國國教中任職的神職人員也常蒞臨聽道。但正如有一位曾有份於這樣交通的在日後寫著說：「這是一個太好的景象，使撒但來盤算，他必須用一些方法使它的美麗受到毀壞，它的可愛

變成荒涼。」

牛頓就開始講錯謬的道，達秘就指責他。情形成為嚴重，單以這事來說不至形成日後接著來的普遍分裂。因為靠著神的恩典，牛頓自己被引領及時看見他教訓中的錯誤，今天沒有弟兄們再持守牛頓對基督人性屬異端的眼光。然而這就是魔鬼的狡猾，所有在弟兄們中間的爭執開始於這件事。

甚至在發現牛頓異端之前，達秘已經在普裡茅斯另立教會。當錯謬被揭露後，他開始堅持每一個在世上的教會，都必須與那原來普裡茅斯的教會「隔絕」，並且拒絕接納任何從其中出來的人有交通，不論他個人有否受到錯誤的影響。這樣使他與在貝斯托的喬治 慕勒起了爭執，因慕勒認為每一教會都有權決定誰應否被接納。就在這問題上弟兄們分裂為「公開」(Open)和「閉關」(Exclusive)的不同聚會。

戚伯門前往巴斯 (Bath)，參加帶領的弟兄們之特別聚會商討所發生的難處，在討論中他向達秘個人表達意見。

「你應該在分開之前等候更長久些。」他鄭重地說。

「我已等候六個月。」達秘回答。

「但若這事發生在班斯泰埠，我們會等候六年。」戚伯門說。

在這第一次分裂後的年日中，戚伯門常被邀請去訪問有難處發生的教會。他那結實可靠有聖經根據的忠告，被人虔敬地聆聽著。事實上他成為十九世紀個別的弟兄會中最受尊敬的顧問之一，他特殊的恩賜就在此顯出，並且得著非常的成就。神賜給他一種堅定、慈愛，滿有靈感的處理方式，使他能以應付微妙的局面和困難的人而讓神得著榮耀，全教會得到祝福。有時候在班斯泰埠，他也需要這個。在那些年間，一個「閉關」的聚會在勒格斐樓 (Rackfield House) 後面的一個廳開始，就引起許多悲痛的故事，但他經過這一切時，仍以愛心和忍耐來應付謾罵他的人。

1869 年有人指控有虛假的道理在格羅斯維納街出現，這完全是不真是的。負齋的弟兄們關注這事，經過查問發現這位被指控的弟兄並沒持有被批評的異端，可是這樣的故事被廣泛地傳說，使戚伯門非常傷痛。然而他不容讓血氣的報復向著那些誹謗教會者。「我們能說」他在那時寫道：「我們為著那些拒絕與我們有交通的弟兄們，愛和代播的靈是不斷地增長，不論他們屬於那一個派別（啊，我們必須用這一名詞！），他們是基督的骨肉。」

這是他的話：「哦！但願借著他的話審判自己的靈得以完全流通在基督的身體中。我們便會歡然看到到處都是自審，也得以避免那將臨到審判之神的手。」

當年日過去，弟兄會中的分裂越來越增多，在 1893 年戚伯門寫道：「誠然現今在神兒女中，目前的光景最主要的事，是要為著分裂和歧異而有的自審，正如但以理在他書中第九章所表現的樣式，在哥林多基督的教會從未分離過像今日神的眾聖徒那樣；他們仍聚集在一處……任何地方，任何外面的分離失去了腓立比二章及類似經文所述的謙卑，就只會加深那破壞神教會合一的見證之邪惡，而使撒但在羅馬教中之假冒感到光彩……」

就在上面摘錄的信內，戚伯門提到他曾等待那嚴格的條例在「以便以謝」被廢掉時所遵行的愛心和忍耐之道「我們今日在此所享受的彼此相愛和聖靈的合一，絕不會成為我們的分，若是我們曾採用其它的方式，」他肯定地說：「我們乃是盡我們的力量和殷勤，來成全神在他憐憫的慈愛中，已經做在我們中間的。」事實上，雖然已有聚會分裂出去，並且發出不實流言，但在格羅斯維納街的工作力上

加力地向前進行，聚會場所人多到幾乎容納不下會眾。

有時候虛假的道理的確在格羅斯維納街的聚會冒了出來，但正當這事發生，他們就即刻對付。有一位弟兄在惡人受刑罰的問題上錯失了，他肯定地說這不是永遠的。他曾經是一位戚伯門寶貴的助手，戚伯門非常愛他，但他從交通中被革除，在這事上戚伯門于 1871 年寫信給慕勒說：「既知道在基督裡我們借著他的血得到救贖，因神兒子的十字架，我們逃脫第二次的死和它永遠的刑罰，而且借著他的死，我們有永遠的生命，我們不能不帶著憂傷和聖潔的憤怒，對著現今廣傳的道理，它限制了惡人受刑罰的期限。我們有基督的心腸向著錯失的人，但我們以鐵的手腕來對付那些錯誤……讓我們用諸般的溫柔、忍耐及恆忍，以神聖的經文來顯明那因智慧而有的驕傲而產生了何等的愚妄和罪愆，它想要捆綁神公義的手，並且限制惡人受刑罰的期限……但若是借著各樣的溫柔和那從上頭來的智慧都歸於無效後，因向著神的忠心和向著犯錯失者的仁慈，我們必須在交通上「避免他們」以及「拒絕他們」，因他們傳說異端。可是，我們確信他們中間有很多是已經重生的，所以我們必須仍然向神懇求，而且留意機會向他們懇勸，使他們得以脫離仇敵的網羅。」我們很高興地知道，這位有關的弟兄事後被引領看見他所接受之教訓的虛晃。

在對付錯誤的事上，無論是在道理上或實行上，一位長者須要小心免得在肉體裡說話或行事，愛心和忍耐是聖靈向著每一種這樣情況的答案。今天神兒女中的分裂，多數是因缺少這些而帶來的，當一個難處因著將有關的弟兄革除而得以解決時，戚伯門並不感到滿意。他知道有時候這樣的方法是必須的，但這從不使他喜悅，並且他也不會忘記那位弟兄，繼續多年地為他禱告，若他仍未悔改。有一位這樣的弟兄曾宣告說，不再與戚伯門有任何的往來，他說不會在任何情形中與他說話。但有一天一個尷尬的局面出現了，他們兩人迎面走在同一人行道上，怎麼辦呢？當他們相遇時，戚伯門雖然知道對方曾如何地批評攻擊他，仍然用手臂擁抱著他說：「親愛的弟兄，神愛你，基督愛你，我也愛你。」這簡單而慈愛的舉動打碎了那人的仇恨，而引他悔改。不久後，他又回到格羅斯維納街一同擘餅。

這樣愛心的行為是戚伯門的力量，並且標出他是一位真實的弟兄。但許多人，甚至在主的子民中，還是受謠言影響，遠超過那愛心和戚伯門在溫和的教導，所以戚伯門受到各方面的批評。

公正地說，在那些年間另兩位領袖，達秘和慕勒，都是聖潔的人，也並非沒有愛。似乎在這傑出的三人中，每一位表現出一種恩賜，超越過其它兩位。在慕勒身上是信心；在達秘身上是盼望；而在戚伯門是愛心。慕勒的信心在孤兒的工作上是明顯的；達秘的盼望從他對主第二次再來的講解上可以看見；而戚伯門的愛心表現在他使人和好的安靜職事中。

有些奉基督的名來處理一些問題但卻是很輕鬆隨便的，這使戚伯門很感傷痛，對於那些故意聆聽他話的人，他總是勸導要有節制。他經常懼怕人們為著持守真理就在肉體裡行事違背了聖經。他寫給一位須要處理錯謬的弟兄：「你所寫的那事可以成為在神的教會中最嚴重事之一，當小心不要有不信的意念；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為著一致的判斷而在神前忍耐等候的，將在一切憂傷中帶來安慰，並使那些與錯失之人談話時，帶著柔軟溫和的斷定和智慧。我們要在禱告中幫助你們，盼望再從你得到消息，至於你，親愛的，要確知這應許是你的：『處事有智慧的，必得好處。』」（箴十六 20 另譯）

曾經有人認為假若在 1849 年 7 月達秘下到班斯泰埠（Barnstaple）與戚伯門敞開地討論整個情形，而不去貝斯托（Bristol）見慕勒，「公開」與「閉關」弟兄會之間的分裂就不會發生。無論如何沒有人

能確定這事，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若是所有在那些不愉快的分裂中，有關者實行戚伯門時常勸導的愛心、忍耐和節制，整個弟兄會一定會因彰顯基督的心思而有的屬靈的合一。

九、足遍翡翠島

戚伯門很熱切地想興旺主在愛爾蘭的工作，早在 1848 年他曾離開班斯泰埠來這一帶傳道，這次旅程歷時兩三個月，幾乎走遍大部份愛爾蘭海岸，光是在愛爾蘭，至少涉及六百里以上。假若不為著趕時間，他大部份都選擇步行，他最開心和剛邂逅的朋友一同走路，邊走邊談關於神的事；實際上，他發現這是最有效果的傳福音方式，因為在路途上大家敞開心來交談，鄉民就對牧師失去畏懼的心。

在 2 月初天氣很好，起程渡過海峽，在南岸的柯克 (Cork) 登岸，有皇后街的聚會歡迎他，在這裡他找到美好的交通，在主日擘完餅靈裡也很舒暢，許多不愉快的分裂，對愛爾蘭的一些聚會不能說不無影響，這聚會中有一位弟兄與戚伯門交談數次，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卻沒有刺耳的話語。戚伯門這樣寫：「我們儘量享受合一，假若彼此仍有不同的看法，那麼就該自卑，絕不是相爭或分裂的理由。神的兒女若能像基路伯，把他們的臉面常朝著施恩寶座看，那麼很快能合一。」這幾句話是戚伯門對不同看法的典型態度。在一些實例上，他把「弟兄」的字眼放大，儘量實行「弟兄」的真正意義。無論他在英倫或愛爾蘭，他實行愛心和忍耐，一位配稱真正弟兄的表號在他身上表露無遺。

柯克的聚會正像漆黑海洋中小島上的光，天主教對這城中群眾的心思和良心有絕大的影響。甚至在公眾的地方都很難和一個普通市民接觸，聽一個更正教徒讀經或禱告被視為犯罪，還須向神甫懺悔。但是因為馬鈴薯收成的失敗，城中有貧窮和饑餓。他就在柯克城貧民區幫助，藉此也找到一條路摸到他們的內心。表面上的反對，底下也有真正的擔憂。他寫信給格羅斯維納街的聚會：「這一群良心被困擾及喪氣的人，尋找安息卻不知道如何得到。神特別恩待我，給我有機會向他們說話。」

班斯泰埠的弟兄們有一年，多次供應柯克鄰近因為饑荒而失去了父母的孤兒。這慈善工作中心點在唐奴摩 (Dononghmore)，主持人是聖公會的牧長和他的師母。戚伯門和他們有很親切的交通，亦住在他們處，他很欣賞在孤兒中有這樣良好的屬靈工作，所以很快地決定鼓勵英倫的弟兄們繼續捐輸供給，雖然這工作沒有直接與弟兄會有關係。

離開柯克後，他就長途徒步往西，第一站是馬羅 (Mallow)。這裡有一小群信徒歡迎他，他們正很關心達秘弟兄病重的消息，於是與他們同心為這屬神的人的康復同心禱告。他和班斯泰埠的信徒們，並不十分同意達秘的行為；他這麼寫：「求主恢復他的健康，在愛爾蘭神的兒女十分寶貝他。」

在馬羅這段時間，戚伯門得到准許，向當地兵營的士兵講道，他也探訪監牢向囚犯談話。星期天早上擘完餅後，他就站在天主教堂的附近 (市場)，向那些剛做完彌撒湧出教堂的群眾講道。有許多人留心聽，其中有大部份當晚就來福音聚會，因為知道他是講員。幾個星期後，馬羅濟貧院裡有一個青年人生命垂危，有人問他要不要請神甫來，他答道：「不必了，前幾個星期天，在市場有一位陌生人傳講基督，那位救主就是我所需要的。」

他的路線接著下去就是肯特克 (Kanturk)，新市集 (Newmarket) 和米爾街 (Millstreet)，這幾處沒有弟兄會的聚會，卻找到一些屬主的子民，便鼓勵他們為主多做見證。在肯特克，他很高興看到一位年輕的牧師講解純正的福音，就很鄭重的訪問他，和他交通禱告。

下個週末，他到了堡島，在那裡找不到一個重生的人。 這樣暗淡無光的主日，他卻喜樂的寫著：「我並不孤單，但忙著為聖徒，為世界代求，因為沒有弟兄們的聚集。」 縱然沒有扶持，他仍站在露天的地方傳講福音。當他轉臉朝著寄居的住處望上看，心中被這黑暗的城市所壓抑，卻看到一道彩虹拱在這些貧街窮屋上。他說：「假若我把頭朝另一面看，就看不到這個景象，藉此神的聲音說進我的心坎。」

接著下來的兩個城市，他有許多機會傳講基督，農夫、員警、乞丐，各階層的人士熱忱地聽他的見證，他藉著路旁的談話，只有在永世裡，才能揭曉有多少靈魂接收神的禮物——永遠的生命。他很詫異這些人屬靈的無知，根深蒂固的迷信，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聽見過福音，因此難於很快就明白他所說的。在整個旅程中，他沒有太多的聽眾，只有幾次在露天場所，他的真正目標是把福音「說」給願意的人聽，用的方法也很簡單，效果也不顯著。不過在這六百多裡旅程中，他已把一些福音的信息留下，也在不同的地點，有些悔改的信徒就成為基督徒影響的中心。他的熱心激勵了一些聚會，受益於他的教導和勸勉。

格羅斯維納街的信徒很關注他的旅程，甚至令他擔心他們花太多時間來讀他的信。他勸告說：「當親愛的希斯弟兄念讀我的旅途日記，應該留意控制時間，不至疏忽重要的事情，像敬拜神及話語的職事，有一部份可以在星期五晚上念，或是星期一晚上，其餘的應私下或空閒時候念。」

他從愛爾蘭寄來的信，有一封說出他那逾格的謙遜；他走過一些剛在大齋期第一日（Ash Wednesday）參加完彌撒的人群，「想起就使我謙卑，因為沒有向他們說話，也沒有問神到底該說話或安靜。我的力量，就是我屬靈的力量需要重新得力……如果注視神，或許可以從他獲得特別的力量。我沒有求問他，只顧往直行，希望會遇到別人，卻碰不到一人。我寫這件事，是要讓親愛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對我不要太信任，也為我代求，但願聖靈在所有的事上，所有的時候都指引帶領我。」

天氣有時也惡劣。有一天他要步行四十裡，出發時烈風迎面吹來。他求主轉移風的方向，凜風卻陪他走完整個旅程，偶而還加上苦雨、冰雪侵襲，狀甚淒苦。他說：「那天，主對我禱告的回答是：『他的恩典是夠我用的。』所以我能夠在他裡面有喜樂，在路上也向少數人傳揚他的話。」

在有些城市裡，也遇到強烈的反對。有一次當他在廣場傳道時，有人把足球向他的太陽穴及耳朵擲來，卻有一位天主教婦女向前來，遞過她的手帕讓他把泥巴擦淨。他並不把這些瑣事放在心上，使他難過的，是那些「好心」的基督徒，為著支持他而有所舉動。有一次他在露天佈道，有個男孩子上來送他一分錢，當然那些觀眾都笑了。戚伯門也當這是男孩子一時頑皮，但是有一位弟兄卻上前來對付那孩子，弄到群眾很不痛快。他後來說：「我在露天講道的主要難處，是遇到一些信徒，他們不明白，也不記得，為基督受苦是我的榮耀。所以當他們對付辱罵我的人群時，沒有照著基督的心思也不合原則。」

到了北愛爾蘭，戚伯門視察到不同的情形。北部的天主教徒及更正教徒比南部容易領受真理，然而那些神甫的信徒寥寥無幾，卻仍然在可能範圍內運用權柄，禁止他們讀聖經，那些更正教徒，不過守住一些外面的信念及宗教儀式。他寫說：「在他們中間勞苦工作時，我仰望神的幫助，像其它的地方一樣，使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

在他的旅程中，戚伯門和不同宗派的基督徒有些美好的交通。無論何時他聽到某弟兄常為主佈道，

他就去找他並鼓勵他。有些衛斯理會教友的熱心也叫他很喜樂，在北部他也和一些長老會的會友做了朋友。在一個城市裡，有一位長老會的會友來見戚伯門寄寓的家主，問可否在經濟上資助這位傳道人，當他得知戚伯門確實一無所需，他還堅持的說，在旅途中可以找到一些需要的人，把所得的分送出去。所以戚伯門欣然接受他的饋贈；從一位在某些事上有不同看法的弟兄，接受這愛心的表示令他得慰不淺。

這樣的一次旅程當然花費頗多，但主預備一切，信心是經濟上的惟一原則。愛爾蘭的旅途大部份是步行，但戚伯門一生卻多數乘火車旅行，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主的可靠。有一次雅各滿斯菲(L.Mansfield, 約翰 伯列其門的女婿)來到火車站，看見戚伯門坐在車上。戚伯門來到火車站時，身上卻無分文，深信主一定會替他預備火車票。可是當他到了售票處，卻沒有神跡出現，於是他若無其事地在車上坐下來，看看主要怎麼做。滿斯菲和他談了一會兒，心中有個催促要求看看戚伯門的錢包，他笑笑地交出來。火車開走前，他不但有張車票還有豐裕的餘額。

愛爾蘭旅途的終點是都柏林(Dublin)，20年前弟兄會運動在這裡開始。這次的旅途令人筋疲力竭，不但路程遙遠，且大部份是單獨步行，顯露出他的活力和屬靈資源豐盛。經歷告訴他愛爾蘭有廣大佈道的範疇，後來的年日，他和愛爾蘭的信徒保持親密的聯絡。威廉，吉爾模(W.Gilmore)在他的書《七十年來》說到1893年7月12日戚伯門訪問貝爾弗斯(Belfast)的聚會。戚伯門問這個地區最大的聚會在那裡，答案是在亞何烈(Ahorey)。「聚會有多少人？」「啊，大概七百。」「最小的聚會在哪裡？」「在新唐納斯(Newtownards)。」「有多少人在新唐納斯聚會？」「一百五十至二百。」「這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喜歡幫助小的。」今天在愛爾蘭有不少數目的聚集，或大或小，因為戚伯門曾付上他的一份。

十、忠心的牧者

回到班斯泰埠後，戚伯門繼續恢復他的牧養職責。事實上，他首要的工作是牧養，警惕的照管神的羊群。他很有愛心地，忍耐地「尋找失喪的；把退去的帶回來；纏裹那傷心的；堅固有病的……」他小心翼翼地進入所服事的人的喜樂或憂愁中，常常記得這道命令「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牧者的工作總是很平凡：一位真正的牧者一個月又一個月，一年復一年地勞苦，應付神的子民各種不同的難處 帶領他們在神的恩典中向前。「用溫柔教導那些反對他們的人。」旁觀者可能覺得他的工作千篇一律，累月積年，但是外面的樣式好像變化不大，詳細的內容卻是經常變動。因為一位細心的牧者會覺察到：沒有兩位屬主的人有一模一式的難處，而且，這些詳情多半是須保守秘密的，所以一位元牧者的全部工作是外人無法得知的。

戚伯門在西班牙和愛爾蘭的佈道工作，還有他在英國所參與的特會，都顯出他是神所信託的僕人。但他整個服事的中心卻是格羅斯維納街，和那裡的牧養工作。在他死時所留存的，親熱的交通，對聖經的尊重以及按照聖經而有的模式，可以成為七十年來勞苦的碑誌，也說明一個事實，如果一個人把他的恩賜運用在一個區域，那麼他的工作也是鞏固的。

但是他並不是單獨控制這個服事，他不過是格羅斯維納街幾位長老中的一位。他不接受達秘認為「不可能遵照聖經的命令來設立長老」的主張，。他不相信提摩太前書三章及提多書一章僅具歷史的

意義。他來到班斯泰埠的首要責任，就是決心教導他們他自己讀經的亮光，也發現在啟示的話中有長老的存在。他沒有強調執事的設立，雖然在貝斯托的「伯賽大」(Bethesda)有這樣做法，因他們感到在新約裡啟示的樣式該不會錯。班斯泰埠的長老們，不是因為他們在社會或經濟上的地位，乃是那些有恩賜，在弟兄中顯出有領導和教導的能力。無可厚非地戚伯門在弟兄中獨樹一幟，因為他有些特別恩賜。他是個牧者、教師和傳福音的人——是建立神工作的理想器皿。有些人卻用這一點來批評他，說他從來不肯甘休不做他們的「牧師」。但是在格羅斯維納街同他一起當長老的知道他如何迫切地願意所有的人都運用他們的恩賜。在戚伯門身上神已經如此明顯地呼召他來作他的工，所以長老們絕不願意他在虛假的謙卑中保留神所託付他的，以致使聖靈擔憂。

探訪工作，主也大使用他。下午的時候，他認真地在神的子民中走動並關心他們的生活。當他穿過大街小巷時，路人均尊敬地與他打招呼，甚至那些住在德比(窮人區)的人，一向對與他們不同階層的人，投以不屑的穢語，也感到戚伯門心中關心他們。站在門口的婦女們，常看到他慈祥的微笑，偶而加上一些溫柔的勸告，叫她們心中很舒暢。

當他步進一戶人家，心中常有一段聖經的話，也等待合適的機會把經文帶進談話中。但是卻不用常人的方式。好比有一天，當人家問他如何時，他答說是滿了重擔。問的人就很關切的說：「戚伯門先生滿了重擔！」他就回答說：「是的，他天天將好處加在我們的身上。」〔詩六十八 19 另譯〕

有一次，他很嚴肅地表示牙醫(譯注：牙醫在英文中的兩個簡稱與性命幾乎歸於塵土相似。)太少了。一位弟兄就很驚訝地說「才不是呢！」他回答說：「是的，我們需要更多人像詩篇一一九篇 25 節：『性命幾乎歸於塵土。』那樣就有更多人『照著你的話』蒙救活。」他用這樣的方法來引人對熟悉的經文有新的興趣。所以無論何時，當他說些令人驚訝的話，他的朋友也就期待一些教導的言語。

當他要把一段經文說進人的深處，他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把經文的上一半背出來，等候對方把它完成。他會在街上碰到主內的朋友時，很自負地說：「我凡事都能做，」期待對方接著說：「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基督。」他這種自然、愉快的方式，別人可能感到特別，卻也接受並寶貝這些做法。

有一次他去探訪一位靈性低沉的基督徒女士。她談到前途的暗淡；當她思忖前面的難處，心中十分受壓，不肯接受任何的慰藉。戚伯門提議：「讓我們一起讀經吧。」她就拿出她的聖經，他也拿出他的。他說要念詩篇廿三篇，找到了就念：「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缺乏。」她就抗議說：「你讀錯了。」他重讀一次，還是把「不」漏掉。她就喊說：「但是我的聖經不是這樣寫！」他答道：「那麼就念你的吧！」現在她清楚戚伯門所要的重點，就讀出：「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她的懼怕就消除，喜樂也回來了。

戚伯門十分擔心信徒閱讀的材料。那些年代不像今天有可靠的佈道出版社，登載一串有造就基督人的讀品。為著恐防信徒讀了不合適的書，影響他們受鬼魔欺騙的危險；又惟恐有些人因為閱讀有關聖經的書籍而代替神聖的話，他勸告聽眾專心讀聖經。他常常背誦一段韻文，深印在格羅斯維納街會眾的腦海裡，韻文大致如下：

世人的書不過是充滿糟糠的積蓄，
神的無有仍是金谷豐賜，
因此撇棄糠糟，力上加力，

收集所有神的寶貝穀物。

皮爾士（E.S.Pearce）先生和戚伯門同住了多年，說到後者如何逃避出版社。如果他願意的話，他會成為非常傑出的作者。他知道如何運用合適的詞彙，他的作品中大部份寫得十分優美。

在他早年的日子，他不怕出版，他來到班斯泰埠五年後，就有第一本詩歌集出版，其中有一節美麗的詩詞如下：

我魂居暴風雨世界中，
尤如顫振的鴿子，
盼能插上速飛的翅膀，
直飛到他——我心愛處。

其它的聖詩如《有主在我們中間》、《榮耀的主是誰？》他最少寫了一百六十五首聖詩和一些詩體文，及十四行詩。最動人的一首十四行詩是《在死寂的深夜我見一輪明月》。

他的《默想集》(Meditations)也很可愛，這些都是早年的出品。後些日子他經常拒絕出版他的作品，我們一面敬重他這樣做的謙遜，一面感到教會也因此貧窮些。

他最幫助人的書是《格言》(Choice Sayings),當初出版時沒有經過他的允許。有兩位元姊妹密謀在他說話時寫筆記，然後摘錄成冊。過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他被說服承認這是他的書，也做了些刪改。司布真十分敬佩戚伯門，對《格言》的評價甚高，他說：「那地出產的金子很貴重。」戚伯門死後，再有一些精選的段落出版，題目是「好的信息」；另有一小冊子叫《牧者》印出，內容是他一些講道的較詳細筆記。

戚伯門時常關心青年人的光景。他盡所能去鼓勵年輕的基督徒在恩典中長大。他懂得帶領年輕人的藝術，並不強迫他們。他用真誠的關注來聆聽他們的希望與抱負，也相信可以從最年幼的信徒身上學到一些功課。當他邁向老年也不忘自己年輕時已全面服事。服事的因素基於個人的恩賜，並不在乎年齡。班斯泰埠的年輕人一有機會就開始作工，成績斐然迄今仍可一瞥。尤其是當他們要開始一項新的關係，好像婚姻，一定徵求戚伯門的意見。有一位年輕弟兄要移民到加拿大，在他離開的當天，戚伯門請他來用早餐，當他們二人單獨相坐時，戚伯門表示他希望這青年人在異鄉會成功。他說：「我送你詩篇第一篇和約書亞一章，如果你隨從這些經文，成功是肯定的。」這位年輕人把這些經文緊記在心坎上，他的新生活蒙主豐厚的祝福，多年後回來還在格羅斯維納街成為一位被尊敬的長老。神的話誠然可靠：「你無論往那裡去，都可以順利。」(書一 7)而當一個人的生活討主喜悅時：「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詩一 3)

戚伯門肯在孩童身上花工夫。不良的牧者對小羊不感興趣，班納特 (W.H.Bennet)回想到有一次，戚伯門和他同住在卡迪夫，有一群主日學的老師們來和他一起茗茶。談到他們工作的重要性，戚伯門說：「務要記得，在你們班裡的這些小孩是下一代的父母親，每一個是逐漸擴大圈子的影響中心，福音也可藉此得以廣傳，許多靈魂得到祝福。」然後他提起最近在倫敦碰到一位女士對他說，記得她還是個小女孩，在朋友家裡遇見他，當時他送給她兩段聖經，使她能夠在早年歸入基督。就在這個時候，一同茗茶的一位女士說她悔改的經過也很相似。當她小時候在街上漫步時，戚伯門先生遇見她並且問她一個怪問題：「你能否告訴我，親愛的耶穌為何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她不知所措，而戚伯門也

很識相不窮問下去。她思考到這個特別的問題，就去問母親。母親叫她讀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於是找到了答案，曉得耶穌受害是為她的罪孽。這些話馬上說到她的心裡，她也就得救了。

有一天戚伯門和弟兄們到一位會友的家中用茶點，這家人有幾個小孩子，所以沒有法子共坐一席。女主人只好為貴賓擺設一席，小孩子的一桌食物就沒有那麼奢華。當戚伯門進來就坐在被指定的好桌子上，眾人都滿意他這樣做，然後他告訴其它的弟兄們坐到另一桌，就把孩子們都叫來和他共用佳餚。

那是頗有趣味的一幕：做母親的感到尷尬，孩子們則興高采烈。那些嚴肅的長老們要一本正經地坐在孩子們的椅子上，用那些簡陋的杯盤餐具，而年輕人盡情享受奢華的一流餐具，同時聆聽最受歡迎客人的談話。

他的好朋友亨利·蘇陶（Henry.W.Soltan）的孩子們，喜歡和戚伯門談話。孩子們告訴他，他們已相信主耶穌得到救恩。他把孩子們召集到他身畔，對他們說：「孩子們，有一天——可能是幾年後——撒但那惡者一定會嘗試叫你們懷疑基督的愛，但要記得：「沒有人能從他手裡把你們奪去。」

戚伯門常被請去替人和解家庭的糾紛。有一對年輕的基督徒夫妻分開了，要他去幫助他們。但是他的第一次接觸並不被欣賞。然而有一天，這位妻子去參加一個聚會，會中戚伯門談到舌頭的罪，會後她對他說：「這樣把我暴露在眾人面前實在是丟臉！」可是當他準備講章時，並沒有把她的事放在心上，這純粹是聖靈對她說話，責備那引起夫妻分離的罪。戚伯門就藉此機會向她指出，應該承認自己嚴重的缺點，也清楚說出假若她把所有的錯誤都推在丈夫身上，那麼複和就沒有可能。這位丈夫現在住在另一個市鎮，戚伯門親自去訪問他，和他一同散步。這位丈夫一直在等待戚伯門的責備，但戚伯門卻隻字不提，可是與這麼一位聖潔者為伍，就是一種責備。這位丈夫自覺慚愧，渴望再見妻子向她認錯。很快的他們就會面，淚流滿面，彼此要求對方的原諒。經過這次甜美的複和，2人就能快活地，有目的地生活在一起。戚伯門討厭傳流言蜚語的人。假若有人告訴他某人的缺點，他就說：「我們馬上去看他，告訴他這件事。」這麼一來那控告人的就安靜下來，因為他沒有準備好照聖經的教導當面去做。有一天，一位姊妹來訪問他就說：「某某姊妹的行為令我很為難。」戚伯門耐心聽她，當她講完了就回應：「就是這麼多？」她說：「還有另外一件事。」「那你就通通說吧！」當故事講完了一點反應也沒有。戚伯門就走出去一會兒，再進來時身上已穿上大衣，手上拿著聖經，說：「我們現在就去。」「但是戚伯門先生，我是來請教你的！」他答道：「我們一起去看那位姊妹，你知道我從不憑外貌判斷，要兩面都聽了才能給你個答案。」這位姊妹先是婉言拒絕和戚伯門同往，經過神的僕人的勸告指導才順服下來。當他們到了另一位姊妹家，三個人在一起時氣氛就截然不同了。先前那位訴苦的姊妹憂傷痛悔，神的靈在她身上作工，覺得自己的行為太不像基督了。她得到饒恕，大家也充滿喜樂，因為神在她心中的工作，且能在基督裡恢復彼此的交通。

假若有人對講員有任何批評，戚伯門就採取同樣的原則。他會說：「我倒沒有這樣想，你覺得是這樣嗎？讓我們馬上去告訴他吧！」那批判的人就害怕了，戚伯門就藉此機會向他指明，若是不把意見告訴講員，任何的批評都是無益的。

當難處興起時，戚伯門會細心地尋找主的意思來克服。格羅斯維納街聚會曾經歷這樣的難處：有一位弟兄常大聲唱歌走調，弟兄們就勸他，但是弟兄們越申責他，他就越發大聲高歌。最後在極無奈而惱怒的情形下，他們只好求助戚伯門先生說：「一定要想辦法解決這件事，這件事就交給你辦吧！」

戚伯門回答道：「我們都為這件事禱告吧！」第二個主日，眾人都驚訝地見到戚伯門不坐在他慣坐的位子上，他走過來坐在那弟兄的旁邊。這位弟兄比任何人都詫異，那一天也沒有大聲走調的歌聲，當聚會完畢時，這位「歌手」轉向戚伯門，謝謝他的慈祥愛心，在整個聚會中，就有恢復交通的美好見證。這就顯出神的靈怎樣工作，在一位完全奉獻者的生活上。這是神解決難處的方法，戚伯門等待在他面前直至他知道神的方法，其它的方法只能引起肉體的反抗。

戚伯門也有一種罕有的才幹來處理責斥。有一天他去 看望聚會中的一位姊妹，這位姊妹對他很不滿意，她非但不歡迎他進去，就站在門口大發議論毫無留情，他聽了一會兒後，就向著站在對面過馬路的一位弟兄說：「親愛的弟兄，聽聽這位親愛的姊妹，她正向我傾心吐意。」這就斷了滔滔不絕的河水。

在一個公開讀經聚會，大家都想從他得到供應，有一位年長的弟兄占了許多時間，叫人甚不耐煩。他終於閉口， 空氣凝結了片刻，戚伯門就安靜地讀出箴言十章 21 節：「義人的口教養（或作：餵養）多人。」這位弟兄事後承認， 在那一剎那間，他發現自己的口舌不是義人的口，因為他沒有餵養任何人。這些責備能以有效的秘訣，乃是從不在肉體衝動下來處理，乃是藉聖靈的工作，所經過的工具是大家公認的，一位真正的弟兄。

當實行管教的時候，戚伯門常顯出牧者關懷的深度， 他顧念到犯規者的屬靈益處。他不願意看到任何人與聖徒的交通斷絕關係。有時候，經過多次的嘗試來挽回一位犯錯的弟兄，結果他不肯悔改，一定要被革除，戚伯門常常 想念他，一面禱告，一面做挽回的工作。在格羅斯維納街一位弟兄的被革除，不是一種自義的滿足，這種極端的行動乃是滿了「心裡難過痛苦」（林後二 4）。

當有人問一位很叫人為難的弟兄搬到班斯泰埠住時，人家就問起他來，教會在試煉中的長久忍耐就顯出來了；戚伯門的回答是：他是一位很寶貝的弟兄，我們非常 非常寶貝的弟兄，然後加上：「我們不知道人需要忍耐，直到他來到我們中間」。

當他服事「神的羊群」，他心中常顧到別人的益處。但他卻不肯在基督之外來討好每一個人。他曾這樣對一位 朋友說：「我主要的心願是討他喜悅，假若我讓弟兄們歡喜，那我很高興。假若失敗了，我也不失望。」

十一、西班牙的幾個月

戚伯門對宣教的工作從得救起就很熱忱。他最早拯救的威廉 鮑頓和喬治 比爾為著主到印度去工作。1835 年當葛若弗斯從印度回來，戚伯門邀請他在「以便以謝」講道，形容到那地的需要，機會的豐裕，把這兩位年輕的忠誠支持者聽得全神貫注。當他們發現葛若弗斯在召集一班工人和他同回印度工廠，他們感到定是神的呼召。

戚伯門自己卻對西班牙有特別的負擔。早在 1838 年他訪問過這國家，主要是步行旅行，他冒著生命的危險，把基督的信息傳給農民。那時他年輕僅有 35 歲，他和一位同伴跪在埃卡斯地羅(El Crstillo)的山頂，靠近大西洋海岸的一個市鎮，他全心迫切哀求禱告，為使福音的光能滲透黑暗的西班牙。他憑著信就爬起來寫信給班斯泰埠的家鄉：「我們要在這裡設立佈道工作。」許多年後，他回顧那次信心的禱告說：「神實在能夠成就一切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是開始時卻是遭遇到許多波折難處。

接著戚伯門第一次訪問西班牙之後的幾年，那地的少數信徒受苦不淺。天主教的神甫定義廢除基督教的教導；不管是在城市或鄉村。所有分派聖經的途徑也遭到強硬的反對。英國和海外聖經公會的雅各 湯臣（G.Thompson）博士和魯爾（Rule）博士奠定了一些的工作，但是當西班牙本國人嘗試宣揚福音時，卻遭到各方面的抑制。曼尼爾 馬他摩羅斯（Mannel Matamoros）的被囚禁是事件的高峰，在英國為這青年勇敢的信徒，引起眾多同情，他的犯法不過是帶領人歸向基督，在國會中這件事也被提出商討。因為不能夠應諾英國政府在西班牙的代表能達到任何協議，旁摩士頓（Palmerston）對羅馬教的政策做了這麼一個精明的評語：「在一些國家，當羅馬教是一小撮時，他們就不住地要求不僅容忍，且要平等；在有些國家，當羅馬教占大多數時，就沒有平等或寬容存在了。」

1863 年，馬他摩羅斯被判九年苦工刑，後來獲得減刑，他就搬到巴安尼（Bayonne）住，就在法國的邊境，就是同一年，古德(Goulol)和羅倫斯（Lawrence）想到西班牙當傳教士，戚伯門和他們一同旅行，也找到馬他摩羅斯。他是長老會友，但戚伯門與他有很寶貴的交通，特別被他要在西班牙廣傳福音的熱心所打動，雖然他的身體很軟弱。三年後，馬他摩羅斯離世領受賞賜，深信主會把福音的光照耀在西班牙。古德和羅倫斯在艱難的情況下勞苦了兩年，就被迫離開那國家，當他們二人定居下來時，戚伯門沒有辦法留下來，但常關心他們的工作並經常禱告扶持，深望有一天自己能自由地在西班牙服事。在 1871 年，機會來了，因為政權轉換的結果，那國家的情形就寬鬆了許多。

那些日子在西班牙旅行並不太舒適，且戚伯門已年屆 68 歲，不過他身健體壯，他準備把這一年的大部份時間花在西班牙，心存喜樂期待神的祝福。

他經過法國到西班牙，很快就來到撒拉高沙（Saraqossa）這個天主教堂到處聳立的城市。在街上行走可以看到這城人口眾多，多處都有拜聖母的表號，這個城市是西班牙拜偶像的最重要中心之一。

在短時間內，他找到這城的一個不大不小的更正教教會。他找到牧師的地址，是一位西班牙人名叫荷西 愛斯曼奴（Jose Eximeno）就登門探訪他。很快地他們就成為朋友。愛斯曼奴是一位真正重生的人，不被本地更正教徒的擁護而寵壞；他謙卑，願意多學習。戚伯門發現他對屬靈的事情懂得很少，這也難怪他住在當地的光景下，但他對聖經很渴慕。所以戚伯門細心地帶領他進入屬神的事。

當時撒拉高沙（Saragossa）多人被解雇，戚伯門為人實際，就請他的房東安排分派湯肴給需要的人喝，自己則 每天少吃一餐。這麼一來就顯出他對人的愛心是真摯的。他住在撒拉高沙的這一兩個星期內，凡遇見他的，或是大街小巷所訪探的，都感到他的愛心。他誦讀或講解聖經時，大家都聚精會神。所以當他準備在末了一晚在寄寓處有個小聚會，許多人表示要參加，結果聚會改到荷西 愛斯曼奴服事的聚會廳。雖然在一個鐘頭內臨時通知地點的更改，赴會的人踴躍得很。對戚伯門來說，這是個奇妙的經驗，能在多少世紀以來從未聽過福音的地方自由傳道。

他住在西班牙時，大部份時間是以巴薩隆納（Barcelona）為總部，當他到達這城市時，弟兄會的傳教士非常喜樂地歡迎他。弟兄會在這西班牙的東北部成就了很好的工作。當巴薩隆納的航海地區發生流行發熱症，傳教士們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去照護需要的患病者，因此引起當地政府態度的改變。當戚伯門到達時，地方治安官很贊同宣教的工作。羅倫斯夫婦租到一座房租低廉的大屋，用以經營為福音的中心。當戚伯門進出這座房子，看到年輕的、貧窮的靈魂體都得到輔助，心中溢滿了喜樂。

他在巴薩隆納的第一個主日參加了擘餅聚會，是在一個課室內舉行。在那佈滿神甫的地方，聽見

弟兄們像祭司（神甫）般簡單的獻上敬拜，實在叫人深受激動。有一位盲眼的站起來用屬靈的悟性禱告。戚伯門後來說：「他心裡的眼睛蒙神的靈開啟。」

宣教士們在這個地區開辦三間學校，這樣的工作結出救恩的果子。戚伯門探訪這些學校，高興所看到的。當他在巴薩隆納附近停留的五個月間，他一直和學校裡的孩童有親密的往來，也到家中探訪家長。有一天在上課時間，他去一家叩門，有一個女學童的母親請他進去。她說：「這是我小女兒的新約聖經。」戚伯門拿來翻翻看，那些紙張近乎破舊，證明這本聖經是被請了又讀的，有些夾著的紙條幾乎掉下來，上面是一些特別感動這小女孩的經節，她用筆抄寫下來。她媽媽說：「這本聖經是六個星期前有人送她的。」戚伯門目睹這本在短時間裡被多讀的聖經，他的心滿了歌頌。當他步出這簡陋的西班牙人家，他想起救主的話：「你們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裡去。」這些在仇敵堡壘中心所做成的工作，是何等奇妙！但是他把榮耀都歸給神，謙卑地說：「主啊，你已經在我們裡面做了你要我們作的工。」

在維拉沙（Vilaser）城鎮的山上，似乎有設立新學校的機會，戚伯門很贊助開辦。開學後不久，他踏上疲乏的旅程到維拉沙，當天晚上替青年人上一課。上課的第一階段是教導世上的科目，當課本授完後，他就把福音扼要的說明，這些學生很留意聆聽。在座的共有 25 位青年人，有些人可能不感到這是個好機會，但戚伯門對西班牙的過去洞察秋毫，覺得這是蒙福的表號。

當他在巴薩隆納替五位西班牙信徒施浸時滿了喜樂。在這個可懷念的會中，他傳說了些神的話，會中多人流涕受感。他寫給一位友人：「神與我們同在，我深信這塊土地有神豐滿的祝福。」

每星期三晚上在巴薩隆納有聚會，正像戚伯門形容的「像星期四在新廈的聚會」——這是很高的評語，因為他非常寶貝星期四在班斯泰埠的讀經聚會。在城市裡，工廠女工們有一個聚會使他大受感動。這些事情叫他不禁喊叫：「哦！誰想到神的話能在這塊漆黑地上的任何一個角落自由地傳講！有三百年之久聖經被排除，神的兒女在這範圍內經常被處於死地，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在戚伯門停留的期間，有一天，西班牙的國王省視巴薩隆納，當然街上會滿了人。為了不錯過良機，羅倫斯和幾位弟兄租了一部馬車到市中心載運大量的聖經小冊要分發給群眾。當馬車停在路旁準備分派時，員警馬上出現命令他們撤離。就在那時候，國王車隊正要經過，如果馬車立即開動就會混雜在其中，但是員警的態度很堅決。因此幾分鐘後，他們的車子就跟在國王並官方的馬車後，也可以從車上分發聖經冊子給路旁的人們，甚至有的士兵也離開行伍來索取。

6 月間，戚伯門到馬德里（Madrid）一行。10 月間，因為要回英國所餘時間不長，於是重臨馬德里，他希望看看神在那裡的工作，然後來回橫跨西班牙，搜集資料有否可能在別的地區開始神的工作。

古德（Gould）已經在馬德里開始了一個聚會，不久就蒙主召回天家，他的夫人繼續在那城裡辦學校。這裡也有其它可鼓勵的事情。有位叫格靈（Green）的英國弟兄，說流利的西班牙語，帶著職業，卻把空餘的時間熱心投入福音工作；還有一位西班牙弟兄也顯得頗有前途。但在這廣大的土地上，做工的人是稀少得可悲。

羅倫斯陪伴戚伯門橫跨西班牙--旅程長達八百里以上，大部份是乘火車，車上也不太舒適。他們在 11 月開始旅程，清晨五時離開馬德里，火車蹣跚蠕行，每一個車站停留頗長，到了晚上才到達離開馬德里一百五十裡的地方，但是這樣的安排倒很配合戚伯門的目的，可以讓他與來自西班牙不同地方的

乘客接觸，在所經過不同城市的車站上向人做見證。他和弟兄們攔帶大量的新約福音小冊也儘量把握機會分發。旅客們都留意聽福音，也很高興拿到書籍。不過在一個車站，事情有點彆扭。有位火車稽查員表示這條路線是私人擁有的，所以他們沒有權利分發福音小冊。當時他們就去請員警隊長來，看樣子戚伯門會被押到市長面前。戚伯門當時拿出些錢來說：「我有否有權利在車站拋錢給乞求的窮人？這裡也有麵包--我有否權利送掉？」站長等人啞口無言，只能讓他繼續旅程。

在休達裡亞（Cinddad Leal），戚伯門等租到一個住處後，才發現房東在這個社區是有名的壞蛋，有人警告說：「不要向他傳講宗教。」

翌晨，戚伯門就近房東，然後平靜地說：「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英國人和西班牙人最需要的。」他就問：「那是什麼？」戚伯門簡短地回答：「與神和好，我的朋友，你有那平安嗎？靠著主耶穌基督，我有這個平安很多年了。」

房東似乎很詫異，他沒有發怒或褻瀆，僅說道：「你還有昨天分發的書嗎？」不用說當然很快地他就得到聖經，而戚伯門等人也帶著感恩和禱告的心往火車站去。

那一天當他們緩慢地向西駛行，接觸到更多的靈魂。當他們向一位年輕人傳福音時他說：「啊！這書正是我所需要的，多年來我在找這些書。」到處都有人表示興趣和願意聽講。沒有人拒絕福音或是輕視他們的見證，更是沒有人問他們是否更正教徒。

他們旅程的最後一段是到葡萄牙，有一個葡萄牙工人上了火車。戚伯門送給他一本葡文新約聖經，然後和他談到他的靈魂。他很快地領受這個信息，也全心相信。戚伯門這樣寫：「當主耶穌鑲配他的珍寶時，我盼望在榮耀裡再見他。」

在里斯本，他們受到少數幾位信徒的熱切歡迎。有一位英國姊妹叫路頓，在那裡辦了一所學校多年，令許多神甫擔心，後來因病就把學校關了。她強調如果學校重開，向學生做見證很有盼望。戚伯門深感與神的子民在這個墨黑的地方交通的可貴。在他逗留的每個主日，他述說神的話，也慶賀有這樣敞開的門。

12月份他們回到馬德里，在各地搜集了寶貝的資料，知道他們屬靈的需要和作工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宣教的回聲」雜誌首期，就登載了兩封信說到這次的旅程。一封是戚伯門寫的，另一封是羅倫斯寫的。這份雜誌現改名為「服事的回聲」。雜誌內介紹這兩封信說：「戚伯門先生再次來西班牙逗留了數月……下面的信談到他的旅程由羅倫斯陪伴，從馬德里到里斯本，然後再回來英國。」

戚伯門與弟兄們在巴薩隆納道別後，就離開西班牙回英國。他取道法國、瑞士和德國，沿途服事信徒們。在德國時，他用西班牙文寫了一封信給馬德里的基督徒：

「致在馬德里的弟兄們：基督耶穌所親愛的，我們的主和我們的元首——主耶穌活著——是的，照著他所說的，我們也要活著；因為所有神的子民，藉聖靈重生的，都是基督的肢體；他是死裡首先復活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勝過死亡和眾仇敵，就坐在神的右手邊，他仍然得勝，用他的話和他的聖經堅固我們，而我們的軟弱，因著信能靠在主的手臂和胸膛上，使我們足以勝過黑暗掌權者的軍兵。再過不久基督就要在榮耀裡降臨，復活的生命要終止所有信心的試煉、所有的試探和懼怕；我們所等待的收穫要來到。在禱告中我多次紀念你們，在基督裡的弟兄們，我也相信你們也是這樣紀念我。」

他在禱告中常常紀念到西班牙，今天神在那地的工作，不能不說是因著我們弟兄的勞苦和代求的

功效！

十二、愛的大學

新樓巷，本是在德比貧民區的一條狹窄且一端不通的小街道，卻成為數以千計朝聖者尊崇之處。一封從外國郵寄來的信，位址簡單地寫：「英國，愛的大學，戚伯門收」，郵局就會遞送到。

戚伯門時常立刻否認任何以為他正在設立一個新的宗教學說。曾有一次，有人向他暗示他已經恢復了某些教會失去的真理。他的答覆是：「我不知道任何真理的恢復，我沒有什麼是別人在我之前所沒有的。」雖然他並沒有建立一類的學說，我們卻可以肯定地說他是開辦了愛的學校。他的教導是以行動遠勝於嘴唇，一次又一次地，他的行動教導了人們什麼是在主裡弟兄的真正意義。

戚伯門從不放棄他願威廉·黑克成為他同工的盼望。黑克在貝德福當然很好，但他期望有日他們能在班斯泰埠一同工作。像黑克這樣的人是少有的，雖然他在各方面的恩賜不及戚伯門，但他有使人難忘表達他自己的方法。在他信主得救後不久，他的母親對他說：「威廉，你瘋狂了！」「是的，母親，這破裂使光進來！」是他獨特的回答。(譯注：瘋狂和破裂是同一個英文字 Crack 的兩種字義)

黑克在貝德福勞苦工作了多年，直至今日還能在這城中追溯到黑克家庭所給予的影響。起先在主日開始有家庭聚會，他的一個兒子提到這聚會時寫說：「我記得當我幼年時，父親與母親在主日『守餐』，有兩三位朋友，還有幾個僕役他們是在主裡的，一同參與。當父親紀念著神兒子的死時，很明顯地他的心充滿了嚴肅、敬拜、平安和讚美。」後來在北街有一所房子，原是一位紳士的住宅，以後用為工作坊，被租下來改為聚會的地方。經過了許多年，看來黑克要在貝德福終老了。事實上到 1860 年，似乎很靠近終點了。他的腦部因使用過度繼而發生嚴重的疾病，他那時是六十五歲，一位醫生認為他只能再活三個月。但因迫切的祈禱，他得到復原，不久之後，主賜給戚伯門心中所願望的。

非常奇特的乃是在戚伯門最好的朋友，最接近的助手之一失去時，這 30 年的盼望得著成全。貝絲·蓓傑小姐在 1863 年蒙召歸主，她將新樓巷九號的房子讓給威廉·黑克。黑克認為這是神的帶領，就將學校的責任交付于他的兒子一喬治；並搬家到新樓巷來居住。

戚伯門自己當然已經在班斯泰埠成為非常熟悉的人物。不久鎮中居民又習慣地見到兩位老年人挽臂而行穿街越巷。在鎮內一條簡陋的街上，有一寄宿處是屬於一位著名酒徒的，鄰居都很害怕這人。有一天他特別粗暴·半裸著身子在街上奔走要與任何人鬥打。大家都躲避他，正好戚伯門與黑克在這地區，並不知曉這事，走進這人所住的街道。當他們走過他家門時，這醉酒怒漢聽見就認為是想與他鬥力，於是向他們衝過來，揮起拳頭定意要擊倒他們。他來到他們跟前揮動拳頭準備擊打時，他兩隻手倒向兩旁如同被看不見的能力所擊倒。這兩位神人沒受傷害繼續向前行。

他們時常有系統地訪問市鎮。從一端就是鄰近的新港開始，一直工作到另一端的畢爾頓。在每一家留下一份福音單張，若是可能就說幾句話。如此行就擴大了他們的影響，遠超過在格羅斯維納街的會眾。然而這並不是在沒得救人身上所給的最深印象；乃是他們聖潔的生活使許多人都知道，他們的光不能被隱藏，而且人們見到他們的好行為就將榮耀歸於他們在天上的父。

幽默並不被排斥在新樓巷之外，朋友們也彼此懂得如何去欣賞，有時候也發生奇特的事。一天，有些喜好音樂的人從教堂來，在黑克家練習新的音調，其中一兩位先開始咳嗽，就傳佈開使大家不能

歌唱了，年輕的弟兄們更是關心到黑克先生，因他本是有歌唱天才的，也只能發出一些斷續的聲音。弟兄與弟兄以淚眼對看，是什麼原因而有這奇怪的痛苦呢？最後有人想到去廚房詢問。在面裡發現有一青年弟兄開傭人的玩笑，將辣椒粉撒在火熱的爐頭上。事後沒有記載黑克先生有否恢復他的聲音，可是卻能及時說出一些根據經文的詼諧警語。

離班斯泰埠數哩以外有一片荒野，名為歌頓山，這一片美麗而荒蕪之山地高出附近海岸八百尺，那些克服爬山之艱難而登山頂的得到美麗的遠景作為他們努力的報償，一次黑克先生帶同一班人來到山頂，他提議一同唱《三一頌》，就在創造的偉大之中歌聲非常和諧地唱出，直至到某一個音，有一位弟兄的聲音突然停止，但就在那一刻，一隻在山邊吃草的羊鳴叫起來，它的音調正合所需來完成這合唱，黑克就說：「神差了這只羊來使我們的喜樂完全。」

因黑克與戚伯門都是偉大的聖經學者，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提及聖經使對方難倒，但有一次戚伯門只用兩個字的評論使他的弟兄非常困惑，這事發生在他們倆都在愛克雪特時，他們被邀請在「創造中學」向青年女子講話，那裡有很厚的冰雪，但他們照常步行，按著路途惡劣，路面蓋上了冰的情形，距離是相當遙遠的。過了不久，那使他們旅途生動輕鬆的談話，似乎告一段落。

黑克就馬上提說他們到現在還沒有一次滑跌實在是異常出眾的，只是戚伯門的回應說：「記得基甸。」

黑克因著這句評語非常困惑，他不能看見這有何含意，但他定意不說什麼，一路思考戚伯門的用意何在，到底基甸的經歷與他們現在的處境有何關係？

在他的心思裡追想著基甸的過程，他想起主的使者如何首先向他顯現並告訴他將成為以色列的拯救者，他想起羊毛的故事，和夢見大麥餅的事，他記得軍隊如何減到 300 位舔水的人，以及當吹角和打破瓶子時勝利如何臨到以色列，但他仍不能在其中看見與他們目前的處境有相似之處，於是再繼續基甸的故事，他記起以色列人如何請基甸作王，他拒絕說：「惟有耶和華管理你們。」在此基甸又做得很對。

但當他想到基甸一生未了的時候，他看見這評語的用意：「記得基甸。」因為雖然基甸拒絕了王位，他要求得到從以實瑪利人奪來的金耳環，他以此製造了一個以弗得，「後來以色列人拜以弗得行了邪淫，這就作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網羅。」(士八 27) 就在他一生未了的時候，基甸滑跌倒下，何等的例子證實了這話：「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林前十 12)

黑克有一套快樂地教導本領，有一些他用的詞句是滿了精華的，這裡是一些例子：

「不要相信你眼所見的，若是它們與你耳所聽到的神的話語不相合。」

「在至聖所裡沒有柳樹可以掛你的琴，而那裡是我們正當的居所。」

「我帶著我的圖書館——六十六卷——在我口袋裡。」

「讓我們一再飲於神話語的奶，純淨的奶，沒有一點印刷者的油墨。」

「如果我們的環境是在神裡面遇到我們，我們將要在所有的環境中遇到神。」

「當你想到你的錯失而因此沮喪時，不要與你自己談話---不要與不好的人做朋友。當與主傾談。」

每週的讀經聚會是在黑克先生家舉行的，有一次他正談到約翰福音十五章，不久來到第 7 節：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在這點上他停頓一下，轉向一位參與這聚會的問題道：「某弟兄，你是否願意時常照著你的意思？」

接著就有一種尷尬的安靜，某弟兄不想回答，但在座位上不舒適地移動著，或許良心上的不安攪擾著他。

「可是我願意！」黑克先生坦白地喊著說：「並且這就是我們如何能得著它---『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各階層的人來新樓巷停留居住，一位富有的美國女士和她的丈夫到班斯泰埠渡假住在鎮內最好的旅館，這位女士聽聞到戚伯門先生是這一帶地方最有趣人物之一，因此就去訪問他，談話間她提到在旅館的房間非常噪雜以致晚上不能入睡。戚伯門就喊著說：「這樣就住在我這裡！」於是她和她丈夫以及所有行李都搬到他安靜的小屋去。

有一位來訪者是麥卡特尼牧師 (Rev.H.B.Macartney)，在他的書《英國，家與美麗》內描寫他的訪問。當他聽到許多關於戚伯門先生的事，而盼望親自見到並聽他：「我曉得他是卓越地聖潔；極早起身，長時間的禱告，並且時常與神同行。我聽說他在星期六常單獨生活，這一天是活在與神的交通中；除了在室內車床工作外不做其它操練；曾有一位訪問者不得已闖進他靜修之處，看見他的臉如同天使的臉。」

麥卡特尼在他第一次會見戚伯門和黑克時有深刻的印象。「最後，」他說：「戚伯門先生進來了，體型強壯大約 70 歲光景，灰發，滿臉是鬍鬚，正像摩西的樣子；接著黑克先生進來，身材較高，背有些彎，年老而瘦，看來體弱，他使我想起亞倫，主的聖人。他們倆仁慈地歡迎，然後我就靜聽要知道一位聞名的聖潔者如何談話---他與別人有何不同。正好一個嬰孩在年輕的母親手臂中開始大聲啼哭，我感到很受攪擾。戚伯門與黑克先生兩位都用極關懷和溫柔的態度向那位母親說話，不久她的嬰孩就睡著。這是我在那裡所學在愛的藝術中的第一個課程。」

以後的幾天中麥卡特尼學了許多課程是這間「愛的大學」所著重教導的，他看見愛和忍耐瀰漫在整個氣氛中。他看見「弟兄」這個字如何真實地表現在戚伯門向著其它信徒的態度上。他留意著戚伯門「像愛人那樣等待」著黑克，並且「迦南的言語如同銀幕罩蓋著他們整個談話。」

麥卡特尼描述他如何第一次聽到戚伯門講道：「茶後我們收拾好就出去赴一個家庭聚會，我第一次聽到羅拔戚伯門講解聖經。我沒有用筆記，所以在我心思中的印象就是我能記憶的；但當他合起聖經時我感到在對神的認識上與這樣的一位巨人相比我只像一個嬰孩，當我們一起走回家時我又感到困惑，因為不是我，乃是他取了嬰孩的地位，他想要從我得到我對神的認識，因此我相信在他看來他的客人都比他有更多的認識和愛心。」

從麥卡特尼的日記中我們摘錄一些有趣的事，使我們從訪問者所見到的，得知在新樓巷的生活一般：

「12月10日星期二，昨晚我們大約九點鐘去休息，因為在新樓巷入睡時間是很早的——七時早餐，十二時午餐。戚伯門先生經常在九時休息，四時起床，從四時直至十二時他主要的是與神在一起，自從他的愛好專顧那更美之事之後，他的心就接受代禱成為他的特別使命；為此他第一和最好的時間是放在禱告上。然而靈修祈禱並不妨礙生活上活動，每星期日他向八百個人講道，他做牧養的工作；他關心服事川流不息的來訪者身體和屬靈上最微小的需要，有些人停留一小時就離開，有些停留一月之久。他是在英國和西班牙的一個偉大佈道及聖經工作的主要支持者；他與許多人如慕勒等，以及世

世界各地的尋求者和工人通信往還，即使在每天開始的八小時內他也不是將自己關閉起來。舉例來說直到最近他總是到每個房間將他客人的皮靴拿走親自用手清潔它。他照著我個人的請求在五點鐘來叫醒我，我已醒了，等候他的來臨。就在五點正他從門口伸進他尊貴的頭來將我的蠟燭點亮並給我早晨的經文：『至於神，他的道是完全的。』不久之後，他來到引領我到一間小客廳，那裡有一張椅子和溫暖的地毯放在一張桌子旁邊，桌上有讀書的燈，這一切正好在可愛的小爐之前.....。」

「12月11日星期三，有一段經文給了我，今晨我的蠟燭和火點著得更早了一些。晨禱和早餐完畢後，我探訪了戚伯門先生的工作室；帶走了一隻麵包碟是他用車床製作的；又與良善的黑克老先生和一些其它客人告別；正好有很多人陪伴漢伯莉小姐去搭火車，我們就在一條靜蔽的路上一同走向車站。這是我所經歷最得益處的時間，我問他許多有關基督徒生活的問題，而得到最廣泛，最詳盡的答覆，我告訴他我的一位親愛朋友，是完全主義者，他說他已經回到亞當的狀態——在他裡面沒有罪，只有在不警覺時才有可能犯罪，「亞當的狀態！」他強烈地說：「回返到亞當的狀態！即使給我十萬個世界，我都不願換取亞當未墮落前的地位。」講到祈禱，他說：「當我跪向神時，神也彎身就我。」講到全心服事，他說：「正如父親和孩子都盡所能的討對方歡喜，所以我也盡所能的使神喜悅，而神也盡他所能的使我歡喜。」關於如何勝過纏累我們的罪，他是非常積極的。他說：「你要對付靈的沾汙過於肉體的污穢——驕傲、自私、自我追求等等---這些是能起帶領作用的，針對著它們。無論大小都不可與它們爭戰，只與以色列王爭戰。當你忙著勝過細小的罪時，那些大的罪將要勝過你，當大的罪被勝過時，那時小罪也一同失敗了。這樣我們就走到車站——外面下著雪，冷得刺骨，但我們的內心，卻非常飽足。」戚伯門與黑克間之愉快合作繼續到1890年，那時黑克享年九十五歲在主裡睡了。戚伯門也已八十七歲，他對那事有以下的記載：

「11月4日星期二早晨，我親愛的同工黑克弟兄與我們在早上7時同用早餐，下午他以愛心服事陪伴我和其它的人一同送一位客人到車站。我們一同回來，然後親愛的黑克弟兄參與週二下午我們經常有的禱告聚會。6點鐘當我們在桌子上與一些年輕的基督徒喝茶時，黑克弟兄喜樂地談論到經上的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之後大家唱下面的詩開始聚會：

我們與蒙救贖者一同前去，
嘗那不衰殘卓越的喜樂。

「所有同唱者，與一些在室外聽到的都感到歌聲滿了屬靈味道；親愛的年長者之深沉男低音使和音非常完美，完畢，同讀詩篇第一篇，黑克弟兄藉第一節的行(譯注：中文譯為『從』)、站、坐舉出不同的例子『以諾與神同行，以利亞站(譯注：中文譯為『事奉』)在耶和華面前，大衛坐在耶和華面前。』當他如此交通約有一小時成為聚會中的光芒，他的聲音衰落下來，就有人扶持他走到臥室。一位親愛的年輕弟兄愛丹唐(Idenden)在忠誠的愛心裡坐著陪他，我在早晨四點鐘與他們在一起，黑克弟兄握住我的手，直到他不能再握住，在七時時分向主呼出他的靈。」

黑克離去之後，戚伯門收集一些他的信件，並摘錄一些他對聖經的註解，編成一本以《七十年歷程》之名出版。從此顯出他對黑克弟兄職事的重視，因為自從他青年時代起，他並未出版過任何一本書。

十三、永不止息的平安

當戚伯門達八十七歲高齡時，他仍舊每清晨出去步行。正如在早期住在新樓巷的居民曾見到一位青年人在日出之前大步走向鄉村，所以現在住在那裡的人若是能儘早起床，還能看見一老年人戴著一頂便帽，拿著一盞燈出發。

年日逐漸過去時，他越發將大部分的時間貫注於祈禱以及與神的子民通信，他在九十四歲時寫給亨利達 蘇陶（Henrietta Soltau）說：「我不能不為你歡喜因你決定去見在中國的同工們，當我來到施恩座前時，他們與親愛的戴德生弟兄都一直掛在我的心頭，去吧！願主與你同在。」

雖然戚伯門的觀點與亨利達（Henrietta）或戴德生並不相同，這封信是另一個例證表明他如何以真誠的愛和忍耐與其它的人來往，在那些與他同住並一同工作的人看來，他代表了弟兄們運動中的真正的靈。他們感到 1830 年間的意向借著他一生實際的行動實現出來了。

那些因著血氣的鬥爭破壞了好些教會見證而引起反感離去的人，因著戚伯門愛心的言語和榜樣被吸引到新約聖經的原則下，歷史顯明假冒的「弟兄主義」（Brethrenism）是「主義」中最壞的，因它以最高真理作為結黨紛爭的工具。但弟兄會（譯注：Brethren, 或作 弟兄們）真正的原則，正如戚伯門生平所行的，使所有屬靈的人不得不欽佩，並且還有許多未信主的人也如此。

戚伯門絕對的憎惡虛謊的教義，他在信仰的真理之偉大根基上絕不妥協。他對於青年弟兄們特別溫柔，從無一次向他們說話是使他們洩氣或者使他們在恩賜的發展上受阻礙的。

在不重大的事上他認為任何使交通斷絕的事是一件罪，他對先知講道的看法與大部份他同輩的「弟兄們」（Brethren）有相當的不同——正如在他少為人知的書《提示的問題》（Suggestive Question）中所透露——並且他在某些解經的方式上與黑克也不完全相同。但這些從未成為痛苦爭論的題目。

有時候有這樣的問題：「在目前的日子要維持一個新約的交通和職事以及應用新約的原則之可能將達到什麼程度？」當然在事實上信徒們——包括牧師、教師和傳福音的——分裂成如此眾多的派別，要實行它談何容易，但是戚伯門的職事顯出，當愛的實行與眾信徒都是祭司的真意聯手並行時，我們就能知道它們所能達到的程度。

十九世紀將近結束時，戚伯門在許多基督徒的心目中幾乎成為一位傳奇人物。他是教會中的元老，他曾與達秘、孔寧（Cronin, 另譯克倫甯）、葛若弗斯等人有親密的交通，而這些人早已離世進入榮耀中了，在班斯泰埠開始他的職事時比司布真誕生還早兩年，而司布真在十九世紀結束前八年去世，他在基督的教會中所認識的人與經歷的事是別人無法相比的，他的經歷是無法測度的深刻與豐富，人們以敬畏的心說到他偉大的聖潔，一些奇異的故事講論到他無畏的信心；有些時候他為著神願意失去一切；曾有一天他站在火車月臺上，相信一列快車會停下來將他帶到目的地，而快車果然停下來，使火車站長及售票員都非常驚奇，因為他們本以為他是瘋了，類似這樣十分真實的故事使多人將榮耀歸於神，也引領一些人在信心的生活上起步行走。

喬治 慕勒離世時，在新樓巷住的一位基督徒女士得到這消息，她知道戚伯門深愛慕勒，不敢將消息傳給他，但使她驚訝的是戚伯門已經預料這事，戚伯門問道：「慕勒先生已經回家了？」當答覆是肯定的，這位長者就低下他的頭思念這事，過了五分鐘後他安靜地說：「任何人都不能論斷他的主人，但我比喬治 慕勒早得救五年，我認為我應該先去。」幾天後他拿起筆來寫給一位朋友：「我與我們親愛的離去的喬治 慕勒弟兄之友誼已超過六十六年並且不斷地增長，也將慢慢地達到完全的地步，何等

寶貴！我們將要有屬天（亞當）的形像，正如我們曾有第一個亞當的形像，我為自己悲傷直等到這屬地的房屋進入墳墓，然後我要與他一同歡樂並且他要證明如何與主同在比較留在下面是好得無比的。」

戚伯門繼續講道直到九十八歲，雖然其它弟兄也輪流擔任福音的工作，在他九十八歲生日前數星期的一個主日，格羅斯維納街的會所擠滿了人來聽他講道，他講了 1.25 小時之後，並沒有顯出一點疲乏的樣子。那一次見到他在講臺上的人，驚訝他以充沛的活力宣講救恩的好信息，在他每句話的背後都有新鮮的思路和屬靈的能力。「法利賽人的罪愆並不少於醉酒之人的罪愆，」他喊著說：「是以基督十字架犧牲之偉大來衡量它的。當你思考羅馬書三章，你會發現在第 19 節，神的靈使每一個人都住口，所有世人在神面前都成為有罪的，我讀到這裡就想起路加福音所記載的，有兩個人來到聖殿，一個禱告說：『神阿，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他誇自己的義，但另一個捶著胸說：『神阿，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這可憐的人接受了這真理，在神的眼中他是有罪的，所以在他自己的良心中他是有罪的，是被定罪而失喪的，然而他離去時被稱義了，如何稱義的？因以神作他的避難所，因他以這位被釘十字架榮耀的主成為他良心安息之所。讓我說——自從我早年信了基督後，已經不計其數地說了——當在這塊地上，啊呀！有許多醉酒的人在大道污穢的一邊走向地獄；然而，還有別人就像這法利賽人，到他們所謂的『教室』和宗教的集會去，但他們不認識這裡所教導的——『在神面前有罪！』啊，不！這真理何等寶貴，若是你閱讀羅馬書三章 23 節；『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何能這樣？『因基督耶穌的救贖，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借著人的信。』基督的血是什麼意思？應當讀出他肋旁的血沒有湧出，直等到這位榮耀的主能夠說：『成了。』兵丁打斷了與主同釘之人的腿，見到基督已經死了，他就做了什麼？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經上的話得以應驗了。那兵丁槍刺救主死了的身體，就有血流出來——表明一個完全的贖罪祭，因此，當你讀或講到基督的血洗淨一切的罪時，你必須留意記得『成了。』就是說贖罪的祭已經完成了，在熱情和愛裡我警告所有還未接受基督進入他們的心的，不要容讓撒但的教訓使你們的良心睡眠，千萬的人在這種情形中，特別是在這所謂的宗教地土上，也在鄰近的地土上特別在北愛爾蘭，小心不要在大道清潔的一邊走向地獄。讓我說到那位可憐的罪人，就是那位自責、自憎的罪人，基督熱切地在歡迎他遠超過他的歡迎基督。」

到他 99 歲的生日時，戚伯門收到世界各地向他的祝賀，報章也提到這事，因為有一記者寫道：「他已經在同一個城市經常地進行宗教的工作超過七十年之久——這個記錄是在英國沒有其它傳道人能達到的。」

同樣這位元記者寫道：「戚伯門先生是一位有學術造詣的，也是一位聞名的聖經學者，除了他的記憶力不如從前外，他的功能沒有衰弱，他能流利地說六種方言，他仍能不用眼鏡來閱審。去年 11 月戚伯門先生曾患重病，但他在極其健康的狀態中進入他的第一百年，戚伯門先生習慣地在八至九時入睡，但在三時三十分就起床，接著就洗一個冷水澡，他吃一點簡便的早餐，就閱讀、默想、祈禱直至六時三十分，然後出外行走到七時坐下與同住的（在新樓巷）一同吃早餐，每天他有許多書信往來，並且在車床操練和消遣，在他的生日前他製作了幾個木盆，預備贈送給他的友人們，他在幾個月前就停止講道，但仍然有人告訴這位可尊敬的帶領者，他們如何受他講道的影響，他仍繼續帶領每週的讀經聚會，對於那些參與的人來說是一種寶貴的權利。與會的人是從英國各處和許多遙遠的國家而來。一位最近居留在新樓巷『安息之家』的男士寫道：『戚伯門先生是按照使徒的命令而『獻身於款待』，

他招待不同宗派的基督徒，特別是宣教師和其它基督的工人們，沒有人能比他更熱情地說：『願所有誠心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並且據說與他已去世的朋友喬治 慕勒一樣，他的生活並沒有固定的收入，只是簡單地『信靠主』。與他同桌談話時的主題總是：主自己，他的對付和他的話，他在家中歡樂著講論到主正如他在教堂中一樣，無人能估計戚伯門聖潔的生活，美麗的信心和榮耀的榜樣給予人們有多大的影響。而班斯泰埠得以如此成名，都是因著這位學者、聖人、作家和傳道人的獨特的生活和工作。」

在他九十九歲生日所收到的信件中，有一封是從他的親戚（Captain W.D.Chapman）寫來，他也是年長並且是信主的，他的回復是：

我親愛的親戚——你為我的生日寄來的親愛的信內提到我向著神，我們的天父，非常負責，因為身上全無軟弱並有神的平安在內心掌權。你我都必須向這位看不見的主耶穌基督絕對負責，成為他話的見證人。

在基督耶穌裡你所親愛的——羅拔 戚伯門

維多利亞女王在 1901 年逝世時，戚伯門能說自從她登基後，他一直迫切地為她禱告，他在禱告中也常紀念猶太人，加上許多與他通信的人，宣教師以及其它人士，這代禱的職事一直繼續到末了。

自從他走在高街尋找簡單的住宿之處以來，班斯泰埠已經有很大的改變，市鎮已經擴大，也比較有名聲；福音也比較傳佈，無可置疑的他七十年的職事，使那地屬靈的光景有了進展，甚至在西班牙和愛爾蘭，有許多他工作和祈禱所結的果子；在那些地方的工人們和人民存感激的心思念著他，因他曾向他們顯示自己是他們的弟兄，同時在世界各地有許多教會和無法計數的個人，其中有些從未見過他的面，他們因著他智慧而有愛心的勸告，引領他們經過許多艱難的時期而將頌贊歸於神。

最後在 1902 年終點臨到，該年 6 月初他病了，但經過一些初步治療他的情況好轉，到 6 月 12 日他似乎正在恢復中，然而就在該日，情況突然轉變，晚上九時前他與主同在了。

在這幾天的病中他滿了平安，某一個早晨有人問他情形如何，他回答說：「神是非常溫柔，非常慈愛地對待我。」另一次他說：「我現在能因信安靜地躺臥。」他最經常說的話是：「我們還未知道將來如何，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他最後的話是：「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是的，平安標出了他一生基督徒的經歷。平靜，沒有埋怨的平安！從他借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神和好而找到平安的那一天起，他一直生活在神聖平安的享受中。

許多人來參加在班斯泰埠舉行的喪禮，國內到處都有基督徒前來。浸信會友、循道會友、公理會友和聖公會友與弟兄們混雜著，在那位曾以言語及榜樣教導他們說所有重生者，在基督裡都是弟兄姊妹的墓地，雖然在敬拜和教會的治理上，他的信仰和實行從沒有分寸的轉向，他們知道他曾熱愛著他們，並且真誠地為著在神的子民中缺少合一觀點而憂傷，他們感到他們喪失了一位真正是弟兄的。

那些在安息聚會中講話的有一位是亨利 蘇陶博士 (Dr.Henry Soltau)因為那有名望的蘇陶家族曾多年受他的服事。值得注意的是戚伯門所葬的墳地就是他的同工，蓓傑小姐 (Paget) 四十年前埋葬之處，墓碑白石上簡單地寫著：

神就是愛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
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紀念以利沙伯·蓓傑

她離世與基督同在

一八六三年三月十六日

享年八十歲

羅拔·戚伯門

一八零三年一月四日生

一九零二年六月十二日離世

若是在那日有數以百計的人向他致最後的敬意，在那邊必定有千萬屬靈的兒女歡迎著他！愛爾蘭的孤兒們，西班牙的農夫們，「德比」貧民區蒙救贖的罪人們，以及從社會中各階層來的人，正如底下詩句恰當地寫著：

啊，何等的歡迎從多年的友人們而來，
親愛的，年長的父老——弟兄，你已經在
珍珠門之內！黃金的街道
要一再地回應並回應他們的歌聲——
「一萬個歡迎，平老的旅客，回家了！」

將近百年之久你的雙臂和心懷
敞開著歡迎每一位聖徒
就是那些愛主耶穌基督之名的
那些你曾擁抱過的人，現在來擁抱你，
並且還有.....

神的平安
曾保守你也平靜，並顯露在你臉面
在許多風暴之中；直至你最後一口呼吸
平安，出人意外的，神自己的平安，
說出這住在裡面鎮定的平安！

現代的基督徒在相隔許多年後，觀看戚伯門的一生認真思考神是否賜給我們一個生活的榜樣作為新約基督教真正性質的見證人，有一事實是很清楚的：

「如令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戚伯門格言精選

愛

「神就是愛。」【約壹四 16】他的兒女像他時，才能討他的喜悅，也要「行走在愛中」(弗五 2)。

真正屬天的愛是從基督的十字架得到生命和根基，愛具有單純的眼目，愛的報酬就是愛，忍受忘恩負義，能在漠不關心和輕視下繼續生存，對錯誤感覺敏銳，隨時隨地準備赦免，能遮蓋許多的罪。我們所談的愛是溫柔謙卑，舉止有智慧，也能造就人，能忍受他人的愚昧和自負，卻逃避他們愚蠢的行徑，這種聖潔的愛是神的靈持久的工作，在冬風凜冽的日子顯出信實；隨時隨地「與喜樂的人同樂」，使他們在陽光普照的日子加上喜樂。

假若我們要愛所有的聖徒以討神的喜悅，請緊記他們的名字已記錄在天上，且銘刻在基督的心坎上，否則我們僅會愛那些可愛的，討厭一些有瑕疵的。

我們只能從他人的言語及行為察覺到他們的心思和意念。假若有弟兄傷了我們，我們應先聽他，且要仔細地聽，然後才斷定他的錯處，許多時候，我們會發現自己並沒有比弟兄好。

「最妙的道」就是愛，愛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不計算人的惡，不過愛若看到過失，愛會忠實地譴責所看到的過失，我說看到是因為愛能分辨，愛也是忠誠的，我不能不這樣忠誠地對待我所有的弟兄，也懇求他們照樣地對待我，如此行，就是以貴重的油膏我的頭(詩一四一 5)。

假若我們喜愛神的榮耀，我們就喜愛尊重神所尊重的，這樣自己就不招損失。

基督徒的交通

我們彼此需要，也要彼此倚賴——不像噴泉，乃像祝福的運河。

當我們的互相代求代替了互相控告，那麼弟兄們就會勝過分爭與難處(伯四二 8-10)。

我們的弟兄的軟弱是我們學習忍耐和長久忍受的很好機會：讓我們在每一件事上有足夠的恩典。

真正信徒的心渴望一種長久的交通——在靈裡彼此的交通，因為與父和他兒子耶穌基督也有共同的交通。

謙虛是交通的秘訣，而驕傲是分裂的秘訣。

假若基督不是友情與相交的聯結；假若他的寶血不是愛的生命，因著為自己打算，及無法實現的驕傲之衝激，天然人性就變動無常；溫暖的愛心很快地會轉成漠不心，親密的朋友很容易地變成頑梗對敵。

在約翰十七章和以弗所一章，我們看到神的眼目在基督裡怎麼來看教會——該有怎樣的表現，應該是怎樣，我們有否叫聖靈擔憂，就是那要帶領我們進入一切真理的，叫基督在我們身上得榮耀。可惜教會失去了屬天的呼召；她忘記她的尊嚴，她失去她的能力；頭髮斑白，她也不覺得(何七 9)。

信徒的交通應當像父與子之間的交通：若有基督裡的兩位肢體為著神的真理有不同的看法，這該叫我們謙卑，而不是爭吵和分裂。假若神的兒女能經常把臉面注視施恩座，照著哥林多前書一章和以弗所書四章 5 節尋求合一，很快地神能使他們有一樣的心思。

與我們的弟兄——神的兒女交談到耶穌是何等甜美：但是與主耶穌他自己交談是更甜美的事！

倘若我們和任何弟兄或姊妹有不合一的陰影，讓我們不放鬆直至彼此間恢復和好，讓我們細心找出自己身上引起破口的原因，竭力追求與我們的弟兄相交如同父與他親愛的兒子。我們更該謹慎留意不讓自己有任何事會傷害或令我們的弟兄憂傷，這樣就能有智慧避免交通上的破裂；謹守林前十三

章，用愛來裝備自己，如此行為就能適當，也永不失敗。假若我們不小心預防破裂，也就不需要彌補的技巧了。

持久交通的秘訣是以基督為交通的生命。他會維持，管理和潔淨彼此間的柔愛和信任，這一切會增長得更屬天，如果我們更像基督，更多住在他裡面，當他在榮耀裡降臨，這將是何等的喜樂，當我們回想舊日之友情，看到耶穌他自己，是這一切的泉源和穩固的原因。

假設一個市鎮的聖徒同在一處聚集，沒有分裂的外表跡象，可是如果他們沒有共同的目標與神和基督同心，聖靈仍然會為他們心中和看法的分歧而擔憂。

基督肢體間的交通是靠著住在他們裡面的聖靈，使他們能與父和他兒子相交。父與話與聖靈合一的心，是這一個新心的源頭和樣式，也是基督的肢體裡裡外外所該有的。

除非我們對神聖的合一有屬靈的悟性，我們就不能對神子民中的分門別類有恰當的憂傷，看到這面鏡子，才發現教會中分裂和不合的性質與罪過。

如何處理他人的錯失

假若我們要智慧地責備我們弟兄的肉體，首先我們要效法主的榜樣，紀念及推薦恩典在他們裡面。

那些認識基督十字架和他們自己的心的人，會緩慢地指責別人：既使他們指責，也把這件事當一件嚴肅的事，知道愚昧地處理錯誤會產生何等多的不幸與邪惡。

讓我們首先省察自己，是否能從責備使他人得到益處。

多判斷自己使人慢於判斷他人，這樣的溫和使責備顯得敏銳有力。

責備他人的罪時，我們該記得神的聖靈如何對待我們，他以愛的靈來到，當他斥責時，他以基督的憐恤和赦免奪取了我們的心。

赦免人而不責備，甚至連態度和眼光也沒有責備的氣味是恩典的最高操練——是效法基督。

假若別人傷害了我，讓我提醒自己——成為受害者勝似那做錯事的人！

肉體是用處罰的方法使我們不再做錯事，但恩典乃是教導我們不用武器來保護自己，誰能「七十個七次」饒恕傷害者，誰最知道怎樣來保護自己。

假若有人向我做錯了事，讓我有基督的心腸去尋找他，求神感動他能悔改。

我們有份於基督肢體的罪過，直至我們為他的過犯認罪好像自己的罪(但九)為這些悲傷，懇求赦免，在愛的靈裡尋求主恢復犯錯的人。

倘若我們的舌頭對一位不在場的弟兄洩露蔑視或甚至忽視，讓我們快快說：「啊！我們又讓基督受了傷。」

假若在愛裡我對某弟兄講到他的錯誤，那是因我恨惡這罪。假若我的口舌背後中傷他人，那舉動的原因是使自己歡喜。

假若在律法之下，僅是肉體上的關係，以色列人免得因弟兄擔罪(利十九 17)，那麼在福音之下，因借著福音把聖徒在靈裡永遠連結在一起，我們更因指出弟兄的錯而得免擔罪。

你弟兄眼中的小刺表明任何人要責備他時，需要何等的溫柔和技巧；誰願意把肢體中那麼珍貴的眼睛信託給粗魯，缺少技術的手？

主喜愛顯出特別的溫柔對那些處卑微的人，即使有時是因愚昧造成的，「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

得。」(可十六7)

惡言惡語

我們不能逃避他人的口舌，除非自己先逃避自愛和自誇。

沒有任何劍比舌頭更利。

只有控制你的心才能有效地控制你的舌頭。

背後中傷人的就是惡意說他人的壞處；信口胡言就是缺少愛心的思考。

教會的管教

當神的教會執行管教時，該反映出一幅天上父親的性格。

清醒的心思、溫和的心、謹守的靈該是那些要對付有罪之人的標記。

所有神的改正和審判是要把人帶到悔改的地步，照樣，當聖徒聚會中宣告任何遣責時，一面是顯明公義，另一面該是恢復的醫藥，使他的靈在主耶穌的日子可以得救(林前五5)。

當保羅指責哥林多人的惡行，他不是這樣說：「唯恐我的神叫你們慚愧。」乃是「惟恐我的神叫我在你們面前慚愧」；不是「惟恐我會發怒並棄絕多人」，乃是「惟恐我會憂愁因為多人犯罪」(林後十二21)。

當我們弟兄玷污他自己時，就是我自己的手碰到瀝青，在這種心思裡我們就像基督，他能夠感到我們的軟弱，也能拯救我們脫離試探。

啊！在許多事上，當施行尖銳或嚴厲的責備時，屬靈的智慧卻會慈心柔腸的勸告和輕責。

歌羅西書四章10節是馬可離棄了保羅和巴拿巴後，得到恢復及建立的一個見證，我們看到他不是和巴拿巴在一起，乃是和保羅，就是那位元曾經嚴厲斷定他錯誤的，「要責備智慧人，他必愛你。」(箴九8)

我們效法我們的主，他以憐憫對待那些從他道路上離開的人，他一面是不贊成他們的罪行，但卻一面幫助他們認罪，從神得到赦免。血氣的嚴厲會使心剛硬，但屬天的溫柔和憐憫能得著人心。

聖徒聚集的交通帶來許多喜樂和許多安慰，當然這並不是花香常漫；因為就是在交通的過程中，信徒的軟弱和錯誤特別會顯出來，教會在最佳狀況下常要制服肉體，撒但就加以反抗。因此，「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西三13)

對罪行的判斷該是鼓勵他們與自己有相同的良心，所有判斷有一天均要向神交帳。

基督的愛充滿我們的心，我們才能用敏銳的眼光去分辨，無論在自己或別人身上什麼是主所不喜悅的，這個愛，也只有這個愛驅使我們維持神家的次序和規律，好使神的兒子稱許，他是這個家的主。

我們責備弟兄時，應該一面遵守基督的律法，一面警惕免得入了網羅；但是更高的一層是逃避虛偽的愛，就是當神要我們責打時，我們卻省了責棍。「任憑義人擊打我，這算為仁慈。」(詩一四一5)
「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箴廿七6)

基督和教會

「神阿，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詩一三九 17）這是元首基督的信息，說到他的肢體與他是一。以弗所書信就是從這塊金子打出來的。

要尋找與神和好，千萬不要用迂回的道路一直接到基督那裡；但當你要察看神的兒女，首先注目基督，然後再看在祂裡面的聖徒。

基督稱他自己是教會的丈夫，因為人間最親切和溫柔的連結，就是婚姻的結合，為要顯示祂純潔的愛，祂又同時稱教會是祂的姊妹。祂的柔愛使祂不厭棄祂配偶時而軟弱的情況。祂倚靠著祂，不光是得到扶持，保護和引領，主要是要交通，倚靠中調和著摯愛，對祂是最大的喜樂。

這位新郎曾用自己的身體掛在樹上，擔當了祂配偶的罪。還有什麼重擔祂不能擔當？甚至我們的愚昧所引起的麻煩也是祂愛彰顯的機會，假若我們把重擔卸給祂；又假若我們不省察自己，祂知道怎樣來管教，把我們帶進自省，這樣，祂才能用祂那不能測度的恩典和慈愛來安慰那哀哭的人。

那孤單的、哀慟的、沒有朋友的、被試探的、沮喪的、被輕視的、被棄絕的、流浪的，無論在什麼情形下，基督會照顧每一位，正像每一位是祂僅有的照顧。祂認真個別看顧身體上每一個肢體的情形，基督顯出何等的寶貝，何等的可愛，何等的榮耀！

假若基督在現今的榮耀裡，而在祂的右手邊，沒有祂的教會；祂身體上的肢體，祂就不得滿足；那我們怎能沒有祂而安心於這個死蔭的幽谷，這現今邪惡的世代？

聖殿中的燈檯是教會的預表。大祭司要供應油，修剪燈盞，要謹守照料，這燈光必須持久明亮地燃燒著。

在祂的眼光中，一個國度的滅亡是件小事，不能比擬一群蒙基督寶血救贖罪人們的分裂。

當一個人的身體十分健全時，所有的肢體配合得很和協，就沒有聲音；五旬節的教會就是如此，今天我們也該是這樣。

要改革神的教會就首先該自我改革。如果我們先改正他人，教會分裂和分歧會增加。智慧僅與卑微的人同在。

腓立比書二章責備及禁止討自己的喜悅；但是可惜今天神的教會更像那屬肉體，自高，分裂的哥林多教會，不像腓立比聖徒的謙卑，在靈裡的交通使保羅的心喜樂。

新造是神所喜悅的，而基督是新造的元首；和教會是合一的，基督侍立在神面前。

基督的身體---教會，不能從現在低落的光景提升，除非每一個肢體有感覺來盡身體上的各種功用。

當我為神教會中的分裂難過時，我覺得神是公義的，也稱頌祂的智慧和管教的公平；祂叫我們收割我們所撒的。

聖經上提到教會不同的名稱同時也說出天上的合一，好像「身體」、「葡萄樹」、「神的殿」、「聖潔的國度」、「蒙揀選的族類」、「君尊的祭司」，這些詞彙標榜出神的教會在這個世界是祂的見證，但是人所發明的名稱是宗派的名稱，也表明我們的羞恥。

神的教會是一塊需要重複耕犁的田地。

基督一直是享受與祂父親完全的交通，祂同樣渴望與祂的肢體---我們有交通（啟三 20）；因為我們自私的行為將祂置之度外，祂就轉向父親，在父的交通裡找到喜樂和安息。那些為神的教會低沈光景哀傷的人，當他們的心在弟兄中找不到所渴望的，照樣也要把自己帶到父與子那裡，借著靈與祂

們交通。

在約但河，神的約櫃走在百姓前面——在他們中間——跟隨在後，基督是領袖，是新的賞賜，教會中的榮耀；他們的生命，和交通的聯結。

基督怎樣是父榮耀的光輝，照樣，教會是基督榮耀的光輝。祂像那公義的太陽，祂的光線借著教會照耀輝煌。

若不是借著基督，父的完全就不能表明出來，照樣地，基督的榮耀也不會表明直至教會祂的身體，就是祂的豐滿才表明出來。但是教會不是把天生的優越照亮出來，她是——由那些天性卑鄙及雇土的人組成的，卻借著神的靈成新造的。教會的生命，美麗和榮耀都是從祂的主基督得到的，因為基督的本性原是父榮耀的光輝。

教會的呼召

基督不單叫教會活過來，也是和祂一起活……假若神的兒女能用悟性和愛心接受這個真理，每天這樣活出來，他們的衣裳一定會有沒藥和乳香的芬芳，並商人各樣的香粉；而他們的言談會說出他們在基督耶穌裡的屬天呼召。

要超越第一個亞當，那我們該活在末了的亞當裡，我們才能在靈裡應用詩篇第八篇的話，使萬物服在我們腳下。

我們的生命是在基督裡，因此這是永遠的生命；因為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神的計畫不僅是要救我們脫離地獄，無論那救恩是多偉大，祂的目的是要我們成為祂的兒女，使我們能與祂和主耶穌，就是那從死裡首生的，永永遠遠地居住在父親的家中。

真正愛的源頭是基督自己，所以應當在祂的真理上勇敢護衛；而不隨從肉體人意當祂的尊貴需要維持並保守。

我們有三種主要的性格要持守——神的孩子、一個戰士、基督的配偶。我們要享受筵席，要爭戰，也要歌唱，基督已經爭戰得勝，我們可以收集擄物；因此我們一定爭戰，勝利和祂的成果是屬我們的。

有主耶穌藉神的靈向我們啟示就夠了，它能夠滿足我們在各樣艱難與敵對中，在各樣試煉中，無論大或小。

神的百姓是祂的見證人，他們是這個黑暗世界的光，因此他們該被聖靈充滿到成為基督的書信，被所有的人認識並誦讀。

教會在基督裡有屬靈，屬天，永遠的生命，就是祂復活的主，那末後的亞當。祂被刺的肋旁是祂的配偶——我們，生命的泉源。

我們是在神的愛和恩典的律法之下，與祂有新的關係，成為祂的兒女；我們對基督，在許多弟兄中是首生的，也有責任；我們是祂的肢體，要順服祂為我們的元首。

我們也常把「基督的肢體」這句話掛在口頭上，但願這句話常帶著敬畏和摯愛。

歌羅西書二章 14 節，神的赦免正像賜赦免的神——永遠，包括一切，不能測量……沒有定罪的可能。那敵對我的綁索已經被釘死了，正如在審判的法庭對債務人的保障一樣……我的全人都欠了祂。讓基督住在我心坎裡，來引導眼目的每一瞥，心裡的每個意念。

如果我們看到一個王子衣衫襤褸，和一些平民共坐在啤酒凳子上，這種情景是否古怪反常？那麼更大的不協調是當永生神的孩子，在神看來是君王和祭司，降低自己與那些還沒有重生的人交通。

按時間次序，我們先在第一個亞當裡，先在這屬土的人裡；但是在旨意和程度上卻不是這樣，在這層次裡我們是在末了亞當裡，就是那第二個人，從天而降的主，然後我們跌進第一個人裡。

羊群中的每一隻都帶著它主人的印記；所以基督的群羊也有它們的印記，就是靈裡貧窮；每一個都是可憐貧窮的罪人，按照神的正義自審和自己定罪過的。

以神的一個孩子來說，談論到他屬天的呼召，但卻沒有按此而行，這是何等可憐的光景！當我從神而生的那時刻，我與世界是在一個新的關係中；我是一個被釘死的人：我朝著四圍所有環境都當證明這事實。

神要我們以所有的向祂負責，不是以我們所沒有的，若我有十分鐘可讀神的話，我有否負責使用這 10 分鐘呢？

許多信徒雖然活在新約的時代，卻是在舊約的靈裡行事為人。

禱告

提摩太前書二章 1-2 節將聖徒的禱告放在很高的地位，若是基督徒知道他們為君王和執政的禱告如何在天上蒙垂聽，他們就不會干預這世界的政治。

聖靈吹進信徒心中的每一意願都是進入神耳中的聲音。

神的孩子為著他自己播告固然很好，但更美的是為別人禱告，神尊重代禱的靈。

我們常是太快替神定一個時間和方式來答應我們的禱告；並且當禱告得到答應時，我們常感到驚訝和幾乎不能相信。若我們希望與神和基督有更多的交通，我們就不須驚奇聖靈臨到我們如同尖銳的北風，將我們的敗壞和邪惡向我們顯示；當這些臨到時願我們不說，我們怎能忍受？反倒要感激神對禱告以智慧的答覆。

若是我們沒有懇求和感謝的靈，讓我們以認罪的靈開始禱告。

當我們禱告時讓我們確信神正在聽我們，若我們向一位同伴要求幫助、仁慈、好處，那仁慈留意傾聽的態度會鼓勵我們，讓我們以信心仰望那位看不見的救主和祭司，並在我們的心中認定我們的禱告已經達到祂那裡，答應將在最好的時候來到，若是我們不能照著神正直的要求與在上面的基督一同歌唱誇勝，祂會垂聽祂不信和發怨言的孩子們，祂俯就祂的耳朵來聽他們的哭喊。

當神的話進入良心時，人就真實地向主傾吐他們的心。

我們需要禱告的次數如同一天的時刻一樣，當我們在屬靈的心思上長大時，越過越感到不斷的需要。

為著使我們在禱告中從神得到能力，就必須有專一的心；若是我們願意大膽地來到施恩寶座前，就必須帶著順服的心而來。

但以理將禱告和默想聖經成為他生活中主要的事務；然而，若我們思考他所處的環境，就會看見在尋求神的道路中很少人比他更有阻礙。

神如同智慧的父親將寶貴的好處賜給懇求祂的孩子們。

當我們要求與神有更多交通時，我們是否願意讓神去掉所有的阻礙？讓我們小心，當來到施恩座前時，我們行事為人與話語是相稱的。

當我們看見我們的禱告和勞苦是如同麥子落在地裡，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若是我們先是期待死亡和埋葬，我們將能以忍耐著向前，並且在恰當的時候將確實地得到豐盛的收穫。

我們應當來到神前將我們的事看作完全是祂的事。

我們從神所得的好處與能力是何等的大！因為我們是作神的君王和祭司——借著收納和恩典成為祂的兒女，讓我們小心不使聖靈擔憂，祂在我們身上作印記直到得贖的日子，這樣神就不會拒絕我們任何事（約十五七）。

司提反最後所作的見證是最好的：不是當他講道或行神跡的時候，乃是當他為逼迫他的人求情的時候，因為這樣，在忍耐、寬恕和愛心上他最像主耶穌。

當一些特殊的壓力臨到你身上，就當像以斯帖王后那樣，她第一個請求是要王的來到，在每一個試煉中，「先求他的國，和祂的義」這樣其它的東西都要加給了：你的第一個請求是要試煉被拿去的話，就顯明你是需要這試煉繼續存在。

我們不要以為僅僅嘴唇發出來的才是禱告：從相信的心出來的願望是被神算為禱告的；這是馨香的煙默默地升到神面前。

若是一條路長滿了青苔和荊棘是很難跟蹤的，但若是常有人走過就清楚可見。我們來到耶穌寶血之泉源的道路應當借著我們的認罪而時常走過的。

不信使我們不尊重自己的禱告和別人的禱告。

我們若沒有在信心中禱告並親近神，就不夠有恩典來盼望所得答覆。向著神有盼望是禱告中一個寶貴的果子。

有虧的良心使禱告停止，但一顆被洗淨的良心使禱告暢通。

我們可能時常有禱告的靈，卻沒有因禱告而來的安慰。

信心

假若因為我們的路上沒有艱難阻礙，我們才採取行動，這不是信心，信心基於神的話，無論有多少困難仍採取行動；用信心行走使得到最高的榮耀，但這也是將肉體治死。

在信心上要堅固有兩件事要注意——貶低輕視自己，而且高抬尊重基督。

信心的重要優點是把我們帶進與神的交通裡。希伯來書十一章第一個提起的人是亞伯，他是被稱許的，以人看來他並非作了什麼偉大的事蹟，只因他敬拜神蒙了悅納，無論怎樣，如果我們信靠神，信心的能力是無限量的，無論要做的是什麼事！

狂風暴雨時神會遮蔽那信心軟弱的，那信心堅強的也要接受考驗（創廿二）。

當一個人建造房子或船隻，他會小心處理不讓梁木過份繃緊，故此神也不會過份要求我們的信心，祂知道我們的本體，祂會給我們安慰，不叫我們過份受苦以致憂上加憂，這是根據腓立比書二章 27 節。

我們若疏忽神，忘記祂的話語和應許，我們的心對最普通的事物也會盲目。就如以撒用自己的意志，容讓天然的偏心迷盲自己，把神的旨意有關雅各的事攔在一邊。

當我們信心十分堅固時，我們特別需要做醒對付不信的噁心（比較撒廿六 5、廿七 1），因為肉

體如何借著罪得了好機會，照樣借著恩典也可以如此。許多人熟讀了這卷有益的書卻沒有認識他自己的心，這是必須認識的。

就在亞伯拉罕大大信靠神不久後，他又因不信否認他的妻子。摩西是最溫柔的人，他的舌頭說出不該說的話，大衛是那麼謙卑，寬恕的人，卻被拿八的話激動而有驕傲的怒氣。

信心是照著基督的心思來行動，絕不屈身於無價值的計畫，從試練中獲拯救，而是全心把結果交托於神。

一點點信心的增長，會使我們心中的判斷起了極大的改變，帶出隱藏著的神的智慧和豐富的恩典：它能攪動祂的能力為我們施行奇妙的事，當波濤洶湧時把海水分開。

希伯來書十一章 24 節，摩西信心的第一大步乃是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然而他算錯了拯救以色列人的時間，差了四十年，他過於匆忙了；目標是對的，時間卻不對。他不滿於僅僅遵行神的旨意，他要直截了當完成一些大事。當他離開法老的家，他應當求神進一步的帶領，我們需要一步一步的蒙帶領，「我（主說）原教導以法蓮行走，用膀臂抱著他們。」（何十一 3）

信心向命令直視而順從，然後抓緊應許來作支持，信心不顧危險勇往直前。摩西必須「往前走」，雖然下一步是把百姓帶到海裡。不管外表如何，神對我們說話，只有靠著順從的窄路向前，始能證明應許的真實；並且證明賜予應許之神的信實、智慧及能力。

我們不該受表面情況的欺騙，乃是要靠應許來堅定。當雅各看到帶來給他約瑟的外衣，他應該這樣說：「我看到外衣染滿了血，我聽到約瑟死亡的報告，但是主啊！我相信你的話——你許多的應許關於我兒子的偉大及榮耀，你如何說了，你也必成全。」

當我們竭力討神喜悅，超越我們的順從而提升到神自己那裡時，這就是信心的能力和穩固的一個極大證明。

恩典使你不覺得在犧牲，因為一直注視著耶穌。

不信的噁心產生各種的邪惡，信心能避免並醫治他們。

但願神的聖民用這樣的問題來測驗自己：「我相信多少？」而不是「我知道多少？」

我們以信靠神來討祂喜悅；信靠祂的恩典，祂的愛，祂的智慧；無止境地信靠祂；這樣才會一點一點地感到自己的智慧是愚昧的，而神的智慧是真正的智慧——無限量的智慧；因此我們就能毫無保留地向祂投降。

信心辛勞耕耘，緊緊抓住，不管外面環境如何，即使在許多困難之中。

我們寧願借著信心注視在神右手邊的基督，而忽視眼前萬山的困難。

禱告最好的答應之一是驅使我們繼續禱告（參太十五 21-28）。

信心不間斷地向神呼籲，求祂增加信心。

神應許範圍裡的一切東西也都在信心的範圍內。

讓信心將心中的罪惡傾卸於基督，這樣就不會有瘟疫的斑點顯於皮膚上。

信心仰望神，但信心也等待神。雅各（創三十二 9-12）因著他哥哥以掃仰望神，但他沒有等待神。假若他這樣做，他就不必須向他哥哥俯伏在地七次（三十三 3），以掃反而要向他跪拜（廿七 29）。

神喜悅讓信心做成肉體宣告不可能做到的事。在任何的環境下，當堅決的信心與神同行與黑暗的

權勢摔跤，拒絕向哈曼的邪惡習俗或罪惡的原則屈身！哦！這是何等珍貴的一顆寶石。

信靠神的人不會成為失敗者，因為信心會尊重神。神會得到更多的敬重，當信心洞察到祂的大愛和真實，在祂道路和安排的密雲之後，那些被這樣試驗的人有福了！主這樣說：「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雅一 2）讓我們除去不信的噁心和有虧的良心，這樣就可以藏身在主的磐石和亭子裡，在那永遠愛的翅膀底下被遮蔽直至所有的災難都過去。

信心能忍受死亡和埋葬的試煉，能在任何的環境下向神歌詠讚美。

以堅固的決心來信靠神，在不信的眼光看來，祂似乎是破壞了應許，這樣說，表示在信心上增長，「祂雖然殺我，我仍要相信祂。」（伯十三 15 另譯）

神常常鼓勵那些信心軟弱的，迅速地答應他們的禱告，但那信心堅強的會被神的遲延所試煉。

出於己意的禱告有時也得到應允，正像以色列人一般：「祂將他們所求的賜給他們，卻使他們的心靈軟弱。」（詩一〇六 15）

信心是好的繩纜，會伸展並繃緊，在暴風雨中不會折斷。

試煉使魂謙卑，俾使承受成熟的祝福，用堅定的手來接受滿溢的福杯。信心是不灰心，在忍耐中持守，期待在合適的時候得到應許的祝福。

信心的食糧和營養是什麼呢？「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約六 55）

信心的重要任務就是以神的話為是。

信心永不會失去堅持的賞賜；主喜愛有不屈不撓的信心。

在信心的試煉中，讓我們小心使我們的靈毫無保留地信靠神，全人安息在祂裡面是祂所喜悅的，祂必尊重這樣的人。當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信心也與祂同坐！

信徒的罪

人的心是一個不平靜的深淵，不斷地湧出淤泥和污穢來（賽五十七 20）；但在神兒女的犯罪中有特別顯出的過錯。

約拿不能犯罪而使他自己與神的愛隔絕；因此，他就犯罪使他自己與神的交通隔絕，他有了更大的罪責。

我看自己比那受絞刑而死的謀殺者更可憎，因為神兒子贖罪的血使我認識我自己……那向我顯明我已得赦免的也顯明我的污穢。

在神兒女的罪過中絕大部份是無知的罪，因此何等需要呼求：「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詩十九 12）——隱藏的過錯是我自己的眼看不到。我自己的良心感不到的！若沒有贖罪的血它們將使神的咒詛臨到錯失者的頭上。哦，讓我們不輕忽那些隱而未現的過錯！

我們未重生狀態中的罪一再會顯在我們面前；但為著向前而去，我們既然嘗到神是恩慈的，不像天然的人們，我們犯罪乃是傷了基督的心，得罪了神的愛和祂的靈，這靈成為我們的印記直到得贖的日子。天然的人是向著造他的主背叛；但我們蒙拯救的人犯罪乃是得罪一位父親。我們忘記了十字架，就偏離正道，挽回之道在於真實和迅速的認罪；因我們有一位中保在父那裡（約壹二 1）。

我們必須時常與那暗中運行的罪爭戰。若是我們容讓一點的話，神會忍讓祂的孩子越過越讓步，

直等到那七條發絛在大利拉的膝頭上被剃除。

懷疑基督的愛，小看祂的恩典，是使我們成為不配並使祂憂傷。約瑟的兄弟們最後一次的罪，並不是輕微的（創 五十 15-21）。

我們性格中沒有一個短處是神的恩典不能醫治的。這就使我們不給迦南人有任何地位（士二）。

在我們得救後神對付我們與得救前不同：祂像一位智慧的父親用杖改正祂的孩子們，並且當祂可以由他們去時因著使他們認識祂的愛就責打他們。

不理睬警告後，特殊的試探就產生特殊的敗壞。

主耶穌以愛心的痛苦使彼得認識他自己，並且不得已借著他三次否認他的主而使他謙卑，但沒有讓他暴露在仇敵的眼前。被一突然來的試探勝過，他很快就得著赦免和恢復（路廿二 55-62）。然而，大衛有意地違法，曾經長期在退後的心態中，就被暴露在人民的眼前而且在他自己眼中被厭惡（撒下十二 16）。當基督使一跌倒者恢復時，他常使那門徒比跌倒前更剛強。「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廿二 32）因此在那些以往曾經絕對跟從主的人，像大衛和彼得，也是如此。

神的子民在搜尋無知之罪時常常是懈怠和懶惰的：但若是我們恒久地尋找並求神向我們顯明，祂會賜給我們非常謙卑的認識，我們自己和我們秘密的錯失；隨之而來的乃是有福的安慰和交通，否則我們就無法享受。

深刻和安靜的工作

那在神的眼中看為最寶貴的，時常不為人所注意。

當聖靈的工作做得最有能力時，一般人的眼目卻看不太出來，猶大行神跡和掃羅王受感說話並不能證實聖靈能力，如同在彼得否認主後的流淚。

我們若是剛強就當以討神喜悅為己任：然後有什麼仇敵能傷害我們？

我們的知識在成為別人許多幫助之先，必須成為我們與神之間秘密交通的管道。

何等需要留意我們的行事為人，不僅須向神討教，還須向那些忠心有見識的人請教！撒但注意我們的停頓，並且一點又一點地纏住我們；先是一些有問題的事物，然後就以明顯邪惡的事物，小小的過錯會產生很大的罪惡。

經常性的並自願地向別人認錯很少在神前是深刻的。

他們因著與神同行就無可指責是最不容易受網羅和試探的：我們很少見到在裡面有纏住的網羅。

大衛、以利亞及其它的人在孤單中勝過他們自己，並從神得著能力：然後當他們出來時，他們是何等平靜地進行那些偉大的事，也何等容易地成就這些事！

約拿單得以勝過他自己這是何等大的勝利，當他歡樂地看見大衛被高舉過於他！他看出神在大衛身上的心意，並且學習在神裡面喜樂；他並沒有見到大衛是一位使他失色的人，乃是見到一位忠心的人被興起，為著神和以色列，在約押身上就不是這樣，他在地獄般的嫉妒中殺死他的親戚亞瑪撒（撒下廿三 17；撒下廿 9-10）。

成為沒有和無有，這就是富足，平靜和安息。

主的僕人

不論何種屬肉體的榮耀頭銜給與自稱為傳道人，未重生人的良心將不會認他們為神的聖人除非他們真是如此。

那些在教會中要執行任何職務的，就如傳福音的牧師，所需要並且是最需要恩典和無可指責的談吐。他們在有關屬肉體的法則上如同鴿子與人無損，然而在有關屬靈的智慧和見識上應當像蛇，「為要斷絕那些尋機會人的機會。」(林後十一 12)

對保羅而言被哥林多聖徒論斷是件小事。無論他們怎樣論斷，他是一心為著他們的益處，並且持定他的道路來榮耀神，他勞苦工作使他們恢復到一個正直的心和意念。「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為造就你們，我怕我再來的時候，見你們不合我所想望的。」(林後十二 9-10)

主耶穌的僕人，既知道他是主向著每一個人的使者，無論得時不得時，必須即時知道該如何行：一再從主有所學習；因為看見他是繼續不斷地服侍別人，他必須借著各種管道從賜各樣恩典的神領受新鮮的供應。默想神的話和禱告應當佔有他主要的時間，在他公開的職事和私下的談話中，他應當針對著人的心和良心，儘量設法使基督顯大，使受造之物降卑。簡而言之，他應當常將主擺在他的面前，並且行走在祂的足跡中，為要在每一個人的眼中代表祂。

若是保羅在腓立比他屬靈的孩子們中得著許多喜樂，他在哥林多雖然很少喜樂，卻得了許多益處，因著他們的種種邪惡給了他極大的機會來顯明基督的心。

那些與神同行的人聽見祂的聲音，祂也使用他們。

一位元好的工人借著他的錯誤學習到技能。

主耶穌時常為樂意的心和願作的手找到服事的機會：讓我們只盼望祂為我們安排恰當的服事。

若是神的每一個孩子，基督的每一個肢體都有他自己的責任感，我們就會見到在神的教會中有更好的光景，我們若在事奉主的事上隨便，祂必然向我們追索。

願基督的僕人將勞苦，艱難與酬勞放在旁邊，而注意他們內心的光景，一天過一天留意討神的喜悅：這樣他們就會時常喜樂，雖然也時常憂愁。

只有在將我們自己毫無保留地奉獻給神以及殷勤事奉基督的道路中才發現信心的喜樂與奏凱。

所有為基督勞苦的人將因輕微的辛勞而得到極大的工價。

我們若認為得神喜悅是極大的酬報，這就是我們的智慧，若是我們完全讓祂的旨意來定規如何，及何時得著我們勞力工作的果子，我們將豐盛地得著我們所沒有尋求的，雖然它是我們工作的主要目標。

馬大是要按她自己的方式討主喜悅；馬利亞是按照她主的方式。有許多人要討主的喜悅；但卻在他們自己的方式中，因為缺少按照聖經來作他們的工：在許多的勞力中 他們仍是不屬靈和不結果子。

從保羅對提摩太的囑咐(提前四 12-16)，我們收集了 神僕人真實和該有的品格。

主僕人的工作要求完全的舍己。「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羅十五 3)他必須為耶穌的緣故成為眾人的僕人，這樣他才能在他的主之下作祂子民的領袖和帶領者：最先受苦的；在各樣事奉中最勞苦的；一再地關懷別人，一再地忘記他自己。

基督

基督有兩次比天使超脫，在祂的降卑中祂遠比他們低下；在祂的被高舉時祂遠超越他們。

若是基督是我們有陽光照耀之日的生命和美麗，祂也是那為我們的患難而生的弟兄；並且祂的愛將閃耀發光穿越最黑暗的烏雲。祂曾受患難，祂交通於祂受苦的肢體，並教導我們將所受的試煉放在平衡的地位；稱我們的苦難是至暫至輕的(林後四 17-18)。

完全安息於基督！完全從肉體的工作中停下來，是住在祂裡面的秘訣。

與基督更親密的關係使祂在我們的魂裡越過越顯為寶貴，若是基督不是測不透的，祂就不能滿足我們，不能充滿這心，也不能將平安賜給良心。

愛的力量顯於大事；愛的溫柔顯於小事。基督顯出祂愛的力量於十字架。為我們死並且擔當我們的咒詛。祂顯出愛心的溫柔當祂說：「看你的母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婦人，你為什麼哭？」

基督在十字架上時祂的情形有不可測度的不同，當祂在審判的可怖中說：「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與當祂說：「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二 5)祂不可能降得比祂的十字架更低：我們不能測度祂降卑的深度過於我們所領會祂神格中的榮耀，祂的高升是祂十字架的答覆，祂不能高升過於神的右邊，也不能從艱難與勞苦中出來後，找到更甜美的安息之處過於祂父的懷抱。我們既與祂同為後嗣也必有分於祂的安息和高升；同時祂也不會滿足直至祂的肢體與祂一同坐在祂的寶座上。但願這個心意在我們裡面管治並帶領，正如它曾引導基督耶穌(參腓二 5-15)；然而這謙卑的心意何等不易達到，它必須行走在從神而來的尊榮之前；為此讓我們感激神所有的管教，不論如何痛苦，若不藉此驕傲不會屈降，自負的人也不會認識他自己。

願基督的豐滿一天過一天地再充滿我們被擴大的心。因著與祂相交，魂的度量就越發廣大，然而因著與祂的親密使我們越過越感到自己的微小。

讓我們每天慣常地在隱密處，從基督得到糧食的供應，這樣我們就能在聚會中，主的晚餐時吃喝並分辨主的身體。

我們若願意向著基督滿了情愛——就讓我們思念基督在十字架的死裡向著我們的愛。

年份表

- 1718 年 大衛賓納 (David Brainerd) 出生
- 1727 年 德國莫拉維亞合一弟兄們的復興
- 1730 年 喬治懷特腓和約翰衛斯理開始露天傳道
- 1750 年 英國開始工業革命
- 1776 年 美國獨立宣言
- 1780 年 主日學運動開始
- 1783 年 以利沙伯蓓傑 (Elizabeth Paget) 出生
- 1785 年 詹姆士伊文思 (J.H.Evans) 出生
- 1789 年 法國革命開始

1793年 英法戰爭開始

宣教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往印度

1795年 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另譯顧福)出生

柏勒(J.G.Bellet)出生

1792年 芬尼(C.G.Finney)出生

1796年 威廉黑克(William Hake)出生

1800年 約翰達秘(J.N.Darby)出生

1803年 戚伯門(R.C.Chapman)出生

1804年 英國和國外聖經公會產生

1805年 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出生

亨利凱克(Henry Craik)出生

1818年 約翰街教堂(John Street Chapel)建立

1821年 芬尼的事奉與復興

1823年 戚伯門悔改

1825-1830年 弟兄會運動(Brethren Movement)於英國西南部及愛爾蘭開始

1832年 戚伯門搬到班斯泰埠在以便以謝教堂開始工作

喬治慕勒和亨利凱克在貝斯托(Bristol)開始工作

戴德生(J.Hudson Taylor)出生

1834年 戚伯門首次造訪西班牙

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出生

1837年 慕迪(D.L.Moody)出生

1838年 戚伯門第二次造訪西班牙放棄以便以謝給嚴格浸信會

1839年 鴉片戰爭

1841年 李文斯敦往非州

1842年 建造格羅斯維納街(Grosvenor St.)會所

1845年 普裡茅斯(Plymouth)聚會發生難處，達秘另立聚會

1848年 戚伯門足遍愛爾蘭

共產黨宣言

1849年 弟兄會分裂成「公開」和「閉關」不同的聚會

1850年 詹姆士伊文思離世

1853年 葛若弗斯離世

1854年 戴德生首次到中國

1856年 比爾街(Bear Street)會所日校開始

1859年 達爾文的進化論

1863年 以利沙伯蓓傑離世

黑克搬到班斯泰埠

戚伯門第三次造訪西班牙

1865年 戴德生成立中國內地宣教會

1866年 亨利凱克離世

1871年 戚伯門第四次造訪西班牙

1875年 芬尼離世

1882年 達秘離世

1890年 威廉黑克離世

1892年 司布真離世

1898年 喬冶慕勒離世

1899年 慕迪離世

1903年 英國威爾斯的復興

1909年 戚伯門離世

第二部分

戚伯門屬靈生命

對今日信徒的啟發

譯備：張淑嫻

「耶和華啊，求你幫助，因虔誠人斷絕了；世人中間的忠信人沒有了。」（詩十二：1）

前言

踏入二十世紀，我們極需要更多基督徒領袖的榜樣。羅伯特·克理弗·戚伯門（Robert Cleaver Chapman, 1803---1902）為我們作了一個極出色的這樣的領導示範——亞迦皮領導。今天，人們雖然對他所知不多，但在上一世紀的英國，他卻是一個備受尊敬的基督徒領袖，最為人所熟悉的，就是那滿有神愛的非凡命。

戚伯門是一位牧者、一位教師，也是一位傳道者。他一生勞苦努力的果效，充分彰顯了他作為一位堅強的領袖和佈道家的特質。他的領導風格並沒有違背神那充滿慈愛及恩典的領導原則。神的工作如何作成在心靈中，而非只是事件的成果，對他而言極其重要。

數年前，我們請羅伯特·彼得森博士（Dr. Robert L. Peterson）撰寫一份全新、詳盡的戚伯門傳。彼得森先生是一位研究醫生，一位熱誠奉獻的長老，一位有著優秀基督徒特質的人。彼得森先生差不多完成此書的時候，我們意識到，由於當今甚少人認識戚伯門先生，這一本偉大詳盡的傳記可能永不能獲得其應有的注意！因此，我們決定先出版一本小書，讓普羅大眾對這位屬靈偉人先有初步認識。

我們有幸得到彼得森先生的許可，邀請《按照聖經作長老》（Biblical Eldership）的作者斯特勞（Alexander Strauch）從彼得森先生所著、即將出版的戚伯門傳記中抽取部份內容，按主題整輯成這本小

書。因此，嚴格來說，本書並不是一部傳記，而是戚伯門以行動活現牧者領導風範的人生中之點滴。又以同一方式，撰寫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著名的孤兒之父，也是戚伯門親密的朋友)已興起了以千計基督徒的祈禱及對神更大的信心。我們極願戚伯門的生命也能驅使現今的基督徒活出超越物質、滿有神所賜之愛的生命。

我們希望這本書能觸動你心，使你思想神的工是如何被建立及其作工的原則，同時盼望能激勵你，使你變得更像我們奇妙的救主——耶穌基督。

出版者

亞迦皮領導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林前十三 2)

英國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寫道：「基督信仰或許真的是一樣好東西，若有任何人真的能經歷它的话。」他這含著嘲諷的見解，彰顯了我們最難對付的老問題——活不出與我們宣稱的信仰相符的樣式。這問題在我們對待主耶穌對合一、謙卑如奴僕的心、愛的教導之態度上，最為顯著：我們沒有認真遵從主的榜樣和吩咐。加拿大溫哥華維真(Regent College)學院的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en)教授，尖銳地指出這點：「當我們細想教會的歷史，我們豈能不承認，教會的確是違背了她的創立者之榜樣？太多的時候，她穿上的是統治者的制服，而不是奴僕的圍裙。即使是今天，我們也很難看到有教會的『品牌形象』是一個為著耶穌在愛裡合一的群體，熱心地放下自己服侍他人。」

當英國國教會坎特布裡的大主教羅伯特·朗西(Robert Runcie)於1990年3月宣佈他將卸任時，一份英國報紙《星期日電訊報》(The Sunday Telegraph)批判性地寫道：「我們似乎很難再找到一個人，能將這件不可能做到的工作做得更好；部份原因是，在一個充滿官僚作風、充斥著自高自大及缺乏憐憫心的人之機構當中，他卻是個真誠正直的人，充滿智慧、機智而不浮誇。」

南方浸信會牧師理查德·傑克遜(Richard Jackson)說：「假如這裡有滿一房間的南方浸信會牧師，當中儲起來的『自我』之數量已足夠將整個首都華盛頓從地圖上除去。」他的說話是針對他自己那滿是問題的宗派而發，然而也能適用於大部份的宗派。

跨越不同的宗派界限，宗教領袖都同意今天教會最致命的問題，就是完整性的危機。基督教宗教領袖的財務及性醜聞幾乎已是家常便飯；權力鬥爭和分黨的事已是稀鬆平常而不是個別例子。是什麼導致這種悲劇持續發生？這並不難去闡明。一如既往，這一切都是因人心那摧毀性的驕傲和病態的自私而起。控制了許多所謂「神的工作」的，是驕傲和自私，而不是主耶穌那謙卑和舍己之愛的道理。有太多的時候，神的工作變成了個人的事情、一個競賽遊戲，或是通往宗教這門大生意的成功之梯。

我們是多麼容易忘記神的命令：「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 3-4)

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像十八世紀的傳道者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所發的祈禱：「噢，這種自私的情愛、自私的願望！主耶穌啊，願你那祝福的靈將這一切從我們的心靈中滌除！」

為我們這些切慕作神子民的領袖及導師的人，耶穌基督一再重複強調我們必須存著謙卑的心，不

求自己的顯赫地位或名譽。祂呼召我們犧牲自己去互相服侍、原諒傷害我們的人，並要在神家裡看待對方如同兄弟和姊妹。我們可以用一個字去表達這一切——愛。

我們在這裡所提的，是神的愛。主在十架上捨命，完全地顯明了這愛。為表達這種奇妙的愛，第一世紀的基督徒選擇了「亞迦皮」這個名詞，以詮釋他們對愛的新概念：神那充滿主動和深思、傾倒自己之愛，這無條件之愛，不因人有價值和好處才付出。這種亞迦皮愛應是所有基督的跟隨者與世人分別出來的標記。在我們的主生命中最後的日子，祂給了門徒一條新命令。祂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十三 34—35）

神的亞迦皮愛對基督徒的生命是必須的！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1-3 節，保羅說，就果效而言，就算我們擁有所有聖經的知識，是世上最棒的領袖或最成功的佈道家，卻沒有愛，我們就不算得什麼。我們只是在浪費時間。因此，所有沒有實踐亞迦皮愛的基督徒領袖，是在浪費生命，而且損失著將來永恆的賞賜。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樣的領袖是在攔阻基督身體屬靈的成長。

所有地方教會都是一扇顯示基督那超凡之愛的窗門。這種愛要從每一個基督身體的成員裡面湧流出來，讓其它每一個成員、讓世界，及讓天使觀看。因此，如保羅·比爾海默(Paul E. Billheimer)所寫：

「因此，地方教會可被視為一個發展亞迦皮愛的屬靈工廠。故此，一個屬靈團契的壓力及限制，能提供最理想的（對愛的）測試及成長環境……地方聚會是其中一個最好的實驗室，讓其中的每一個信徒能發現他們真正的屬靈缺欠，並開始在亞迦皮愛裡成長。」

然而，若教會領袖不實踐亞迦皮愛，教會就不能發展成合神心意且充滿愛、成熟的教會。地方教會不是要成為一門生意、社交俱樂部，或政治體系，而是要成為被聖靈充滿之神的家。愛是每一個成功家庭的基本元素，因此愛也是連結地方教會的元素。

亞迦皮領導——也就是效法基督的領導——的最佳示範，可以在新約聖經中的保羅書信裡找到。在哥林多後書十二章 15 節，他寫道：「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財費力。」這就是以行動實踐亞迦皮領導了！

真正的基督徒領導，是要喜樂且自願地為他人靈魂的好處而付出；戚伯門就是這種領導的典範。因著他那充滿恩典的生命、他的耐性、他的仁慈、他公正的判斷、他調解人與人之間的糾紛的能力、他對聖經的忠誠，及他那牧者之心腸，對群羊愛心的看顧，使他成為了他那時代的傳奇。

我們都常談到愛，但當其它人傷害到我們，或不同意我們的想法時，我們卻常會立刻回到世人互相攻擊的方式：憤怒的辯論、暗地裡中傷，和權力傾軋。然而戚伯門卻能在置身於傷害及意見分歧當中時，行出亞迦皮愛。他的生命，更是為舍己的基督徒生活作了完全的示範。他不斷地付出自己和所有去滿足有需要的人，尤其是那些他選擇住在他們中間的窮人。

當代著名且備受尊重的傳道家哈林頓·伊文思 (Harrington Evans)，在他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形容戚伯門：

「戚伯門剛剛離開我們走了。他昨晚在約翰街 (John Street 向我傳福音後，在這兒過夜。噢，這是個怎樣的屬神之人啊！他顯出的恩典有多大呢！勇氣、親切、忘我、溫柔、毅力、對人靈魂的熱愛，全都是從基督及神的愛湧流出來的，就好像無瑕疵地融合成為一種美麗的和諧。」難怪在戚伯門的

時代，人們稱他為「愛的使徒」。戚伯門是一個我們需要認識的人。或許我們不能完全認同他所作或所信的，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不應讓這些差異使我們錯過他那超凡的生命特質——他那持久、有著效法基督樣式的態度和精神。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約十五 12）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十三 13）

「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林前十六 14）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彼前四 8）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約壹三 16）

「當想到神在基督裡的愛，我們就好像一個人面對大海：只能一瞥表面，卻永遠嘗不盡其中的深度。」

「『神是愛』（約壹四 16），祂的兒女只要喜歡祂、和「憑愛心行事」（弗五 2），便能取得祂的喜悅。」

對神話語的愛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約八 31）

戚伯門在 1803 年出生，他的父母是富有的英國人。十五歲時，他被送往倫敦學習法律。完成了五年的學徒生涯後，他成為了一位民事法院和王座法院（the court of King's Bench）律師。三年後，他二十三歲時，他繼承了少量遺產，在倫敦的銀行中心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得到不少有經驗的律師之讚賞及鼓勵。在法律界的輝煌發展就在前面；然而，神有祂的計畫。

戚伯門在年輕時，已建立了一份屬靈的渴慕，這份渴慕似乎未能在他的家庭環境中被滿足。他的遠親中有些是虔誠的貴格會信徒；他的直系親屬雖然沒有清楚的宗教取向，卻似乎屬於聖公會。戚伯門抵達倫敦後不久，便開始讀聖經，由頭至尾看了三四遍。他也讀了不少有關聖經的著作，但這些著作也無法滿足他。

戚伯門二十歲時，在他的專業開始邁向成功之際，亦在他的信仰追尋中獲得滿足。後來，他認識了一位元基督徒律師約翰·惠特莫爾（John Whitmore）。他們相熟後，常常一起討論屬靈的事。惠特莫爾很快就發現，戚伯門雖然在言談中常常對基督信仰的問題下判斷，其實是在尋找答案。因此，他邀請戚伯門參與約翰街教會（John Street Chapel）的聚會，那是一間有大規模、不屬任何宗派的教會，哈林頓·伊文思（Harington Evans）就是在那兒傳道。

戚伯門生平第一遭聽到了一篇觸動他心靈的講道。他突然省察到自己的不義和耶穌基督偉大贖罪的愛，有著那樣強烈的對比。就在那兒，在約翰街教會，他遇見了救主。

哈林頓·埃文斯開始牧養戚伯門，帶他到貧民區傳道，在那裡派發食物及衣服給有需要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內，戚伯門已很投入約翰街教會的事奉。埃文斯給了戚伯門不少傳福音的功課，但戚伯門的朋友卻告訴他，他沒有很好的傳福音恩賜，因為他說話太像一個律師了！

然而，戚伯門並未因一開始在傳道方面的挫折而退縮。他定志向道：「有很多人在傳基督的道，卻不是很多人能活出基督。我人生最大的目標，就是活出基督。」戚伯門定下了人生最好的目標，因為沒有任何事，比我們效法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更能討父神的喜悅。

一個像戚伯門這樣傑出的人，在回轉歸向基督之後，會有許多許多的機會發揮他的才華。他在法律的專業方面有著很好的起頭。若能好好使用他在語言方面的獨特恩賜，他可能成為出色的作家。然而，他卻選擇了將從神而來之救恩的信息帶給貧窮的人。

因此，在 1832 年 4 月，戚伯門離開了法律的專業行列，成為以便以謝浸信會（Eenezer Chapel）的牧師，那一家位於英格蘭德文郡(Devon)班斯泰埠(Barnstaple)的小型教會充斥許多問題。他搬過去時，城裡有約七千名居民，那年他二十九歲，跟隨主約有十年。

以便以謝浸信會與倫敦約翰街教會全然不同。戚伯門在後者裡接受基督，並成為一個基督徒，那是一間興旺且和平的教會。以便以謝浸信會的信眾很分散：在過去十八個月，竟曾有三個不同的牧師在那兒事奉！雖然戚伯門在約翰街教會時，從哈林頓，埃文斯受到極佳的牧者訓練，然而要牧養班斯泰埠的會眾仍是一件充滿挑戰性的工作。首先，戚伯門得克服因自己及會眾對教義上的不同看法而隨時會爆發的衝突。

令人驚訝的是以便以謝浸信會竟會邀請戚伯門作他們的牧師，但戚伯門從未作過浸信會會友，且對該教會的一些嚴謹觀點沒有太多的認同。事實上，他個人對浸禮的看法與浸信會會友並不一致！戚伯門與以便以謝浸信會之間的教義上的差異，似乎使戚伯門的工作註定要失敗。戚伯門看來將會是在兩年以內離開的第四位牧師。然而事情的發展並不是如此。

戚伯門成功的秘訣是什麼？那就是，他是一個對禱告和傳神的道之人！他知道以便以謝浸信會的爭戰是真正的屬靈爭戰。他知道，若沒有神的道和聖靈的能力，便沒有勝利。他知道，只有神的道能使教會得飽足及增長；只有神的道能保護教會脫離仇敵——也就是假先知——撒但的手；只有神的道能帶領教會到更高及更美之地。

戚伯門堅信除非他能自由傳講神的道，否則他就不能牧養以便以謝浸信會。因此，他在接受牧師委任之前，充滿智慧地開出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戚伯門自己是將這條件演繹得最好的人：當我被邀請到倫敦，在由嚴謹的浸信會教徒組成的以便以謝浸信會傳講神的道時，我應允了，但只列出一個條件，那就是我必須有自由去教導在聖經上所寫明的東西。

基於信任，以便以謝浸信會的會友同意了這條件，於是戚伯門開始了他在班斯泰埠一生之久的事奉。漸漸地，教會被戚伯門那直接的聖經教導、關愛、耐性和牧養技巧改變了。隨著年月過去，以便以謝教會成為了貝爾街教會（Bear Street Chapel）一間有著許多充滿影響力信眾的教會。

一個人必須先要明白聖經，才能教導聖經。毫無疑問，戚伯門明白聖經！他相信聖經是神的話，每天早晨他都讀聖經和默想他所讀的。他會一直默想，直到那些話成為他心靈的一部份。在他的著作《默想》裡總結道：「默想的其中一部份是讀聖經，從中選取適合我的（慚愧地說）；另一部份是在其中尋找，或能使我在基督裡更認識神。」

戚伯門絕不會輕易接受某一信仰立場，除非他清楚它是符合聖經的。他謹慎地在他從整本聖經的學習中建立信仰，而非只是草率地以某章節下定義。考德威爾（J.R.Caldwell）回憶道：戚伯門先生主要強調對整本聖經的閱讀和默想。他曾說過：「每一個誤差都是由聖經某一部份分離出來的章節造成；然而沒有誤差能通過整本聖經的試驗。」

對認識戚伯門的人來說，他這種和神的話語的親密關係是極其明顯的。有人曾說：「只聽戚伯門

讀一篇詩篇，已像聽了一篇講道那樣好。」在喬治慕勒晚年時，管理阿什利·唐斯（Ashley Downs）孤兒院的詹姆斯·賴特（James Wright）認同此語並加上以下見解：「毫無疑問，他那靈活且有技巧的聲線，再加上他對聖經的深層意義那種非同尋常的重視，對此都有幫助。然而……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對從神而出的話語那深深的尊敬和愛。」

戚伯門自己的說話將他對聖經的關注最好地表達出來：「聖經是神為尋求祂的兒女而備的嗎哪倉庫……忽視聖經的最大原因不是缺乏時間，而是缺乏心靈，有些偶像佔據了基督的位置。撒但極其狡猾地誘使神的子民離開聖經。神的兒女若忽視了聖經，便不能以取悅榮耀神為職事；不能使神顯為公義的神、心靈的主、我們的喜樂、生命的一部份、靈魂的財寶……。如果一個人能正確地使用聖經，它必定會成為他在世上最喜愛的一本書。」

戚伯門知道，聖經是神確定的話，且不會將人們引入歧途。因此，他相信聖經在一個人的閱讀中應佔有不可取代的位置。若不知道聖經的內容是什麼，便不可能活出基督。

這功課對我們每一個都是重要的。我們都容易忽視聖經，尤其是在這充斥不同書本和雜誌的年代。只閱讀宗教文獻或有關聖經的文章是不足夠的。我們一定要直接和持續地閱讀、學習和默想這第一資源——聖經自己。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一位偉大的聖經學者和戚伯門的朋友，寫道：「仔細品味聖經的靈魂是蒙福的，直到最後……你流著聖經話的血，且聖經的要素由你裡面湧流出來。」無庸置疑，戚伯門的血，是流露著聖經話語。

戚伯門對聖經個人的愛直接影響了他教導的事工，他發現聖經是解決所有生命的問題的獨一無二之豐富資源。因此，他在以便以謝教會的主要目標，就是直接教導信眾聖經的話——在他的時代中，很少人會這麼做。他感到大部份教會的帶領受到太多宗派傳統的教導，對聖經的話所知的卻是太少。因此，他相信，在地上有一種饑渴，「人饑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摩八11）同樣地，在何西阿的日子，祭師未能教導百姓神的律法，因此先知呼喊道：「我的民因無知識而滅亡」。戚伯門卻做到教導人們主的話。

在戚伯門其中一篇最後的講道中，他忠告家長們不單要為孩子的回轉信主而禱告，更要為他們能成為明白神話語、成為討神喜悅之神的兒女而禱告。「有太多人只要清楚得救便滿足了。」他說：「叫他們不要因此滿足。我要他們學習神的話，且在神的知識裡長進。告訴他們，我要他們和主耶穌基督變得親密」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詩一一九 97）

「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賽六十六 2）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囑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廿八 19-20）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 16-17）

「聖經的每一頁，都有著恩典和愛的秘密：能發現聖經，越發長進及變得更寶貴的，那就是欣欣向榮的心靈。」

「撒旦有一萬樣工具，要將我們引動離開聖經。」

屬靈的品格

「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前二 7-8)

戚伯門是一位滿有知識的聖經教師。然而，單是知識，並不足以改變以便以謝教會的處境。事實上，這甚至可能成為一種阻礙。然而，戚伯門亦彰顯出神的聖靈之奇妙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五 22-23)

這種可喜悅的聖靈果子和對神話語堅定的教導之美麗結合，造就了戚伯門的成功。他是新約聖經中兩位人物——亞伯羅和巴拿巴的結合。亞伯羅「是有學問的，最能講解聖經」(徒十八 24)；巴拿巴意為「勸慰子」(徒四 36)，聖經也記載巴拿巴「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徒十一 24)。多年以後，戚伯門寫道：對每一個要在教會中負起職責的人《不論是作傳道 還是牧師》來說，他們不單需要知識和說話的表達能力，最重要的，還是他們要有神的恩典和無可指摘的生活方式。

對基督裡的喜樂的重要，他寫道：我們在基督裡的喜樂，是以一種每顆心靈都能明白的方式表達出來的，也是對神的一種約定，這一切都是那微小的知識和言語表達永不能做到的。以自己的聖經知識為傲的傳道者常常都是固執、著重教條、擺出唬人姿態、一副超然的樣子，或是對人表現出不耐煩的態度。有些甚至利用神賜他們的溝通技巧和知識去控制群眾和使群眾為他們的一己私欲而做事，好像約翰三書中提到的丟特腓那樣。

戚伯門不是這種人。雖然他承認在初信時也要和心中的驕傲爭戰，但當他抵達以便以謝教會的時候，他的教導事工卻是以謙卑和溫和的心靈見稱。他永不是一位權威者，也不是難以接近的；他言語溫和，富於同情心，且能明白別人的難處。從戚伯門所說的，可知一二：〔馬太福音七章中)眼中的刺(梁木)這比喻，說出了一個想要勸誡弟兄的人所需要的技巧和溫柔。誰會相信一個如此寶貴的人是粗魯且沒有技巧的？

戚伯門待人從不粗魯和刻薄。他的一個朋友形容他「如獅子般勇猛，又如育養孩子的母親般溫柔。」他待人接物的榜樣就是神自己。「讓我們作感恩的人，」他說：「為著神那仁慈、溫柔、充滿耐性的，鍛煉我們成 為更榮耀之人的方法。」

戚伯門曾對他的一位宣教士朋友說道：「我人生的目標是去愛別人，而不是去尋求其它會愛我的人。」戚伯門名言之一顯示了他對他人的關愛：「寧可失去你的錢包，不可失去你的自制(以致發脾氣)。」

戚伯門總是先想到別人的好處。例如，他總是準時開始和結束聚會，因為他知道許多出席的人是工人，他們必須於特定時間內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與許多和他同時期的人不同的是，他籌備教會周年座談會是以參與者的需要，而非演講者的方便為先。他總是準時終止座談會，讓參與者能趕及回家的火車。即使要戚伯門付出更多，他的仁慈也不會減少。隨著年齡漸長，他的筆跡變得越來越難辨認。有一天，他的同工威廉·黑克(William Hake)，需要戚伯門親自辨認自己寫給他的筆記，因為那些筆跡太難看了，連黑克也無法辨識。戚伯門從沒有想過要將這難處帶給他的收信人，於是決定改善自己的書法。他曾幽默地說：「我總是小心翼翼，避免令郵差說粗言穢語。」

林肯曾說過，所有四十歲以上的男人都得為自己的臉孔負責。戚伯門的臉孔，清楚地反映出他內

心的喜樂及仁慈。他的一個到西班牙宣教的朋友亨利·佩恩（Henry Payne）記下了這樣的事：毫無疑問，戚伯門先生那充分反映出他內心的仁慈的臉孔，在他守護別人的耳朵上大有幫助。他告訴我，一天當他坐在(驛車)西班牙時，雖然他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有個男人和女人憤怒地以法語爭執，最後那女人說：「我確定在你所指控我的這件事上，我是與那位坐在角落的虔誠的男士一樣無辜的。任何人也可看出，他必定會直接上天堂的。」就連戚伯門的聲音，也顯示了他對人的溫暖愛心。他的一位朋友回憶起這種使他深刻的愛心，說：「我現在似乎仍能聽到那他充滿愛心的聲音大聲地說：『我多麼高興能見到你，真的，多麼高興能見到你！我親愛的弟兄，歡迎你！』」一位曾在戚伯門家中作客的英國聖公會牧師，對戚伯門晚年時（許多人到了這階段，性情會變得不耐煩和暴躁）的仁慈及溫和，作出了一個生動的描繪：最後戚伯門先生進來了。他是一個頭髮和胡鬚皆白、年近七旬的強壯男人，外形和摩西的形象相似；黑克先生跟在他身後，比他高一點，背部卻彎得多，樣子老邁且瘦削，並且滄桑。他使我想起亞倫，就是神的聖者。他們兩兄弟都極其和藹地歡迎我，然後我聽見，且明白了一個有著如此聖潔的名聲之人的說話方式，和世人是怎樣不同。有一個年輕母親懷中的嬰孩開始嚎啕大哭，我因他干擾我們的談話而極不耐煩；但戚伯門先生和黑克先生卻都懷著最大的關心和溫柔慰問那位母親，不久那嬰孩就睡了。這是我上的第一課愛的藝術！

以一個從未結過婚的男人來說，戚伯門有著非凡的教導孩子的能力。他那像孩子般、喜樂的性情使他深受孩子歡迎，而他對孩子們屬靈的「健康」狀況極其關心，就如他關心大人們的屬靈情況一樣。戚伯門形容一個父親教導孩子的責任時這樣說：「一個男人以基督的心意治理他的家，所帶給神的榮耀比一個公義的君王管治一個國家還要大。」

他的朋友索托（H.W.Soltau）的孩子喜歡戚伯門的造訪，因為他們喜歡和他聊天。有一次，戚伯門請孩子們和他一同坐在桌子旁，卻要求大人們坐在「孩子桌」旁，使女主人和其它賓客們嚇了一跳。大人賓客們以幽默的態度忍受這「貶低」，而孩子們則很興奮地坐在「大人桌」旁與戚伯門先生談話！

有一位女士，在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與戚伯門一次偶遇，改變了她一生。他問她道：「親愛的，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耶穌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他並沒有為這麼一個充滿挑戰性的問題提供一個答案。這小女孩從沒思想過這問題，便去問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引導她看以賽亞書五十三章5-6節：「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至此，女孩明白了這問題的意義和答案，於是開放她的心，接納了救主。

戚伯門的教導往往帶著幽默，使人們將之放在心上並儆醒。有一次，當一個人問道：「你好嗎？」戚伯門答道：「我背著重擔。」然後他又說：「祂天天背負我們的重擔。」使關心他的發問者釋然。連戚伯門最親密的朋友也不能倖免他這種銳利的智語。因在新蘇格蘭(Nova Scotia)的傳道開拓工作而聞名的約翰·諾克斯·麥克尤恩（John Knox Mc Ewen），一次到訪戚伯門和黑克的家。探訪的第一天，黑克不在，諾克斯和戚伯門聊天時說：「黑克先生是個非常使人厭煩的弟兄。他整天早上都在激動著我。」諾克斯因這位被公認為仁慈之人的評論嚇了一跳，然而他的驚訝很快就消失了。戚伯門接著說道：「黑克先生整個早上都在（激發我的愛心和行善的心）（來十 24）。」

在 1846 年，戚伯門的恩師和良友哈林頓·埃文斯，在到班斯泰埠探訪戚伯門後寫道：「我發現親愛

的戚伯門仍像以往一樣，並越來越像基督、越來越謙卑、溫柔，且洋溢著愛。」

「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八)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西三 12-14)

「獻出你自己去攻擊靈魂的不潔多於肉體的不潔——驕傲、自私、自利等，那是罪魁禍首，以它們為目標吧。不要與卑微或尊貴的人同謀，只要以以色列的王(的幫助)為拯救。當你打倒小罪而被勝利充滿的時候，大的罪正等待著勝過你。當你克服了大的罪，小罪也就隨著倒下了。」

「要重整神的教會，我們先要由重整自己開始。除非我們開始改革自己，否則分裂和分化會持續增加。只有謙卑的人才有智慧。」

「如果說，保羅因在腓立比所生的屬靈兒女而充滿喜樂的話，那麼可以說，雖然在歌羅西的孩子帶給他的喜樂很少，但卻帶給他更多的好處；因為在他們中間的許多罪惡，給了保羅許多的機會去表現基督的心。」

忍耐和溫柔

「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提後二 24-25)

戚伯門如同一個有經驗的牧人，帶領羊群經過危險的山腹到更高的土地和更青翠的牧場，他帶領了以便以謝教會到更高的屬靈境地。人們如同羊群總是不喜歡改變他們舒適的舊習慣，即使那是滅亡之路。在以便以謝教會落地生根的信眾也不例外。戚伯門需要許多的機敏和耐性去幫助他所愛的教會改變。戚伯門如大衛王一樣證明了他自己是個富有經驗的牧羊人。聖經說，大衛「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引導他們」(詩七十八 72)。

請留意，在戚伯門的時代，不只是浸信會教徒，浸禮對許多基督徒來說，亦是極具爭議性的論題。作為一個特定的浸信會團體，以便以謝教會對浸禮有著嚴謹的規條。人們要先受浸才能成為教會的一份子和參與聖餐。另一方面，有著嬰兒洗禮的悠久歷史的聖公會或公理會信徒卻很難接受在未被認同為一間教會的一份子之前就因它重新受浸。

戚伯門完全明白這問題，且明白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是以禱告、忍耐和敬虔的心教導神的話語，而不是未被邀請成為信徒的資格和是否被接納在聖餐。有兩個例子顯示出浸禮的話題有多敏感，尤其是全身入水的浸禮(戚伯門喜歡在貫穿班斯泰埠的陶河(River Taw)進行施浸。

愛莉莎·吉爾伯(Eliza Gilbert)于戚伯門在一間當地感化院傳福音時歸信耶穌，她後來成為以便以謝教會(Ebenezer Chapel)一位忠誠的信徒。她告訴戚伯門她想受浸。她的母親恐嚇她說，若她這樣做，就會趕她出家門。然而艾莉莎堅決越過這些艱難，於是受浸儀式如期舉行。

很多以便以謝教會的信眾為她擔憂，並在浸禮後隨她回家。她的朋友在她這段歷經試煉的日子常常陪伴她。可是在幾個月之後，艾莉莎病得很嚴重，醫生認為她可能會死。她的母親聽到消息後，態度軟化下來並准許她回家，卻仍然不和她說話。

戚伯門每星期可以探望愛莉莎一次，每次他到來時，她的母親總會故意避開。愛莉莎也可以收到戚伯門寫給她的信，她保存了其中三封。這都是戚伯門由 1835 年起，現今留存最早期所寫的書信。信裡寫的都是鼓勵和憐愛之言，提醒愛莉莎，在一切環境中，神仍掌權，她要注目向神，尋求幫助和力量。

最後，愛莉莎康復了，並成為堅定的信徒。她的其他家庭成員因她和戚伯門的影響而回轉歸主。她年邁的母親也告訴她自己需要救主，最後轉向基督。

從戚伯門對待萊士 (Wrey) 家的例子，我們亦能看到他的牧養能力。萊士家的一家之主是位聖公會教區牧師，當戚伯門剛到達班斯泰埠不久，便認識了這個具影響力的家庭。雖然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很少會走在一起，而戚伯門所持的神學觀點更是明顯和這家庭的不同，然而戚伯門從小所受的教育和態度使他被萊士家所接受。一段時間過後，教區牧師的其中一位女兒回轉，成為基督徒並願意受浸。

女兒對嬰兒洗禮的抗拒使教區牧師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但他似乎沒有公然阻止她受浸，因此戚伯門就為她籌備在陶河的浸禮。同一時間，他也打算為年輕農夫佐治·洛夫林 (George Lovering) 施浸。有關這不尋常事件的消息很快便被傳揚開去了。很多居民特意來，不只是要看教區牧師的女兒受浸，也因為從未曾聽聞過社會地位如此不同的人會一起參加這些事情。戚伯門更進一步地打破了人們間的隔閡，這些事且令他更為人所知。

戚伯門個人認為所有基督徒，為著順服和公開作見證的緣故，都應該在回轉歸主後接受全身浸入水中的浸禮。不過，他在聖經中找不著證據去證明信徒必須先受浸才能加入教會或參加聖餐。他相信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從聖靈及神的話語所生，並同享聖靈所賜合一之生命的人——已經是彼此的一份子，也有資格參加聖餐。他認為地方教會的屬靈責任就是接待所有基督已經接納的人，就算他們對浸禮有不同的理解(羅十五 7)。

儘管戚伯門有這樣的看法，他並沒有堅持以便以謝教會要立即作出改變。有一段期間，他遵隨行那兒的傳統做法。戚伯門明白要改變人們的傳統的困難，所以即使人們嘗試施加壓力，意願改變他的行動，他仍然耐心地循序漸進。例如有些南德文郡具影響力的基督徒，聽到有關他的教牧職事，想加盟以便以謝教會，便建議他堅持要信眾們立即拼棄他們獨有的浸禮傳統。戚伯門也希望能達到這結果，可是他知道，除非大部份會眾都願意這麼做，否則強行實施只會帶來極大的分裂。

我們必須要清楚的是，戚伯門在這件有關浸禮的事上，對人們顯出耐心，卻不是消極的。耐心和消極之間有很大的分別，且不能被混淆；他對聖經真理也非不在乎，絕對不是！他相信他必須如聖經所說：「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四 2)他耐性且溫和地持續禱告、說服，並教導。一段日子後，大部份會眾都認同戚伯門的觀點，並改變了他們的要求。

後來，戚伯門如此形容這段等候神的時間：在這裡的六十年，我一直等候那自稱為浸禮派的群眾心靈合一，並作出一致的決定；然後，因著聖經的大能，他們大部份的人願意卸下他們的防衛，一同去等候完全一致的決定……若我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去爭取，就不可能享受到現在的相愛和靈裡的合一。

若我們記得「愛是恆久忍耐」(林前十三 4)，以及教會的帶領必須「溫和」(提前三 3)，那該可以避免多少醜陋、使神榮耀受損的教會分化和權力鬥爭啊！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十一 29)

「愛是恒久忍耐。」(林前十三 4)

「也要向眾人忍耐。」(帖前五 14)

「作監督的，必須溫和」(有節制、自守、端正’ 提前三 2, 3)

主所定的浸禮……為要最直接地符合祂自己的受死、被埋、和復活之樣式，也是為所有信祂的人而設立。當一位亞當的後裔因神的話語和聖靈出死入生，這人便是神的兒女，是以基督為首之肢體的一部份，一切新約的福氣使這些人連結在一起。如果任何一個新造的人被忽略或置之不理……是因為有關水的浸禮之事上，這樣的忽略和置之不理一定要好好處理。怎樣處理呢？不是斷絕關係，卻是以似主、溫和、感恩和智慧的指引來處理；又或在需要時加以斥責。另一方面，也要捉緊聖靈，就是勸慰師，及不要傷害一切排斥別人或被排除在外的人，尤其是前者。

待守合一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弗四 1, 3, 4, 5-6)

像歷史上其它人一樣，戚伯門明白基督身體合一這中心真理。這不只是另一種教條和理論在他的系統神學中；他盡一切努力去表達神子民的合一。這影響他所作的一切。

雖然戚伯門耐心而不間斷地去努力維持教會的合一，但是以便以謝教會的轉變並不能討好每一個人；有一小群人於 1834 年離開了教會，不久後更要求戚伯門等遷出，因為按特殊浸信會的規則，教會的建築物已不能再被使用。

戚伯門研究以便以謝教會的信託書，發現當中並沒有要令他們放棄原有的聚會地方的條款。然而那群離開了的人仍堅持他們的想法，戚伯門認為要仿效基督及祂的愛，便應該放棄該聚會地方。他視這情況和放棄自己的外衣，給有需要的人一樣。後來那群不再搞小圈子的會眾同意戚伯門的觀點，並在 1838 年放棄了他們對該建築物之擁有權。

很難想像這班人會為了一小群意見不同的人而放棄他們的合法權益。然而以便以謝教會的人卻這麼做了！在教會可能要面對的一切處境中，沒有比起可能失去屬世的資產這件事更能測試它的本質。事實上，有些人指控教會為世上最物質主義、自私自利、以金錢為中心的組織《可惜在太多時候，這卻又是對的)。然而對戚伯門和這一群正在學習亞迦皮最高之愛的會眾來說，遠超一個人的權益或物質資產的東西，有如隨時會失去般地珍貴。

這群被逐的以便以謝教會信徒因為沒有屬於自己的建築物，便開始尋找一個固定的聚會地方。有一段日子，星期日的時候，他們應是在租借之地方聚會的。1830 年底，戚伯門所住的那條街上有一間制革工廠出售，似乎是理想的置業之選。那裡的地方很大，遠超過當時的會眾所需要的，因此，成長中的教會將有許多擴展的空間。那兒和原本的聚會地方只隔了幾棟大廈，且和戚伯門之家只有數步之距。最重要的是，它通向貝爾街——班斯泰埠主要的東西街。他們決定買下該物業，戚伯門為其轉讓權擬訂法律檔。

檔剛擬好，聖公會的職員才告知他們，聖公會已打算在該間制革工廠建立新的教區教堂。戚伯門和他的同伴因這事感到驚奇，並聚集一起為這事禱告，以決定如何處理這事。神帶領戚伯門去讀腓立比書四章 5 節：「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存著謙讓的心，戚伯門建議會眾放棄他們的權利，他們也這麼做了。這小群基督徒再次以行動實現了亞迦皮愛。

儘管在建立固定聚會地方的事上一再受阻，這群剛烈且熱心傳道的會眾在班斯泰埠已為人熟知，且持續成長。最後，他們於 1842 年在新建成、靠近貝爾街的格羅斯維納街上買了土地。他們在那裡建造了一個約能容納 450 人、簡約的聚會地方。這聚會地方被稱為貝爾街教會，後稱為格羅斯維納街教會。

以便以謝教會的信眾對待持守不同意見的人和聖公會教區教堂的人之方式，在以後的一段長日子裡，被證明是正確的。不單神因此得著極大的榮耀、基督的名聲在該社區不被玷污，並且在一世代後，班斯泰埠的浸信派信徒成為一個強壯、熱心傳道的群體。在他們所寫的東西裡，表現出對戚伯門深深的尊敬和讚賞。有一本浸信派信徒的出版物形容戚伯門「以超卓的信仰為多人施浸。許多他的擁護者在一個稱為『那空間』的聚會裡相聚。在聖潔的生活、品格的價值、自我的犧牲等事上，鮮有人能與他相比；然而他如孩子般單純和謙卑。他現在壽高年邁。當然，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八 28）

無論以便以謝教會的會眾在當時是否察覺，他們在尋找聚會地方時所碰到的不如意事件卻實在為他們的教會帶來了好處——為這群會眾創立了一個新的身份。他們不再是以便以謝教會的特殊浸信會信徒；他們現在是一個「基督徒集會」，就如他們所自稱的，在敬拜和傳道的事上發現許多新的道路。若必要他們定一個名字，他們會選擇「基督徒弟兄」。於千年以來，在整個歐洲裡，這個名字已被一切從羅馬教會分別出來、想要以一個「基督」以外的名字命名的教會廣泛使用。這些班斯泰埠的「基督徒弟兄」有時會被稱為「普裡茅斯弟兄」，但戚伯門卻拒絕用這名字。班斯泰埠的人有時會稱他們為「戚伯門派」，這是一個對戚伯門來說極其無禮的名稱。戚伯門的回應，就是常常簡單地稱呼會眾是「貝爾街一班聚集的基督徒」。

戚伯門也極其抗拒一切宗派分歧，極願避免在這群基督徒身上套用任何宗派名稱。他說，這一切宗派的名字，都使他聽得難受：

在聖經裡給予教會的名字都預表了天國的合一，就如一個身體、葡萄樹、神的殿、神聖的國度、被揀選的族類、忠心的祭司。這些名字設定神的教會作為神在世界的見證；然而人們發明的字眼卻是宗派的名字，並宣告了我們的恥辱。

戚伯門深愛教會——耶穌基督的整個教會，而不只是其中一部份或其中一個教派。他並沒有像許多自稱跟隨聖經教導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狹隘、分門分派的心靈。他所寫的其中一首詩歌為他對所有神的子民的愛下了美麗的註腳：

你、的弟兄，主啊，是我的喜樂，
我愛他們，不論是強壯或軟弱；
在我眼中，他們全都是寶貴的，
難以酬服的和沒馴的亦然。

我服侍他們，主啊，因為他們屬你；

聖靈，因你的聖潔寶血，

從牢獄中釋放了他們。

而我仍然服侍那難以馴服的一一

你的子民，主啊，是他們；

請不要遲延，也不要使我轉離愛那絕妙的道。

戚伯門的心力為所有基督徒的人傾倒，無論他們自稱為何，他都歡迎他們。他常常以基督的合一為講道的題目。為針對所有因為基督信仰帶來麻煩的分裂，他曾說；「除非我們對這神聖的合一有屬靈的瞭解，否則我們不可能正確地為神子民的分裂而哀痛。」

戚伯門瞭解基督徒的合一不只是為實際的好處，更是對神之屬性的深沉反照。因此他盡他所能去「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不貪財」（提後三 2、3）

「你們彼此告狀，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林前六 7）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羅十二 5）

「我的意思就是你們各人說：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亞波羅的；我是屬磯法的；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分開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羅的名受了洗嗎？」（林前一 12-13）

「一個王國的沒落，比起一小群人因為基督寶血所贖的罪人間之分裂，在神眼中還以為是小事。」

「我們的愛心應大大效法基督和神對整個教會的愛心。」

「真正的信徒之心切望一個永遠的團契——一個在各人心靈裡，同與天父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一起的團契。」

訓誡與調解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加六 1）

牧養工作中的主要部份，亦常是最具挑戰性的，就是處理人們罪的問題。亞迦皮愛並不是忽視罪，因為愛與聖潔和公義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若教會的成員執迷于不悔改的罪，拒絕接受勸告和幫助，教會便要以訓誡來回應。若不訓誡，便是損害神的榮耀、不服從神的話，及未能適當地愛護犯錯的成員。然而教會的訓誡往往引致極苦之味。

若有一個人因有關的罪或不悔改的問題非得以逐出教會解決不可，戚伯門不會感到滿意。他會不斷為犯罪之人禱告，渴求他能重回教會。在處理他人的罪之事上，他警惕我們，必須記得神對我們的愛：

在責備他人的罪時，我們應紀念神的聖靈是怎樣待我們的。祂以愛的靈的姿態到來；而不論祂責難什麼，透過基督，祂以慈愛和寬恕來贏取我們的心。

有一次，一個被驅逐的成員因著所受的痛苦，立誓不再和戚伯門說話。一次，戚伯門和那人在街

上相遇。 戚伯門清楚知道這人指著他所說的話，卻仍冲上前去擁抱他，說：「親愛的弟兄，神愛你，基督愛你，我也愛你。」這行動粉碎了那人的仇恨；他悔改並重返教會。

然而戚伯門調解紛爭的努力並不是每次都是成功的。在 1845 年，一次醜惡的分裂在一間叫做 Ebrington 街、具影響力的教會發生了。這間大規模的教會離普裡茅斯約六十英哩，與在班斯泰奏埠的貝爾街教會有緊密的聯繫。這教會中有許多具超凡資質的人。其中兩位最具影響力的人，達和牛頓但是他們之間爆發了衝突。

因著不能調解與牛頓之間的差異，達秘宣佈，打算在普裡茅斯建立新的教會。這引起了許多 Ebrington 的人注意，包括許多在其它與 Ebrington 有聯繫的教會的人在內。（這群在 1830 年代早期，於整個愛爾蘭和英國興起的教會網，被稱為「弟兄會」。）

因著貝爾街教會與 Ebrington 街的緊密聯繫，以及戚伯門對牽涉在內的其中兩個人的摯誠的愛，戚伯門義不容辭地為他們調解。他在 1845 年底曾相約在普裡茅斯的達秘，極可能也有牛頓的份兒。戚伯門列舉自己在以便 以謝教會的經歷，力勸達秘不要實行他所打算的，達秘卻不為所動，且說：「不論誰可能會跟隨我，我都會離開。」結果在 1845 年底，他真的這麼做了。

達秘的行動使普裡茅斯出現了兩個規模相仿並類同的兩間教會。這原不是什麼問題，問題是兩間教會的人卻是壁壘分明。這逼使其它具相同信仰的教會要作出站在哪一方的抉擇。

雖然他企圖阻止一場分裂的行動並不成功，戚伯門知道他要在普裡茅斯發生的事上更積極地作事。他自己解釋道，除了平息紛爭外，最重要的就是去幫助在分爭中受傷的人去撫平傷口。因此他與一些基督徒領袖商議，說服他們找一日去禱告和懺悔。他的理由是，若曾參與分爭的人能發現他們對此事的態度是一種罪，或許便能使這分爭平息。他於 1846 年 1 月發出了一封供傳閱的信給所有牽涉事件的教會，內容包括了責備和悔改的呼召。

人們不單拒絕那封信，甚至指責戚伯門的做法。在許多人心目中，達秘所行的是出於美好的良知，沒有必要自覺犯罪，也沒有必要謙卑和懺悔。這是戚伯門的第二次失敗。

一年後，達秘對牛頓的教導作出了更深入和嚴厲的指控。牛頓已覺察到自己的錯誤並為此公開懺悔。但是 達秘和他的同伴認為牛頓的回轉並不是出自真心，並成功地使其它人排斥牛頓及其教會在他一的圈子之外。牛頓感到挫敗，最終在 1847 年 12 月離開了普理茅斯，再也沒有回去。

然而這場分爭距離完結還有漫長的日子。它可以任何合理形式蔓延，引致無法言喻的心痛。這看似無止境的連鎖反應仍在運行。很快地，慕勒和布里斯托爾的教會亦被達秘定為排斥對象。他們因容許曾與牛頓有聯繫的人與他們一起聚會而被指控犯罪。

痛苦的分裂使許多人心碎。站在不同立場的人不斷企圖調解，卻無補於事。十二個在事件中受影響的人從全國各地到巴思聚集，思想整件事。在這裡， 戚伯門說出他其中一句最為人熟知的話。

在聚會中，戚伯門質疑達秘說：「你在發動分裂之前，應先等候長一點的時間。」這句話是指著達秘未能解決與牛頓之間的矛盾，以及他於 1845 年作出的行動說的。

「我等候了六個月。」達秘為自己辯護說。

在巴思的聚會並不能醫治任何傷口。戚伯門對整件事的發展極其悲痛，卻無法再做什麼。他被一些同情達秘的弟兄痛斥。有些從前歡迎戚伯門的會眾，現在拒絕和他一起。不過達秘自己卻為戚伯門

辯護。當一些達秘的支持者嘗試提出戚伯門缺乏某些真理的基礎，達秘卻駁斥他們說：「你們不要攪擾這人；他活出了我所教導的。」在另一場合裡，達秘說：「我們講的是天國的謊言，但戚伯門卻活在它們之中。」

戚伯門對達秘的愛並沒有絲毫減退。他不願以無禮的言語對待跟隨達秘的弟兄姊妹。雖然有些人以較無禮的名詞形容他們，戚伯門卻稱他們為「我親愛、所愛和所掛念的弟兄。」他的悲傷是真誠的。他並沒有絲毫「解脫了」的感覺。他對那些反對他、和他不再有基督裡的交通的人，並沒有寬慰的感覺。他以他們為「在良心的引導下，拒絕我與他們的交通，並將我排拒於他們的交通之外的弟兄」。

毫無疑問，這是戚伯門人生中最艱難的日子。這事件永不曾被解決；牽涉其中的每個人與教會之間的距離及痛苦，在他一生中沒有間斷。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四 8)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弗四 31-32)

「無論時勢有多艱難，也不管我們因教會的分化和世間被污染的福音而多麼悲傷，我們仍可以討神喜悅若我們不以能討神喜悅為我們最大的成功，那就是我們裡面阻擋了自己。」

「謙卑是關係的竅門；驕傲是分裂的秘訣。」

「驕傲助長傷害的記憶；謙卑洗去記憶，並帶來原諒。」

「當彼此代求取替了彼此指控，弟兄間的不同和困難就能被克服。」

寬恕和祝福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林前十三 4-5)

人對侮辱和被吐唾沫的自然反應是憤怒、報復、自辯、或退縮。然而基督徒應以不同方式面對，因為他們要效法基督而行，如戚伯門所寫的：要去寬恕而不帶斥責（態度或表情亦然），是一件艱深的恩典的功課——這是效法基督。

當然，並非人人都和戚伯門一樣。有個班斯泰埠的雜貨商人非常討厭戚伯門的露天佈道，甚至因此向他吐唾沫！好些年來，這雜貨商人不斷地攻擊和狠狠批評戚伯門，然而戚伯門卻持守他的工作，並在機會臨到的時候，毫不猶疑地祝福這雜貨商人。

當戚伯門最富有的親戚到班斯泰埠去探望他的時候，這機會來了。這次的探訪並不純為聯誼；戚伯門的親戚要親身去瞭解他在做些什麼。當他乘坐馬拉的轎車到達戚伯門家門前的時候，他簡直難以相信有著良好教養的戚伯門，竟會住在這樣貧瘠的地域內，那麼一棟簡陋的寓所裡！然而戚伯門仍是親切地將他迎進他清潔及簡樸的居所。他們聊天的時候，戚伯門向他解釋何謂倚靠主而活，又和他分享神怎樣時常供給他所需要的。這位親戚離開的時候，想買點什麼日常用品給戚伯門，並徵求戚伯門的意願，戚伯門欣然同意了，卻堅持要這位親戚在某位指定的雜貨商人那裡購買。不錯，那店主就是那曾激烈毀謗他的人。

那位親戚對他們之前的糾葛全不知情，便按指引往那商店去。他選擇和購買了大量的食物，並吩咐雜貨商人將貨物送到戚伯門那裡去。那困惑的商人告訴那位親戚，他必定是找錯商店了，但那親戚

向他解釋道，是戚伯門特別指示他到這兒來的。那商人不久後到戚伯門家裡去，並向戚伯門流淚，懇求他的原諒在這非比尋常的一天，那商人將生命歸給了基督！

我們很難想像，當屬神的人真正以基督的愛去愛人的時候，神能成就多麼大的事！

「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並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你們也必作至高者兒子；因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路六 35-36）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彼前三 9 上）

「我們有沒有被弟兄惡待呢？不要向他們發出苦毒的言語，倒要判斷自己；並要盡力地，在愛和智慧上，以善勝惡。」

「司提反在他生命最後的時間裡作出了最佳的見證：不是當他去傳道和行神跡的時候，卻是在他對向他行刑的人作出自辯的時候，因他在那刻和主耶穌的耐性、寬恕和愛最相似。」

「若我曾被他人傷害，讓我自己想想：忍受傷害和做錯事相比，我們的感受就會真的好得多了！」

接待客旅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來十三 1-2）

新約聖經裡對接待客旅的命令，全都貫徹在愛之中。接待客旅是對亞迦皮愛獨一無二的練習和顯著的表達。有什麼比一個不好客、不友善且冷冰冰的教會更違反其本質呢？

可悲的是，大部份的基督徒並不明白，接待客旅並不是一個選擇；這是聖經的命令。這是為什麼新約聖經要求每個要作教會監督的都要樂意接待遠方的人（提前 三 2）。如果屬靈領袖並不接待客旅，他們的會眾也會不好客，我們的教會便會變成「星期天早上」的宗教機構，而不是神的家（提前 三 15）。

在戚伯門搬到班斯泰埠之前，已決定自己的家要作基督工人的休息之所。雖然他在離開倫敦前已放下大部份的財產，我們卻可以想像他另備了一筆錢去為這目的買一所房子。他對自己在班斯泰埠的房子的兩項要求，就是它必須位於貧民區，並有額外的房間用以招待客人

在他為房子——新築街六號設置傢俱的時候，戚伯門讓人知道他的家歡迎所有傳道者、牧人或其它基督工人留宿，不收分毫，住多久都行。戚伯門自信神會提供這事工所需的一切金錢。他也相信神信實的供應，是對與他同住的人來說寶貴且鼓舞的一課。

有一個與戴德生在中國內地的事工中協助他的年輕人，在戚伯門家裡住了兩個月，在這屋主身上學到一切他能學到的。他對戚伯門的家的形容，美麗地描繪為一個以神為首的家：

整個家居的設計驟眼看來，並不只是舒適，而是大致上對來這裡休息的人之心靈、精神和肉體都是有益的。它的佈置指向一個理想中的基督徒居所，使我著迷。其中的格言和例子加強教導了人們休息和早起的智慧。對聖經的愛和敬畏，及從這而來的一切東西，形成這屋子的氣氛。在那裡，「餐桌上的談話」也極其屬靈，其程度是我在其它任何地方不曾聽聞的。一頓普通的膳食成為一頓愛筵，其功效比許多長的聚會還要大。這兒的生活簡樸但美好。他知道寄宿者都是主的肢體，一定要各以不同方式款待。這對一個疲倦或沮喪的工人，或是感受洩氣或迷惘的基督徒來說，是個理想的家。在這裡，一個人似乎很自然地進入到一種思想狀態，能聽到那問題及留心到那古老的訓勉：「為自己尋求什麼大事呢？不要尋求它們。」在這裡住宿數天或數周能深深地影響一個年輕基督徒的一生。

明顯地，這就是戚伯門企望他的家能帶來的影響。在倫敦居住時，戚伯門看見許多傳道者因過量的工作而變得疲乏和沮喪。他深深渴望能鼓舞這些神的僕人。他想和他們一起禱告、一起相交、聆聽他們、提供一個可以讓他們從責任中被釋放的休息之處，及提供他們生活一切所需的。他希望他們在置身于這樣一個關愛的環境一段時間之後，可以重新得力充滿熱誠地回到他們的崗位之中。

數年之後，戚伯門的另一位客人記下了他在戚伯門家的生活。這讓我們瞥見了戚伯門對那些神所差遣的人之關愛和照顧。

我們昨晚都在九時休息——在新建築街的生活是非常早起的——七時吃早餐，正午時吃晚飯。戚伯門先生總是于九時就寢，四時起床……他留意那如流水般的賓客最微小的身體和精神的需要（他們有些只逗留一小時，有些留一個月）……最近，他有個習慣，就是巡視每一度門，拿走客人的鞋，用自己的手去清潔它們。他照我所要求的，在五時喚醒了我。當時我已醒來，靜候他的腳步聲。時間剛到的時候，尊貴的他探進頭來，點著我的蠟燭，給我當天的早晨經節：「神的道是完全的。」一會兒後他來，帶我到一個小客廳，那兒有一張椅子，上面有溫暖的毯子，旁邊的桌子上放著一盞檯燈，前面還點燃著可愛的火。六時正，我聽見他在呼喚鄰房其中一對已婚夫婦，說道：「我不怕遭害（注：詩篇廿四4）。」我們于七時正在燈光下吃早餐，戚伯門先生已于較早前吃過了。他在八時正加入我們的家庭敬拜。

這描述顯明了戚伯門其中一樣習慣便是清潔訪客的鞋子或靴子。當他帶領客人們到他們的房間後，便會指示他們將鞋子或靴子留在門外，好讓他第二天早上清潔它們。一般來說客人們都反對他做這低下的工作，但他卻很堅持。有一位客人記下了戚伯門對他反對的回應：「今天我們不習慣彼此洗腳；那麼最接近主這條命令的事情就是彼此清潔鞋子了。」

這是戚伯門能為服侍及照顧他的客人所做的一件小而實際的事。對他的客人來說，這是一個絕佳的謙卑服侍人之榜樣。許多小而實際、卻能表達我們的關愛的事情等待著我們去作。正如戚伯門所說的：愛的力量顯現於偉大的事上；愛的溫柔卻是在小事當中。基督在十架上捨命，並為我們受咒詛，顯明祂愛的堅強；祂愛的溫柔，則表現在祂說：「看，你的母親！」「小子們，你們有吃的沒有？」「婦人，為什麼哭？」

戚伯門寬厚的待客之道所引致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貝爾街教會為著基督，成為一群深入社區和其它地區的寬容、關愛之會眾。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彼前四8,9)

「愛人不可虛假；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款待。」羅十二9，13)

「作監督的，必須……樂意接待遠人。」《提前三2)

「一切為基督作工的，必能因小小的勞力，得著極大的工價。」

「在神眼裡看來至寶貴的，往往是人所忽略的東西。」

供給有需要的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徒二十35)

自戚伯門成為信徒的一刻，他便事奉窮人。他一生都關心窮人。他總是敏銳地關注受傷的和有需要的人。他是個富於同情心的人，無私地奉獻他的時間和所有的。戚伯門不相信這種行為對一個基督徒來說會是不尋常的，並將這信息傳給其它人。因此，貝爾街教會的信徒走到班斯泰埠的窮人中間。他們為窮人收集衣物，並曾于戚伯門家對面街的一棟房子裡成立一個施湯所。

貝爾街教會的信徒亦支持了戚伯門一個為期三個月、穿越愛爾蘭的宣教旅程。愛爾蘭的馬鈴薯農田被疾病侵襲，經歷了一次災難性的嚴重饑荒，數以百萬計的人死亡或離開。戚伯門到愛爾蘭傳道、安慰，並贈送金錢給有需要的人及不斷湧現的孤兒。相較起當地龐大的需要，他能送贈的金錢數目很小；然而，在沿著愛爾蘭的街道行走的時候，他卻有許多機會去向有不同信仰（聖公會、羅馬天主教、長老會、及衛斯理教派）的人傳講福音。

還有另一個充分表現他的寬宏及同情心的例子。戚伯門對喬治·慕勒居住的布里斯托爾有傳福音的負擔，他於星期六晚上到達慕勒的家，打算在那裡住宿一晚，並在第二天講道。當慕勒歡迎他入內時，戚伯門遞給他一些為孤兒們食用準備的金錢。戚伯門全不知道慕勒對孤兒們第二天的食物還沒有著落，但戚伯門的饋贈卻正中他們所需的金額。一位在鄰房正等待著這樣一份饋贈的助理，立即出外去買麵包。慕勒記得這是神供應他的需要的許多例證之一。

戚伯門自己也是一個慷慨的人。一次有一位朋友送給他一件新大衣，但戚伯門很快便將他轉贈給一位住在附近的窮人。一些日子之後，他的朋友問起他有關那件大衣的事，戚伯門便坦白告訴他，已經將它轉贈給人了。他常常引用聖經的話：「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對他來說，這些不是空話；他將這些話存在心裡。

戚伯門和他的朋友威廉·黑克一次一起到了南德文郡，他們身上只有足夠兩程回班斯泰埠的火車費。在旅程當中，他們需要分開，因此黑克給了戚伯門一程回程的費用。他們稍後再相約一起，黑克(他知道戚伯門慣于將錢分給別人)問戚伯門他是否仍留著他的火車費。

「我們的天父知道一切。」戚伯門答道。

黑克懷疑那些錢已經沒了，並在他們往火車站走去的時候重複他的問題。戚伯門承認他將錢給了一位元感到不適且需要那些錢的老婆婆。

「嘿，那麼，你現在有何打算呢？」黑克帶著點質問的口吻問道。

戚伯門只簡單地回答：「我們的天父知道一切。」

當列車漸漸駛近的時候，有一個朋友跑過來，為他的遲到而道歉，並且給了他們每人比車費還要多多的金錢！

另一位戚伯門的旅遊夥伴喬治·費希爾也憶述了類似的事件。他和戚伯門準備好在於萊姆斯特舉行的座談會後離開，但兩人身上都沒有錢。雖然有人給了戚伯門一些金錢，他卻立即將它們給了另一個他覺得更需要的人。當費希爾提醒他，他們已沒有錢的時候，戚伯門卻問道：「金錢和在千山上的牛羊是屬誰的呢？」

當他們抵達火車站的時候，有個在另一列火車上的人認出了戚伯門，便匆匆趕過來，給了他一張五英鎊鈔票，說：「它在我口袋裡已有一段時間了，我很高興能遇見你。」

當那人回到火車上後，戚伯門轉向他的同伴，強調地問道：「金錢是屬誰的呢？」

再有一次，戚伯門的另一位朋友看見他坐在等候開動的火車卡裡。他開始和戚伯門傾談，並且對其處境起疑，遂要求戚伯門讓他看看他的錢包。戚伯門微笑著打開銀包，裡面空空如也，沒有錢也沒有票。戚伯門已上了火車，並相信主若要他起行，必會供應他。他的朋友供應了他的需要，並知道自己在當天作了神的代表。

戚伯門逝世後數月發生的一件事，漂亮地總結了他舍己的屬靈性格。許多人想從他的遺物中留下一些作紀念。他的朋友認為最公平的方法，是讓他的管家決定他的遺物應如何分配。他的桌子、椅子、衣服，及個人的影響力，都是這樣被分配的。

有一個在戚伯門晚年時幫助過他的男人，告訴了他的友人他所收到的紀念物——戚伯門的一件睡衣。收到它幾個月後，當他想將它展現給別人看，以作悼念時，卻發現找不著它。經過思潮追溯後，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將那件睡衣放在一堆被整理好、將要被送往羅茲斯亞作傳道之用的衣物上面。那箱衣物已被轉送給當地的一個土著了。當他想到一個快樂的人穿著那件寶物時，他說：「戚伯門先生一定會很歡喜！」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周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方。」(路十二 33)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裡面呢？」(約壹三 17)

「只是願意我們紀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心去行的。」(加二 10)

「雖然基督能掌管一切我們眼不能見、只有祂能看見千樣事物，卻沒有比我們對愛的小小付出更能取悅祂。」

「凡是孤獨的、悲痛的、孤立的、被誘的、缺乏的、被藐視的、被遺棄的、被排斥的，不論遭遇什麼事基督都會等候他們，就像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一般。基督的顯現，透過這種準確及特殊的、對祂的肢體每一個成員之無比重視，是何等寶貴、可愛慕和榮耀啊！」

在愛裡同工

「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摘、不任性。」(提一 7)

愛的真正素質總在我們與別人的關係中產生壓力和限制中暴露出來，尤其是與我們最接近、共事的人。戚伯門永不是一個愛做獨腳戲或愛炫耀的人。他並不是個孤獨的牧者。他曾寫道：「我們需要彼此，且彼此倚靠——不是像噴泉那樣，乃是如祝福的管道。」從一開始，戚伯門便極珍視與人分享的領導。在去班斯泰埠之前，戚伯門請他的朋友威廉·黑克加入他在那兒的事奉，但黑克那時不能和他同去。

當教會漸趨成熟時，戚伯門成為了一個教導及管理教會的牧者及長老之小組的一員。在眾長老之中，戚伯門的位置就如彼得在十二門徒中的位置一樣：在平等關係中為首，且是小組的發言人。

戚伯門亦拒絕任何給與他的職銜或資格。如他所傳的，他堅定地相信基督是教會的頭，且永遠是領導和保護群羊的大牧者。因此他和其它長老自視為基督（他們的領袖）以下的牧人。因此，祈禱就是會眾們事奉的主要職責，因為祈禱就是他們用以明白大牧者之旨意的方法。

如一個好牧人，戚伯門總是尋找人，驅使他們向前，和幫助他們發展他們的恩賜。「教會——基督的身體，」他說：「除非其中的成員有意識地滿足身體中每個人的需要，否則便不能從它所處的低位升高。」他亦強烈地相信他的責任就是去幫助人們在主裡建立信仰。

那時候，教會顯有提供正規的屬靈領袖訓練。因此那些渴望教導人們神話語的人得「邊做邊學」。就如戚伯門最初是於倫敦的約翰街教會裡，在哈林頓·埃文斯的教導下開始傳道那樣，戚伯門也是這樣幫助在以便以謝教會的信徒發展他們的佈道牧養、和傳道的技巧。「要使一個人成為精兵，」戚伯門說：「要將他放在戰事前線；要使一個人成為好水手，要讓他掌管船尾。基督徒也是如此。」

兩位年方二十的年輕男子——威廉·鮑頓，其中一位戚伯門于早期帶領歸主的人，及喬治·比爾——顯出他們與別不同的潛能。戚伯門鼓勵他們開始露天佈道。他們第一次這樣作，是在戚伯門家附近的貧民窟裡。在那兒，他們受到許多暴力的譏諷和恐嚇，但許多人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接受基督，堅固了他們認為是神呼召他們作傳道事工的信念。

這兩個朋友一直一起工作，在班斯泰埠附近的村落佈道及傳道。因此，在幾條村落裡出現了小型教會。有些會眾甚至增長到有足夠能力興建樓宇，並且有固定的聚會時間表。這些教會倚靠鮑頓、比爾、戚伯門及其它人來牧會。

然而，鮑頓和比爾對戚伯門牧會的支援只維持了一段短時間。1835年，安東尼·諾裡斯·葛若弗斯在巴格達忍耐了五年極端艱難的事奉工作後，回到英國。他的工作只有少許成果。縱然受到嚴重打擊，他仍決定繼續他在巴格達的事奉工作。他聽說在印度有門路作事奉，便到當地探訪，並知道當地的福音之門已經打開了。印度所缺乏的只是傳好信息的工人。他立即召集願意到印度建立宣道事工的男女。鮑頓和比爾並他們的妻子，也在葛若弗斯所召集印度事奉的行列之中。

戚伯門完全沒有因為鮑頓和比爾不再和他一起在班斯泰埠工作而受到打擊。他知道，神早已預備了這些年輕人；他們已準備好，極願投入他們一生的工作當中。因此戚伯門全力支持及鼓勵他們去回應神的呼召。他知道，轉移到另一個事奉的地界，只是神計畫的另一部份而已。

戚伯門幫助許多人，包括戚伯門曾為其與雷家女兒一起施浸的年輕農夫喬治·洛夫林。洛夫林很快便積極參與班斯考埠附近的傳道工作。他後來在北德文郡工作了三十年，在班斯泰埠的南及東部的某些村落建立教會。亨利·希斯也在那裡，他是個熱心的年輕人。他於聖公會學習聖禮時，戚伯門為基督的緣故接觸過他。他也成為了貝爾街教會的一位領袖和教師，稍後離開該處，到倫敦北部傳道。

伊麗沙伯·蓓傑又被稱為「貝絲」，是戚伯門其中一位最信實的同工。當她五十多歲時，她搬到班斯泰埠，為要將生命餘下的時間都奉獻給貝爾街教會。雖是一位女子，她卻在戚伯門家對面的新建築街九號的貧民區買了一幢房子。

和戚伯門一樣，伊麗沙伯是個充滿活力的傳道人。她為孩子們籌辦了主日學，在自己家裡開放了一個施湯所，同時亦開放了她的家，如戚伯門所作的給到訪該區或需要一寧靜環境作退修之用主的工人。在他們的兩間獨立房子裡，一次可有多達二十幾人住宿。

她在1863年，以八十高齡辭世。在近三十年的歲月裡，伊麗沙伯與戚伯門緊密地一起工作。這對他們的事工非常有用，因為伊麗沙伯堅強、聰明，且是個天生的領袖。因著她強烈的個性，她和戚伯門在這些年裡，也曾有過衝突。然而在神裡的謙卑和愛，使他們能和平相處，合作無間。今天，就如

他們身處的時代一樣，如此的合一及和平使神得榮耀，並向世界展示了聖靈的能力。

在戚伯門的眾多同工之中，威廉·黑克毫無疑問是戚伯門最愛的朋友。戚伯門感到他和黑克比任何人有更多相似之處：「我們的心正在因著聖靈的團契交織一起……發現彼此都是熱愛聖經的人，且不保留地向主屈身服從。」

當戚伯門最初搬到班斯泰埠時，他要求黑克與他同往，以便能一起擔起牧養當地教會之工作。然而，黑克當時正在養育一個年輕的家庭，並有著一份極有價值的事奉，他在一所基督教寄宿學校擔任校長。直到差不多三十年後，他才相信神的心意，是要他與戚伯門在班斯泰埠一起工作。然後這兩位弟兄便一起工作二十五年，直到黑克辭世。在一起的日子，他們有系統地走訪了幾乎所有班斯泰埠的家庭，教導家庭聖經課程，並開放他們各自的住處給傳教士，並幫助許多較小型的教會在班斯泰埠成長。他們對班斯泰埠的人們帶來的衝擊是如此之大，以致市內的人們稱他們為「長老」。

黑克逝世後，戚伯門寫下他們超過五十年在主裡的工作經歷之愛的融和：我們的友誼一直在不斷成長。而在這連續的五十年中，我們之間從沒有爭吵或苦痛。那離開了的親愛弟兄常說：「啊！我親愛的弟兄，我們永不曾有過爭吵。」……因此我們每天為對方獻出我們恩典和真理的寶藏。……為了接觸引領我們腳步、安排我們路途、掌管我們家當的那位，我們總是一起為神的心意等候。……若我們的判斷不一致，便等候神給我們一樣的心思，而我們任何一方都不會作任何違反對方面想法的行動——因此沒有爭吵，也沒有苦痛！

戚伯門的話反映出他們二人並不是在任何事上（包括對某些預言的分析）都同意對方的想法。戚伯門持守教會「災後被提」論，而黑克（及他們大部份的朋友）卻有著不同的想法。然而他們對對方那效法基督的愛使一切的異見變得毫不重要。

事實上，戚伯門不會讓他對基督回來的時間之看法引起教會的分裂。他服從其它長老在這點上的不同看法，呈現了他謙卑及服從的心靈。1896年，他召集貝爾街教會的長老們「去解釋，讓大家知道我不在周會中教導相反的看法，製造爭端。」因著合一的緣故，他不會教導違反其它長老之立場的東西；然而他亦認為沒有必要改變他的看法。不過，在有關基礎的教義和聖經真理的事上，戚伯門是堅定的。他小心及確信地教導有關的事，但以神的洞察力和愛去平衡他的教導。戚伯門悠長的生命裡，被許多和不同層面的人以豐盛、長久的友誼去標記著。這樣被祝福的生命，是「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雅三 17）之果子。

「喜愛筵席上的首座[^]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子）。但你們不要受拉比的稱呼[^]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的師尊，就是基督。你們中間誰為大，誰就要作你們的用人。」（太廿三 6，7，8，10-11）

「我們並不是轄管你們的信心，乃是幫助你們的快樂，因為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林後一 24）

「我這作長老[^]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彼前 五 1~3）

「當約拿單樂意見到大衛被提升到他以上時，他在自己身上的勝利必是何等的大啊！他察覺到神在大衛身上的心意，並因此學會在神裡喜樂：他並沒有視大衛為一個超越他的人，而是視他為另一個為神並以色列興起的忠實神僕。」

異象與傳道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羅一 16)

要和神的心一起跳動，就得對迷失的人有一份深厚和真摯的愛。在初成為信徒的日子裡，戚伯門已是個熱心的傳道者。他向任何願意聆聽的人包括朋友、家人、和街上遇到的人開放地分享福音。在倫敦居住時，戚伯門固定地探訪窮人，與他們分享基督愛的真理，及以慷慨的善行去展示這種愛。

戚伯門搬到班斯泰埠時，傳道的熱心仍沒有錯過任何一個神的心跳。他立即開始馬不停蹄的探訪及傳道。他和街上的人聊天，並到不同人的家探訪。他在感化院舉辦福音聚會，聚會後與每個願意聽更多的人單獨談話。他也走很長的路，與他沿路碰到的人展開對話。

當貝爾街教會成長、有一群固定的成熟信徒漸漸在會眾中形成時，神在戚伯門人生中的另一項計畫打開了。他的心早已有著對西班牙的宣教負擔。他完全沒想過他會怎樣、會何時往西班牙，但他相信他有一天會在那兒事奉。他的第一個機會就這樣於 1838 年出現了。

那時候，西班牙對傳道者來說是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因為當時西班牙被羅馬天主教所控制。法律禁止在羅馬天主教系統以外佈道。傳道者被公然迫害；外來的傳道人是不被容許進入的。戚伯門的朋友極力勸他放棄他的計畫，但他已決定要去。他那在西班牙傳福音的熱心之芽已成長為對神呼召他到那裡完成這工之成熟信心。

戚伯門知道不可能公然講道，便計畫善用他那與人相處的恩賜，與沿路相遇的人交談。他已因這次冒險被裝備好了。數年以來，他已學會並說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戚伯門能以五種語言講道）他相信時候已到了，便往西班牙去。

戚伯門在此行中，走過了西班牙不同的部份，與他所遇到的人分享基督。如他所料，那兒的屬靈狀態低沉，公開傳道是危險的。在接近旅程終結、逐漸接近西班牙的北冰洋海岸時，他攀上高山 El Castilo。在峰頂，他俯瞰這在基督的時代經歷過極大祝福、現在卻成為宗教法庭所在地的國家。在那兒，他祈補求神介入西班牙，請求祂讓福音的光穿透這個國家的屬靈之黑暗。

旅程雖然結束，戚伯門對西班牙的負擔卻沒有減退。在他的講道裡，他常常強調西班牙的屬靈需要，並促請聽眾考慮為神在當地的工作奉獻一生。他所述有關他自己所經歷的一切，攪動了許多在英國的基督徒的心。許多男女回應呼召，並奉獻他們的生命予西班牙的宣教工作。在 1840 至 1850 年之間，一些將福音帶到西班牙的組織亦成立了。逐漸地，英國及外國的聖經協會（那些和戚伯門有聯繫的）開始向當地輸入聖經及書籍。

戚伯門另作了兩次橫越西班牙的宣教旅程——最後一次，是在 1871 年，當時他年屆六十八歲。他以十字形路線穿越這國家達十個月，和每一個願意聽的人分享福音。

在旅程的其中一部份，戚伯門和一小群宣教士一同乘搭火車。旅程緩慢，有許多站。每一次火車被拉進車站時，戚伯門和他的同伴便爭取機會，傳揚福音。在其中一個站裡，路軌監察員認為他們僭越了他們的界線，因為火車和車站是私人財產。

過了不久，員警來到，在市長面前拘捕了戚伯門和他的同伴。然而，戚伯門使用了耶穌曾用以應付法利賽人和文士的策略。他從銀包掏出錢來，問道：「我有沒有權將這個丟給在車站乞討的乞丐呢？」

這裡有麵包；我又有沒有權給他們這個呢？」員警不懂回答，因此容許這班宣教士延續他們的旅程。

這夜稍遲的時候，他們下了火車，尋找住宿之處。他們很快找到一個地方留宿，但旅館的服務員警告他們——因為他們很明顯是英國人，又是信徒——店主是個脾氣暴躁、曾參與近期一次起義的政治狂熱者。他們忠告他們，與他談信仰是一件危險的事。

戚伯門聽後，隨即去找店主並告訴他：「有一樣東西，英國人和西班牙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它。

「那是什麼呢？」店主問。

「有神同在的平安。你有沒有這平安呢，我的朋友？我已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擁有這份平安多年了。」

出乎意料之外，店主善意地回應。他問了些有關福音的事，他曾見過這班人傳揚的。這些都是宣教士們樂意解答的。

在旅程的另一段中，戚伯門以馬車代步。一個被認為是一個宣教組織的先鋒代表的男人坐他隔鄰。那位代表看見戚伯門在閱讀聖經，並說出了有關他們一起的那段時同的事情：

我立即介紹自己，並發現我們有著一樣的使命。因我已許多土地上進行了深遠廣闊的旅程，我提議讓我作他旅途的同伴。戚伯門先生立即向我表達他的謝意，並遞給了我他的錢包。這使我驚奇，並且我想我正和一個很好的人作伴，然而他似乎很少用他的腦袋。

當我們抵達 Seville 時，被群人擠擁著，有一個男人向我們索錢以將我們的行李送到旅館。這應該是已包括在我們所付的賬項之內的，因此我斷然拒絕此苛索。正在爭吵之際，我感到有人輕拍我的肩頭，當我回頭看的時候，戚伯門先生說：「付錢給那人。」

我憤怒地回道：「說實在的，戚伯門先生，我才不會付。這是你的錢包，若你喜歡的話，你可以這麼做，但我卻不會這麼做。」

我永不會忘記之後發生的事。戚伯門先生很快地從他的錢包中掏出那人所索求的數量，然後握著那人的手。當他將錢放到那人手上時，他告訴那人，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他來到這國家，是要傳救恩的大喜信息，那就是「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愛子賜給他們。」當那人站在那裡聽福音的事時，那錢必定如火灼著他的手。

我對我的旅程同伴之想法全然改觀，並且我不再有自視為一個偉大和熟練的旅行家的想法，而是感到自己和他相比，就像個孩子一樣。喝過茶後，戚伯門先生問我想不想一同去走走。我贊成這建議，並一起從城市的一邊走到另一邊。

現在，戚伯門先生轉向我，問道：「弟兄，你知道回我們的旅館的路嗎？」

「知道我們回去的路？可不會，戚伯門先生；我從來未到過這個城市呢。」

「很好，那麼，讓我們求神帶領我們吧。」就在那時，在我能發出驚歎(我確實這麼做了)之前，我發覺我正在一條橫街的入口，且聽到戚伯門先生正在禱告，告訴神我們作為他的僕人，正在這城市中，請求神帶領我們回旅館去，並給我們一個機會和某人談談他的靈魂。

我啞口無言。我對這種和神的親密交往和不斷倚靠神的心靈一無所知，只能跟隨。現在，我們走在這條街上，戚伯門先生停了下來，一他一直在看沿街店鋪的名字——說：「這是個英文名字；我們進去吧。」

這是一間時鐘修理店，當我們進去時，有個戴著紙制鴨舌帽的男人從裡面出來。戚伯門先生向他走去，並伸手和他相握，問道：「你是英國人嗎？」

「是的，我是，並且很高興能聽到我的母語。這是我來到這國家後頭一次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或關心任何有關我的事。若這是你的使命，請你進來裡面。」

我從後跟隨，猜度著會發生什麼事。戚伯門先生立刻拿出聖經，很快一場有關聖經最有趣的對話展開了。那人極其懇切，隨後是補告。然後，戚伯門先生從跪著的姿勢站起來，說：「我們是這城市的異鄉人；你可否好心地指引我們回去我們的旅館呢？」

「豈只指引你，先生；我會一路送你回去。」那人立即回答，並這樣做了。當時的我正被這個屬神之人的特質深深打動了。他的出現和陪伴是我未曾預料神會給我的。

幾年之後，戚伯門的旅途同伴回到了 Seville，並回到了掛鐘店。在和戚伯門接觸後，那位元時鐘修理者回轉歸信基督，並正在傳福音呢！

在晚年的時候，戚伯門受到西班牙的正面屬靈轉變之祝福。他的旅程刺激了許多那樣的宣教師到那裡去；他持續的禱告幫助了這國家轉向福音。他為那些為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宣教工作而獻身的人們，提供了不絕的持。他沒有減少為這些宣教士禱告。他不斷寫鼓勵的信給他們。在探訪那些國家時，他與他們並肩作戰，派發單張及傳福音。這些宣教士回倫敦小憩之時，他歡迎他們到他家休息。

戚伯門教導了許多前途無限的宣教士，包括年輕時的戴德生。戚伯門大大鼓勵他進行中國的傳道大計。當泰勒成立了中國大陸的事工時，他以戚伯門為該事工第一批「諮詢人」的其中一位。（諮詢人是事工的支持者和忠告人，解答有關事工的疑問。）

在多年來，戴德生數次到班斯泰埠探訪戚伯門。戚伯門也在書信中鼓勵泰勒。其中一封沒有注明日期的信上寫道：

我親愛的戴德生弟兄，請考慮我們對你的請求。我們渴求在你的工作上與你同行。噢！來和你這兒的弟兄談談吧。告訴我你何時能來……神歡喜充滿我們張開的口！

他們于 1872 年再見面時，戚伯門以這樣的話迎接戴德生：「自從你到中國去後，我每天都探訪你。」意思是他每天為泰勒禱告。

戚伯門辭世後不久，中國大陸事工的諾曼·凱斯寫了以下的悼文。它適當地簡述了戚伯門對世界的宣教學工的委身。

因他的離去，在中國以及其它地方的宣教士失去了一位在施恩寶座前的真朋友和不斷的幫助者……透過這一個人的事奉和模範，有多少的生命被引導及幫助到恩典及屬神的路上！這真的極其偉大！在加拿大、在澳洲、在中國，以及許多英國的小島裡，我們遇到許多男女，在朋友的反對及責難之下，在假冒的基督徒和世界之外，投身進……新約教會的秩序之途、與世相違的生活、及無私的服事，大大被我們離去的朋友那始終如一的生命所激勵，以至膽壯。

「我是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九 2-3）

「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十 2）

戚伯門對一個正向著莊稼進發的年輕宣教士說過以下的話：

「持守謙卑，向上看，和勇往直前。」

「如果我們只因前路沒有艱難才行動，這不是信。信是不管環境如何艱難，都照神的話而行；以信走我們的人生，才能使神得著最大的榮耀。」

戚伯門

「信最大的好處，是它帶領我們與神建立關係。亞伯（在希伯來書十一章首位被提到的人）被嘉許，不是因為任何在人看來偉大的功績，而是因他的敬拜為神所悅納。誠然，若我們信任神，信的力量是無可限量的，無論我們要作什麼。」

自律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節制。」（加五 22-23）

鐘馬田晚年作出了絕妙的觀察：

我向你發出挑戰：你去閱讀任何曾使教會增光的聖徒，看看有哪一位的生命不能讓你立時看到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克制和規律。這是所有屬神的出眾的男女擁有的不變的特質……顯然這是完全合乎聖經且絕對必需的。

在早年的事工生涯裡，戚伯門認識到生命中必需要對個人克制有一份不變的承擔。他看見照顧自己的思想、身體和心靈有著重大價值。他看見讓自己的心靈和身體休息的必要性，這也是他供給基督工人一個能休息的家之原因。他自己的生命是一個克制的基督徒生活的模範，並結出了屬靈的果子。

戚伯門每天都餵養自己的心靈。他相信因為主的僕人是「持續事奉其它人，必須透過所有管道領受從充滿恩典的神而來之新鮮供應。對神話語的默想和禱告應要佔據他大部分的時間」。在大部分的日子裡，他都用好幾小時閱讀及默想神的話。這個和神建立關係及學習的時間，是他心靈力量及個人對神的旨意之認識的來源。他也以祈禱為從不間斷的職事。他向神傾訴一切心事，並且無論正在做什麼事時，也會禱告。

戚伯門也非常注重健康。為了身體健康，戚伯門常常早早上床，早早起床。每天他都作很遠、很劇烈的散步。他的長腿及急促的腳步使他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走很遠的距離，這能力對他的宣教旅程有莫大裨益。他吃得很簡單及節約，並在星期六禁食。戚伯門常常記著我們的身體是要被神工作所用，因此我們必須好好保重它。

他對自己的精神健康同樣注重。他堅持為將每個星期六留給自己，什麼工作也不做，只在緊急時面見一些訪客。他最愛與神深入相交、放鬆思緒和身體的地方，是一個木工房。那木工房在他屋子後方的小房間裡，內有一些有質素的工具和一些木工車床。多年以來，他製造了許多精緻的傢俱，為自己造了一張書桌，也有其它的傢俱。有些被貝爾街教會使用；有些碗和砧板則贈送了給他的客人。他亦將某些傢俱出售，成立基金以作宣教之用。

雖然他對他的客人和在班斯泰埠的教會之委身極其重要，但他不讓它們奪去他知道自己需要遵行的個人自律。他知道若未能在照顧自己上節制，會帶來的風險。因此他在一生中都持守著這些對心靈、心思和身體的戒律。即使在九十八歲的高齡，戚伯門的一位客人仍發現他是自律、熱心和精力旺盛的：

在主日裡，雖然已屆這樣的年紀，他卻不但沒有因〔星期六的〕禁食而顯出疲態，更比任何時刻更精力充沛。我聽見他喜樂滿溢地向他其中一個朋友高聲大呼：「主已復活了，我的弟兄；主真的已經復活了！」他在這樣的時刻去吃早餐，靈魂滿溢著對屬天的事之讚美和感恩，並因而沸騰。他將這一切對桌子旁的聆聽者的耳朵和心靈傾瀉出來。他最富娛樂性，與朋友維持著親切和具啟發性的對話，當提及任何與他有關的軼聞時，非常衷心地大笑。他那歡樂的表情對每個人都是一樣的，沒有偏愛。他常常這麼說：「讓年輕的弟兄包圍著我，在我這樣的年紀裡，是其中一件令我最舒暢的事。」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九 27)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若有無可指責的人……聖潔自持。」(多一 5a、6a、8b)

「神以我們擁有什麼去界定我們的責任，而非我們所沒有的。若我只有十分鐘去閱讀聖經，我有沒有盡我的責任去使用這十分鐘呢？」

「但以理以祈禱和聖經默想為人生中最重要職事；然而，若我們考慮到他身處的環境，我們可以看到很少有人尋求神方面比他有更多阻礙。」

祈禱和敬拜

「只是他（以諾）被接去以先，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來十一 5)

在對戚伯門可作的任何評論之上，我們可以說他是個屬神的人。作為一個基督徒領袖，再沒有比這更高的稱許了。縱橫這世界，再沒有比一個聖潔、屬神的生命所發的力量更能使人靠近神的了。

和大衛王一樣，戚伯門喜愛敬拜。他寫了約有一百六十五首詩歌和詩。在講道、默想和詩歌裡，戚伯門寫了許多有關十字架的事。這是他為什麼於非常早期的時候，他在貝爾街教會發起每週一次的主餐，以基督為中心，並紀念祂，「那作我們生命的。」是戚伯門其中一首最為人熟悉的詩歌，表達了他對基督贖罪的愛的深思：

噢，我的救主釘十架！
在你的十架旁我要逗留；
在那裡看著，用堅定不移的眼眸
你那枯乾著的痛苦。
耶穌，被鞭打和受屈辱，
向我訴說著耶和華之名的所有；
「神是愛」，我肯定知道
從救主所受苦痛的深度。
在他潔白無瑕的靈魂之痛苦中，
我看見我的罪孽；
噢，我的卑微身份是何等污穢，
而我的贖價是如此之高！
停留在加略山上，
我的靈魂將會如何懺悔；

安息和聖潔會被找到，
心思重整如像我救主。
十字架有著巨大的力量，能喚起我們的愛和奉獻。

戚伯門說：「若我們要被對基督的愛所充滿——讓我們從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中，思想祂對我們的愛。」另一首他所作的詩歌中的歌詞，表達了他那人所共知、對基督之愛的更深認識的渴求：

我會，我的主和救主，
知道沒有任何尺度；
能刺量你愛的秘密，
你一切痛苦的深度。

1837年，戚伯門已出版了一本他的詩歌選輯，被班斯泰埠的教會用了許多年。歌唱是貝爾街教會的敬拜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逢星期四晚上，戚伯門的家中都有歌唱練習。這樣的練習大大幫助了星期日早上的歌唱，尤其是教導會眾們唱新歌。貝爾街教會已成為一間成熟、敬拜的教會。

和所有屬神的人一樣，戚伯門是個祈禱的人。「若我們沒有謙卑和感恩的靈，」他寫道，「讓我們先由懺悔的靈開始。」戚伯門為一切祈禱；在他來說，沒有一件事是小到不值得讓他去祈禱的。他在祈禱中享受的喜樂洋溢在他的詩歌中：

奧，我是多麼喜愛孤獨一人，
偉大的神，和你交談，
我的靈在你的恩典中更新，
如父親射我所行的。

他最喜歡的其中一句話就是：「當我向神躬身，神便俯身就我。」熟悉戚伯門的人都看見他對神會俯就他和聽他禱告的信心之明證。一位宣教的熟人形容戚伯門時，寫道：

第一次到西班牙去時，在整個國家中，他連一個基督徒也不認識，卻沒有因此灰心，只信任神。數年以後，當他看見傳福音之門打開了……他一點也不驚訝；他一早已祈求，並一直在耐心地等待響應。

以下的事件刻劃了戚伯門在他的宣教旅程中，對神的保守之倚靠。

當我在西班牙某處一個非常寂靜的地方走著時，兩個男人在我背後靠近，我還聽到他們說：「他只有一個人；我們不如搶劫他。」我立即從心仰望主，尋求拯救；神立即回應了，那些男人沒有進一步攪擾我，便離開了我。

戚伯門禱告的生命並沒有局限於讚美及為自己個人需要的祈求。他以為別人代禱為一種特別的事奉：「神的兒女為自己禱告是好的，但為別人代禱卻更是絕佳。神賞賜代禱的心靈。」

而他實在有為他人禱告。有一天，他認識的一位元女士請他為她的孩子們禱告。他以他一貫的風格回答道：「我不可以開始為你親愛的孩子們禱告。」她大吃一驚，並為她的強硬要求致歉，但戚伯門卻很快打斷她的話，說：「我不可以開始，因為我一早已在這麼做了！」

又有另一次，一位感受被呼召到西班牙作兒童事工的年輕女士，在籌畫旅程前尋求他的輔導。她知道他在西班牙的事工和他對在當地宣教的深遠影響力。戚伯門在班斯泰埠的家中和她傾談，並請她

翌日早上再來找他，她也這麼做了。在那時候，他對她的想法表示贊成，給她祝福，並與她一起，為她做神呼召她作的工時之安全禱告。

當戚伯門在禱告時，接載那位年輕女士到火車站的計程車到達。雖然她聽到計程車的聲音，卻沒有打斷戚伯門長長的禱告。那架計程車在那兒等她，但她卻趕不及時間到達火車站上車。後來她知道那班火車遇到嚴重意外，便視這件事為神保障她安全的明證。因此她去了西班牙，對神的帶領充滿信心。

為了不想成為一個哀悼錯失之機會、或回首那些「當時應該這樣做」之事的老人，戚伯門決定只要一息尚存之時，便要為主活。晚年的時候，他以火熱的代禱達到他的目標。以代禱為「我現在最大的職事」，他投放許多時間在禱告之中，請他代禱的要求從全世界的不同地方傳來。

戚伯門聖潔的生命對人們造成了強大的衝擊。即使那些不多為神作工的人亦視他為屬神的人或「那聖潔的人」。許多人相信神特別保守他。有一次，當他登上一輛馬車時，車夫便宣佈：「你們今天不必為自己買保險了，先生們；戚伯門先生和我們一起哩。」另一次，戚伯門所乘坐的車，正沿著一條陡峭的斜坡下行進入班斯泰埠，有一位女士憂慮不已。車夫安慰她不會有危險，因為戚伯門先生正在車上。

與戚伯門持相反神學觀點的人，仍尊敬他。例如，有一位當地的羅馬天主教徒，試圖說服一個訪客相信所有新教徒都迷失了，因為他們在真正的教會以外。在辯論的中途，他停頓了下並補充道：「嗯，若有任何人會進天國，至少有一個在班斯泰埠的《新教徒》也會……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住在新建築物街。他是班斯泰埠年紀最長，也最聖潔的人。」

戚伯門在他九十八歲生日的前夕，在格羅斯維納教會發表了最後一篇講道，歷時一小時多一刻。1902年1月，在他九十九歲生日那天，他收到從世界各地寄來的祝賀信息。班斯泰埠一份報紙的記者為這件事寫了一篇長長的報導，以此句作結：「而班斯泰埠之所以與別不同，是因她借著這位學者、聖人、作家及佈道家而為人所識。」戚伯門簡單地渡過他的生日，用了大部分的時間，造了好些盤子，送給他的朋友。

幾個月後，在1902年6月12日，羅伯特·克理弗·戚伯門，那為神所愛的，到他的神那裡去了。

雖然戚伯門避免引起公眾注意，又不做什麼去尋求名譽，他卻成為了他那世代中其中一位最受尊敬的基督徒。

對那些當他仍與他所愛的人同在時，建議他將他生平所作的一切寫出來的人，他只回答：「這已被寫出來了，且會在早上印出來。」因為他要人們注意他們的救主，而不是他的命，戚伯門故意銷毀了幾乎所有他收到的信。因此相比起許多和他同時期的人，他的一切被知和寫得少很多。

然而，我們知道在他二十出頭的時候，戚伯門的目標是「活出基督」。他有多成功呢？聽聽蘇格蘭的考德威爾先生緬懷，當戚伯門八十歲時造訪他家的事情：

真的，對他的造訪之回憶，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回憶，讓我們知道神能怎樣在此時於信祂的人裡面生出祂兒子的形像。雖然戚伯門不要任何人尊崇他，他的愛卻觸動了許多人，以致他的名聲成為了他的遺產。司布真稱他為「我所知道的最聖潔的人。」在他生命的終站，戚伯門因他的愛、智慧和熱情而名聞世界。他的名聲在英國大到一個程度，以致一封從國外寄來，只上署「戚伯門，愛的大學，

英國」的信，也能正確地被寄達給他！

原著者：法蘭克荷姆斯 彼得森 斯特勞

譯者：高秉衡、高陳秀美、張淑嫻